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

目录

杀穿佛界.....6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鬼节驱鬼.....7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湖域骑行.....12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齐聚一堂.....15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一个金刚.....19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决意.....23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6）——大战佛界.....25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7）——万年青瓦.....29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8）——“我们，永远都要像现在这般有活力啊！”.32

暗流涌动.....34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9）——经手抟鹏的逸夫线.....35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0）——不必担心的坏消息.....37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1）——值得记录的一天.....40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2）——一种其他的可能.....42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3）——神探紫晶.....45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4）——另一种紫晶？.....47

再战天界.....50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5）——误入幻境.....51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6）——与买买提初次交手.....54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7）——睛明.....58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8）——有她在的日子.....62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9）——平静的一天.....64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0）——化解一场危机 66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1）——紫晶的生日 70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2）——豪放粗犷的一天 74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3）——同苒婷共战月老 77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4）——一场电影 82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5）——再探幻境 86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6）——杀穿天界！ 91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7）——宁静的一刻 95
睛明童话 98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8）——神秘人梵净 99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9）——美术馆的虎啸 105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0）——佛慧山的神石 108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1）——阿尔法和坏猫 112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2）——争夺佛木 115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3）——不再需要佛的济南 118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4）——元旦登腊山 124
迎击祝融 127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5）——华不注 128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6）——泉脉要旨 130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7）——地宫 132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8）——神通 134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9）——祝融 137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0）——且试上古火神 139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1）——夺卷焚毁.....142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2）——思考祝融去向.....145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3）——瞑目共工.....147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4）——圣井.....149
那片花海.....151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5）——那片要去的花海.....152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6）——花海遇袭.....154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7）——追踪.....156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8）——永远存在的花海.....159
满月之章.....163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9）——再度齐聚一堂.....164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0）——清水凝结的水母.....166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1）——南方沿海的一场混乱.....168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2）——吓人一跳的本色出演.....172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3）——受控于人的观音菩萨.....175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4）——比肩神明的凡人那兰.....177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5）——滚烫燃烧的炽热之火.....180
天圆地方.....183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6）——那兰之灾之后续.....184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7）——荒谬的飞来之剑.....187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8）——不舍的别离！.....189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9）——那片梦幻的空间.....194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60）——哪吒自己的判断.....197

杀穿佛界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鬼节驱鬼

被黑夜笼罩的济南城某个路口，一个地痞正在抢劫一对情侣，其中的男生英勇反抗，但奈何劫匪拥有怪力，只用一只手就把男生扔飞数十米远。

就在女生绝望的眼睁睁看着劫匪坏笑着向自己走来的时候，一个动能极大的酒葫芦飞快的朝着劫匪的脑门儿飞去。劫匪眼一斜发现了酒葫芦，于是一抬手将其打飞。但被打飞的酒葫芦迅速调整飞行姿态，再一次朝着劫匪的脑门儿飞来。劫匪又打飞，酒葫芦又飞来，几次碰撞下来，劫匪的手已经被打的通红。

就在这时，烛明上仙从黑夜的掩护中低空飞了出来，一拳打在了劫匪的肚子上，这一拳力道甚是集中，劫匪没有飞出去，直接跪在了地上。

被抢劫的女孩见状迅速拉着自己的男朋友离开现场。烛明上仙也抬腿要走，但就在这时他想到了一个问题，于是站住脚步，扭头问劫匪：“你的法力是哪里来的？”

劫匪耳朵里传入烛明上仙浑厚的男性嗓音后，立刻睁大了眼睛，管不上肚子的剧痛，一蹬地飞走了。烛明上仙也蹬地起飞，一直跟在那个地痞劫匪的后面，最后抓住机会猛的加速，把地痞嵌在了千佛山的岩石上，随后便飞走离开。紧接着，千佛山上层一块儿巨石滚了下来，压在了地痞所在的地方。

昨天傍晚，烛明去餐厅找紫晶吃饭，几个月没见的两个人先是抱怨了好一会儿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老旧校区饭简直没法吃，接着就说到了有关正神界的事情。

“几个星期之前霜霜跟我说了一件事情。”紫晶说。

“什么事情？”烛明问。

“她说她从兰孙上仙那里得到消息，说是正神界又在捣鼓在人间扶持代理人的事情了。”

“啥？又搞代理人？他们就不怕那些代理人跟我们似的再跟他们对着干？”

“所以这次的代理人里面都是诸如地痞流氓之类的。”

烛明用鼻子长呼一口气：“地痞流氓，一帮子连大学都没上过的人，虽然不能歧视他们，但说实话，正神界真觉得这帮子流氓能对付我们？”

“我跟你想的一样，我也觉得这很蹊跷，扶植代理人竟然无视我们的实力。”

“是哪个势力在搞这件事情？”烛明问。

紫晶喝了口水，然后说：“应该是佛界在主持。”

“佛界？”

“对，因为我去千佛山看过，最近千佛山天天日照香炉生紫烟，里面的香灰比内科学还厚。”

“等着我出门转转探探情况。话说，你认得曦和上仙吗？她跟你一级一个专业的，跟你一样也是女生。”

“不认得”，紫晶说，“她要是出名的话我应该认识。”

“哦”，烛明笑了出来，“那你应该不认识，她社恐。”

把地痞嵌上千佛山的第二天晚上，烛明再次出门巡视了一圈，这天是鬼节，很多人在路口烧纸。巡视了一圈没发现问题，烛明便回到了宿舍，刚进屋，曦和就给烛明发来消息，说今天鬼节她害怕不敢自己回宿舍。烛明想也没想就去教学楼接她。

“不会吧不会吧，你不会真的怕鬼吧。”路上，烛明对曦和说。

“昂，我真的怕鬼。”曦和说。

“天呐，我还想带你去鬼界呐。”

“还是算了吧，我真怕鬼。”

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走路，走到路口的时候，曦和往旁边瞟了一眼，接着就两手抓紧了烛明的胳膊。烛明见状，往曦和看的方向看去，黑白无常两个人正往这边走来。

“不用害怕，他俩就是渣渣。”烛明对曦和说。

“烛明上仙为何如此贬低我们啊？”黑无常说。

“你厉害你去打共工啊。”烛明回到，“不过说起来，两位鬼界差使怎么来人间了？”

“想给你示威。”白无常说。

“示威？”烛明笑了一笑，“人间所及之处，尽是鬼界，阳盛者入人间，阴盛者入鬼界，你们不会想打不过了就藏到鬼界然后突然再出现在人间偷袭我们吧。”

“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见黑白无常如此挑衅烛明，曦和放开烛明的胳膊，变出了她的长棍法器，烛明亦拿出他的法器酒葫芦。

黑白无常拔刀，然后邪魅一笑，就冲了上来，烛明和曦和也冲了上去。刹那间，刀光四射，酒葫芦乱飞，棍子让人眼花缭乱。果然，不出三分钟，被打的节节败退的黑白无常就躲回了鬼界。

见黑白无常跑了，烛明把一个夜明珠交到了曦和手中，然后说：“夜明珠，开！”

随即两颗夜明珠开始释放阴气，在夜明珠的加持下，烛明和曦和成功进入了鬼界，继续追着黑白无常打。

“你哪儿来的夜明珠？”黑无常大喊。

“我又没说我没有。”烛明说。

又过了不到三分钟，打不过的黑白无常又逃到了人间，烛明命两颗夜明珠收回阴气，和曦和回到人间继续追着黑白无常打。

就这样，烛明曦和两人追着黑白无常在鬼界和人间反复横跳，最终逼的两位鬼界差使投降。

“我有事儿问你们！”烛明说。

“上仙请说吧，我们跑不动了。”

“关于正神界扶植人间代理人的事情，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我。”

“这个事情是佛界主导的，我们不知情啊。”白无常说。

“我就不信鬼界没有参与！把鬼界的名单交出来。”

“真没有啊。”黑无常摊开手说。

曦和一棍劈了下来：“快给！”

“给给给，两位上仙饶命！”

次日下午，曦和在烛明的导游下城市步行，两个人把最近的那条街走了一遍，然后两个人去到汉堡店吃饭。两个人点餐之后过了好久都没有叫到他们的号，就在烛明不耐烦的时候，终于叫他们的号了。

烛明曦和把饭拿过来刚吃几口，就听到旁边一个身穿西装的人大声辱骂站在旁边的店员。

“有问题。”曦和说。

烛明拿出了黑白无常给的花名册小本本，略施法力，那个人的名字就变成了红色。

“真巧，省得我们去找他了。”烛明说。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曦和问。

“我又无法剥夺他们的法力，只能处死他们了。”

“啊？”

“太残暴了吗？”烛明说。

“太便宜他们了吧！”曦和说，“拿了法力就为非作歹，应该想个办法让他们一直活着忍受千刀万剐。”

就在两个人说话的时候，那个男人抓起桌子就往店员扔了过去，烛明立刻伸手空抓握紧，让桌子浮在了空中，然后看了男人一眼，控制桌子砸向了他。男人看桌子朝着自己飞来，二话不说就把桌子一拳砸成了无数碎片，曦和见时机成熟，摆出剑指控制桌子的碎片刺向男人，就几秒钟的时间，无数的碎片飞进男人的肉体，把男人弄的血肉模糊，却全都避开要害，直到最后一个碎片才切断了大动脉。

吃完饭，烛明曦和两个人往回走。

“你的酒葫芦还是那么厉害，倒出的酒气把所有人都醉倒了。”曦和说。

“没办法，咱们还是不暴露为好。”烛明说。

“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还得把其他正神界的名单拿到手？”曦和问。

“是的。等过几天有空了，我一个个的去弄”，烛明说，“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正神界胡作非为。”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湖域骑行

烛明上仙来到千佛山卧佛之处，他伸出手，一个红色的光球在他手里成型。然后他看着眼前的弥勒佛像，把手一把握紧，光球消失，一片领悟从握紧的手中迸发，在卧佛的领地展开，让时间静止，行人小贩都不动了。烛明上仙把手收了回来，又伸出另一只手，张开手的一瞬间，一个由闪电形成的光球即刻在手中成形。他将这只手高举，一道闪电从手中瞬间射出，击打在弥勒的佛像上。

佛像被打出一块儿缺损，弥勒佛从佛像后面走了出来。“烛明上仙这是作甚？为什么要毁我佛像？”弥勒笑着说。

“难道你们正神界为了扶植代理人连挑都不挑了吗？”烛明说，“难道你们觉得这帮乌合之众能够代你们管理好人间？”

“烛明上仙此言差矣”，弥勒说，“我们并不想让这群人管理人间。”

“演都不演了呗，就是想利用他们把凡圣除掉呗。”

“善哉！既然烛明上仙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我也就不必多说了。”

弥勒刚抬脚要走，烛明就大喝一声：“站住！”

“烛明上仙还有何事？”

“接我一招！”说罢，烛明把手中的闪电球握碎，将闪电带到自己的拳头上，朝着弥勒佛冲了过去。弥勒立刻施展金钟罩，一幢金钟把他紧紧保护住。烛明一拳打在金钟上，拳头上的闪电爆发出巨大的冲击力，把金钟砸出了一条巨大的裂缝。

弥勒佛看着自己金钟罩上的裂缝不由得心惊，然后说到：“想不到烛明上仙竟然这般厉害，当年可是潍城博士和飞凌上仙两人联手才将我打败。”

一听到弥勒佛提到其他凡圣，烛明上仙瞬间燃起怒火，又补了一拳，打碎金钟罩的同时把弥勒佛打飞嵌进了后面的墙上。

弥勒佛作为佛界未来的继承者，拍拍衣服就从墙上下来了。烛明上仙转头就要走。

“莫非烛明上仙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揍我一拳？”

“足够了”，烛明上仙说，“我手上沾染了你的法力，足够了。”说罢便离开了。

“不好！”弥勒这时意识到自己失算了。

次日下午，烛明和紫晶骑自行车在济南城区闲逛。

“你昨天去打弥勒佛了？”紫晶问。

“啊？你咋知道的？”

“我上课的时候看你一蹦蹦进了千佛山。”紫晶说。

“好吧，我确实去了，并且顺利的获取到了弥勒佛的一点儿法力。既然扶植代理人现在是佛界在主导，那我就可以用这点儿法力追踪到所有代理人。”烛明说。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紫晶问。

“我打算格杀勿论，毕竟单单鬼界扶植的人数这么多，而且我又没法剥夺他们的法力。其实我很想折磨他们一番，但他们人数太多了。”

“你有消灭他们的计划吗？”

“现在想找他们随便什么时候都能找到，不用急了。今下午就先放他们一马吧。”

两个人一路骑车骑进了护城河之内，然后一直往北，骑到了大明湖边，等红绿灯的时候，烛明往超然楼方向瞅了一眼，远远就看见一群人在那里打群架。见状，他拿出保存弥勒佛法力的小本本，小本本直直的指着超然楼方向。

这不是巧了吗？倒省的去找他们了。烛明聚合法力朝着超然楼方向他们打群架的地方扔出三枚雷镖，雷镖正好飞进打群架的人群中，然后产生了剧烈的爆炸，现场打群架的代理人尽数死亡。

“二弟！”一声大叫让烛明和紫晶转过头去，他们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泪流满面的看着超然楼前倒下的人群。

然后妇女抹了把眼泪，转过头来恶狠狠的盯着烛明，接着恶狠狠的跑过来要掐烛明的脖子。

紫晶见状，立刻释放法力让法器手串的珠子分散开来朝着妇女飞了过去，把妇女打的节节后退。

妇女见打不过，抢了一辆电动车就跑了。烛明紫晶立刻骑着车子追上去。追了大概十分钟，妇女扔下车子跑进了一个超市，烛明紫晶把车子停好也进了超市。

超市里人不算多，也不算少，一时间妇女的踪迹消失了。烛明和紫晶谨慎的在超市里走动，同时搜索妇女的踪迹，就在他们走到超市的饮品墙的时候，一墙的饮料突然爆炸开来，饮料瓶里的内容物瞬间带上了无数的电荷。紫晶眼疾手快，施放法力让所有液体立刻结冰，然后手一挥，让法器手串的珠子分散开来朝着电荷浓度高的

地方飞去。妇女见珠子飞来立刻躲避，弯弯曲曲的一路跑出了超市，然后低空飞行逃跑。紫晶和烛明骑上车子继续追击。

两个人一直追到了经十路上，等红灯的时候，烛明四处张望着周围，紫晶闭上眼睛，又猛地睁开，观察着周围法力的流动。

绿灯了，对向电动车队往这边行进过来，也正是在这时，紫晶发现了一股强劲的法力流进了一辆电动车的电池。

“不好！”紫晶再次手一挥，让手串的珠子分散开来飞向那辆电动车，一颗珠子卡住了电动车的车轮，一颗珠子把驾驶员从车上带了下来，其他珠子则飞向电池。紧接着，电池巨大的爆炸声响起，随即起火，但好在珠子顶住了爆炸的冲击波，并且车流已经开过去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烛明和紫晶去到了超意兴吃饭。

“哎。”烛明叹了一口气。

“哎。这帮人有了法力真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紫晶说。

“为了跟我们同归于尽，竟然把自己变化成无形的法力，真是的，有这股劲儿干点儿什么不行。”烛明惋惜地说。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先歇着吧，一群乌合之众而已，什么时候处理他们都行。”烛明说。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齐聚一堂

周六早晨，烛明正骑着车子在巡视市区，搜索代理人的具体位置，不出两个小时，他就标记了不下五十处地点，不久之后就可以收网了。

就在烛明巡视到黑虎泉西路的时候，逐霜给他发消息说已经到学校了。烛明听闻欣喜若狂，今天的巡视就到这里吧，他火速骑车往回赶。

要说逐霜这几个月在医院里实习那简直可以说是累死累活，累到下了班都没有精力看书，于是今天休班，他就来到了学校。而晚上，逐霜将和烛明紫晶兆宏一块儿出去吃顿好的，以卸除几个月来的舟车劳顿。

下午三点半，在外面遛弯的烛明悄无声息的接近了在外面背书的逐霜，成功的把她吓了一跳。没多久，兆宏坐车从济南西部边陲过来了。又过了一会儿，睡醒了的紫晶也来找他们会合。

人齐了，逐霜兴奋的给他们三个介绍她在医院唯一的娱乐活动——优诺牌，然后他们开始打牌，顺便聊一聊最近的情况。

“大哥最近是在追杀代理人吗？”逐霜问。

“是耶。”烛明说。

“你追杀了多少了？”紫晶问。

“不好说”，烛明说，“但是咱们那天出去骑车子在超然楼干掉的那些就很多了，我现在在标记，等着一起收网。”

逐霜旋转着语调说出一个哦字，然后说：“你标记了一处地点。”

“没错”，烛明说，“有多少地点我也数不清了。”

“神仙就是好”，兆宏笑着说，“干什么都方便。”

“哎对了，兆宏你也想获得法力吗？”紫晶说。

“当然想啊，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一下子就从西部边陲来到这里见你们，多方便啊。”兆宏说。

“那让大哥和霜霜给你法力吧。”紫晶说。

“这个好像不能乱给诶。”烛明说。

“对呀，当时大哥给你法力，那叫在历练途中遭遇危险，给你法力合情合理。”逐霜说。

“那我也遭遇危险，等你们来救我。”兆宏笑着说。

“这样啊。”紫晶说。

“你们施法有什么不太擅长的领域吗？”兆宏问。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烛明说，“邪术我们很不擅长。”

“你不是会用蔽心术吗？”紫晶问。

“我就会一个蔽心术。”烛明笑着说。

“霜霜呢？”紫晶又问。

“我一个不会。”逐霜也笑了。

“那兆宏练邪术吧。”紫晶说。

“虽说邪术不同于法力的气机气化专门蒙蔽心神收摄魂魄甚至钩取灵魂，但邪术也需要法力驱动啊。”烛明说。

“那还是绕不开法力。”紫晶说。

“但是我有一个办法”，烛明说，然后给兆宏一个手表，“这是我做的小玩意儿，里面稍微的有点儿法力。”

兆宏带上手表，然后见手表不亮，他就触碰了显示屏，然后一个全息的操作面板就出现在了兆宏面前。

“哇，厉害。”兆宏惊讶的说。

“这么有科技感吗？”紫晶也很惊讶。

“这个能干什么？”逐霜问。

“能干很多事情啊”，烛明说，“写网页发网站，黑客入侵范围搜索，都能做到，而且呀”，说到这里烛明兴奋了起来，“这是法力驱动的，就是说他不但可以轻松连接公网，而且可以轻而易举的操作现实世界。”

“这么厉害的吗？”兆宏说，“那它能给我变一杯咖啡吗？”

“你点点试试。”烛明说。

兆宏在面板上点了几下，接着一杯咖啡就在面前的桌子上如全息打印一般的成型，而且这杯打印出来的咖啡，是能喝的。

“哎哎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些法力操作存到这个手表里，这样兆宏随时都能用了。”逐霜激动的说。

“可以的”，烛明说，“甚至兆宏可以做一个用法力驱动的人工智能帮自己管理各项事务。”

接着逐霜和紫晶就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的法力传到手表里。就这样，这个现在开始属于兆宏的手表法器里面储存着烛明逐霜紫晶三位凡圣的法力。

接着四个人去火锅店吃饭。

不得不说紫晶上仙真是高瞻远瞩，找了这么一家绝妙的火锅店。但是刚吃饭没多久，远处的打斗声叫喊声以及摩托车的轰鸣声就穿透玻璃飞进了烛明的耳朵。

烛明往窗外看去，逐霜紫晶兆宏也往窗外看去。

“他们都这个点闹事儿吗？”逐霜说。

“是的。”烛明无奈的说。

“诶对了，我可以把他们删除吗？”兆宏说。

“恐怕不能，且不说删除一个人能不能用法力做到，他们都是正神界的代理人，实打实的有法力，你想删除他们，他们也不会让你删。”烛明说。

“我有个办法，虽然兆宏不能删除代理人，但是兆宏可以借由网络控制路上的监控，然后把监控改造成红外发射器，通过红外线照射控制他们。”紫晶说。

“好主意”，烛明说，“我这几天标记了不少代理人，或许兆宏还可以帮我把其他代理人也搜索出来，最后一起收网。”

“好！”说罢，兆宏调出了操作面板。首先兆宏攻进了监控汇总站，拿到了济南城所有监控的控制权，然后兆宏修改了各个监控的红外发射装置，把红外线的发射功率调高了无数倍。于是，在监控之下为非作歹的代理人纷纷倒在地上挠头打滚。

“可以了。”兆宏说。

“知道了。”烛明说罢，大手一挥，天空中聚集起一片巨大的乌云，无数的天雷从乌云落下地面，把被标记的代理人一一劈死。

然后兆宏开始计算统计代理人死亡人数，并搜索是否还有其他代理人。烛明看着逐渐增长的统计数字突然停止增长，心中一惊：“还有一个！”

而就在这时，火锅店长拿着剑往四个人刺了过来。兆宏临危不乱，淡定的点着操作面板，然后五指拖动面板对准了店长的眼睛，接着店长就被蔽心术给控制了。“把剑刺进你的脖子。”兆宏说。

吃完饭，四个人溜了一会儿弯儿，然后逐霜继续去教室看书，兆宏坐车回了西部边陲的学校宿舍。

晚上十点，逐霜坐上公交回出租屋，兆宏回到了宿舍。

宿舍里，兆宏用法器手表制作了一个人工智能。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一个金刚

正在第一笼吃早饭的烛明突然听到了来自兆宏的千里传音。

“您好，烛明上仙。”

“你是谁？”

“我是兆宏创造的人工智能，我叫小宏，宏定义的宏。”

“兆宏已经这么熟练了吗？”

“是的，现在兆宏的日常生活已经进入了自动化时代，很多事情都已经不需要他亲自动手。”

“你跟我千里传音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

“是的，经过这几天对济南城的全方位监视，我们发现佛界正大军集结，往您的方向而去。兆宏让我今早上联系你。”

“好，我知道了。”

吃完饭，烛明骑着车子往更远一点的地方而去，毕竟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佛界大军压境，阵地大一点总是好的。

勘探完地形，烛明就回到了酒葫芦，待在别墅里对着光影的济南地图研究对策。初步确定计划之后，烛明便睡去了。醒来的同时，他打开手机，正好这个时候抟鹏给他发来了信息问他出不出去溜达。

接着烛明去男生宿舍里面和抟鹏会合，然后两个人走在街上。

“开学这么多天我还没出来看看。”抟鹏说。

“啊？你都不出门的吗？”烛明说。

“哦，我真不大出门，我就说我的小地图怎么一片漆黑，以至于连个修手机的地方都找不到。”抟鹏说。

“既然这样”，烛明说，“咱们去大润发吧，我记得那里有修手机的。”

两个人走在街上，聊起了最近的事情。

“代理人吗……”抟鹏若有所思。

“是的，虽然代理人的事情解决了，但是我收到消息，佛界要大军压境了。”烛明说。

“你有计划吗？”抟鹏问。

“在制定。”

聊着聊着，两个人走到了大润发，进去一看，这么高端的地方，贴个膜应该是比较贵的。于是抟鹏问都没问就出去了，不过出去之后还真找到一个便宜贴膜的门头。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贴完膜后，烛明问抟鹏。

“去黑虎泉吧，多远？”

“大概二十分钟。”

“好，走！”

两个人又往黑虎泉走去。

在路上，烛明给抟鹏介绍了这片地界的路况，据他所说，这几条路“往左一歪就能碰到车”。而就在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走在路上的时候，烛明突然感受到一股不太妙的气息也在往黑虎泉方向奔去。

“有情况。”烛明说。

“在哪里？”抟鹏问。

“那边！追！”烛明说罢，快步走过路口，随即一脚蹬地贴地飞行而去。

抟鹏亦贴地飞行紧随其后。

两个人寻着那股气息在巷间追逐，一直追到黑虎泉半边街东侧入口。毕竟里面人多，两个人不再飞行，慢慢走了进去。

此时的护城河，老人依旧在下棋，黑虎依然在啸月，抟鹏走到河边，随即烛明将一把银针扔向空中，接着银针就被抟鹏使用法力操纵着刺向河面。

河面没有动静。

“还挺能藏。”烛明说，他刚想往河边走去，就被好几个人给围住。见状，烛明用法力驱动包围圈外面的石块儿，飞向对侧的包围者，于是，东侧的人被西侧飞来的石块儿向东带飞，后面的人被前面的石块儿向后带飞，等等等等。

“马上出来！”烛明低声说到。

“真是什么都瞒不住烛明上仙。”一个身影从河底缓缓浮出水面。

“你也不怕暴露。”抟鹏说。

“抟鹏将军看这里还有精神自主的人吗？”

确实，护城河的人都一动不动，全都被控制了。

“你是……一个金刚？”烛明说。

“怎么了？不符合您对金刚的印象吗？金刚的本义就是佛的武器，况且，人间不也有人自称金刚吗？”

“也不至于找个这么弱的吧”，抟鹏说，“你胳膊上还有老灯的银针。”

“至少我有不坏之身，您可以试试。”

“你说的昂。”说罢，抟鹏驱使金刚身上的银针反复行针，让金刚面目狰狞，两条胳膊酸的抬不起来。

“说，你们要做什么？”烛明说。

“没什么，给您一个下马威。”金刚说。

“下马威？”烛明无语了，“别行针了大灯，放了他吧。”

抟鹏停止了行针。

“您是在蔑视我吗？”金刚不服的说到。

“行吧。”然后烛明一个侧身靠把他顶下河。

不一会儿，护城河边的人们都恢复了正常意识。烛明和抟鹏去河边的超意兴吃饭。

饭店里，一个大叔在那里叽里咕噜振振有词的说着什么，吃饭的时候，烛明一度以为他也是佛界的一个金刚，但是跟店员了解到，这个大叔天天来，来的时候就这个状态。

经过观察和感应，这个大叔确实只是一个普通人。待大叔走后，两个人就安然的坐在座位上吃饭。

“我感觉佛界也不足为惧。”抟鹏说。

“只能说最厉害的还没来。”烛明喝了一口粥，然后接着说：“但如果是几年前，可能会比较棘手，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问题不大。”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决意

早在两天前，紫晶就跟烛明约定去大明湖打乒乓球。而今天下午两点半，他们踏上了前往大明湖运动场地的旅途……用腿。

路上，烛明顺路观察了一下四周街道的环境，以便于为应对佛界的大军完善计策。

事实上，烛明从一开始就不想让其他人卷入这场与佛界的冲突，虽然他可以轻而易举召集各位仍在人间的凡圣，虽然他可以获得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的帮助，又虽然他可以很简单的跟抚琴上仙等人求助，但是，他不想，如果是在以前，他甚至连如今最简单的困难都处理不了，但现在，他有足够的实力处理他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所以他决定，独自一人对抗整个佛界。

“你其实可以不用这么要求自己的。”紫晶说。

“不，我需要这么做，我需要独当一面。”烛明说。

“可是凡圣又不止有你一个，保卫人间，也是我们应该肩负的责任。”紫晶说。

烛明长呼一口气，然后说：“凡圣这么点儿人，哪怕把抚琴她们算上，也不可能跟整个佛界做对抗，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随即他深呼吸一口气，然后露出笑容，对紫晶说：“可即便注定失败，我们也不能放弃斗争，一方面，这是我们所爱的人间，另一方面，平度真君、莘县道人、阳信老姑、黄岛狐仙四位民仙为了打破正神界扶植代理人的阴谋选择了牺牲自己，我不能让他们的努力白费。”

“我们可以帮你。”紫晶说。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但是，你们谁也不能去和佛界正面对抗。”烛明说，“打退佛界之后，希望你们能给我立个碑，之后，我的职责，就交给你们了。”

“你要跟佛界同归于尽？”紫晶说。

“我不会这么做，但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是这样。”烛明说。

“可是……”

“我愿意这么做，不只是我爱这人间，更是因为霜霜、蔡蔡、曦曦、你、兆宏、青青，以及即便是加入正神界的琴琴、孙孙、佳佳、黄黄、凌凌，还有毓秀神女和抟

鹏将军。我爱人间，但我更爱你们，是你们给了我精神的归宿，让我有了不同以往的故事。所以，如果我的死能保全你们所有人，那死就死了，我无怨无悔。”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再看一看济南城吧。”紫晶说。

接着，两个人在公交站坐上了一辆公交车。车窗外的景色如放电影一样的闪过烛明的眼睛，大明湖运动公园男女老少的欢声笑语如银铃般传进烛明的耳朵，商圈的热闹和繁华、偏远地区的隐秘与安宁、湖光以及山色泰山以及黄河万般的熙攘以及万般的静谧如潮水涌动一般在烛明心中滚滚而来。最终，一切都留存在了烛明的精神世界里，成为这一片赤诚和热情的养料，让烛明面对人间给他提出的课题，发出最坚决最响亮的回应。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6）——大战佛界

这个太阳不是很大的中午，烛明正站在街上看着南边的天空，而南边的天空，正站着弥勒佛和烛明对峙。

此时，济南城已经空无一人，所有的居民都已经被烛明催眠并转移到了鬼界，由地藏菩萨保护。

“烛明上仙”，弥勒佛说，“佛界已经大军压境，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可以把你们撵走之后再说。”烛明说。

“哈哈哈哈哈，竟然这么狂妄。”弥勒佛笑到。

“他狂妄，是因为有我。”

“曦曦？”烛明回头看去，果然是曦和。

“还有我们。”

烛明往另一边看去，是逐霜紫晶兆宏。

一辆房车停在了烛明身后，从车上下来了毓秀和抟鹏，“别忘了我们。”

“或许，我们也可以算上。”烛明往声音的方向看去，是抚琴和兰孙。

“诸位，你们就这么想送死吗？”弥勒佛笑着说。

“谁送死”，毓秀摩拳擦掌，“等一会儿就知道了。”说罢，她一个箭步就要冲上去，但是突然自己就没法活动了。

“大哥，你要干什么！”兰孙说。

“琴琴，借你剑一用。”烛明拿过抚琴手中的宝剑，“你们也去鬼界。”

烛明话音刚落，他们就被夜明珠传送到了鬼界。而烛明拿着这把从地神领袖姜子牙手中得到的宝剑，继续和弥勒佛对峙。

“胆量倒是不小。”随即弥勒佛大声喊到：“诸佛诸弟子所有金刚，攻城！”

弥勒佛一声令下，几万名金刚就浩浩荡荡的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进入了济南城。

“三，二，一，可以了。”随即烛明打开弓步张开双臂，开始驱动他部设在济南城各个角落包含着他法力的铁片。

于是，无数的铁片从墙缝、地缝以及城里所有缝隙嗖的一下飞了出来，它们划过金刚们的脖子，插进金刚们的大腿，甚至穿透金刚们的身体。没错，这些铁片，比金刚的不坏之身都硬。

眼看金刚们已经攻不到烛明这里了，众佛界弟子一窝蜂的冲向烛明。烛明也不甘示弱，叫出酒葫芦提着宝剑也冲了上去。

烛明和酒葫芦一起配合双线作战，很快就把佛界诸弟子杀得人仰马翻。

接下来登场的是诸佛，他们个个法力高强，一度让烛明处于被动。烛明见状也不等了，左手剑指从宝剑剑阁一直滑动到剑尖，把宝剑中尘封的烛明法力给释放了出来。一瞬间，烟尘四起，剑气横飞，烛明上仙最终也只是和诸佛打了个四六开，逐渐落入下风。

而正打的困难的时候，诸佛竟群然退却，烛明上仙抬头一看，弥勒佛巨大的如来神掌正往他的位置迅速飞来。

于是烛明上仙架起天幕防御，摆好脚步，紧闭眼睛准备接下这铲平天地的一击。可是就在神经紧绷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周围在散发白光，于是烛明上仙睁眼一看，他正处于一个纯白色的意识空间，他的面前，站着菩提老祖和海神。

“晚辈见过菩提老祖和海神。”

“不必多礼，烛明上仙。我与海神此次前来，是为了给你送一样东西。”菩提说。

“是这个。”海神拿出一个笼子。

“这是……”烛明惊异到。

“这是瘟神制造瘟疫用的符咒，新冠结束以后，海神收集到了它。”菩提说。

“他可以为我所用？”烛明说。

“你好不容易才摆脱瘟神的诅咒，要想使用符咒的力量就必须……必须同时重新接受瘟神的诅咒，我们本不想让瘟神重新接触你，但……”菩提说。

“但这是战胜佛界唯一的办法了。”海神说。

“我知道了，我接受。”烛明说。

意识之外的世界，如来神掌已经重重的砸在地上，扬起大量的烟尘，诸佛都觉得烛明上仙已经被打死，包括弥勒佛一开始也这么觉得，但是他突然发现，这么巨大的冲击力，周围的建筑竟然纹丝不动，随即失去了笑容。

烟尘逐渐散去，烛明上仙从烟尘中走了出来。诸佛诧异，弥勒佛亦感到震惊：“瘟神！”

诸佛再次上前绞杀烛明。烛明把酒葫芦往后一扔嵌进了墙上，自己提着宝剑冲了上去，很快诸佛死的死伤的伤，生者所剩无几，无力再战。

解决完诸佛，烛明上仙往弥勒佛的方向走去，弥勒佛也缓缓落到地上。上仙站定，弥勒佛也站定。

“我承认是我小看您了，但是如果连您也解决不了，那我又凭借什么，担任佛界的领袖！”说罢，弥勒变出一把禅杖往上仙走去。

“如果不是您提出民仙收徒，我也不会得到法力。但是，四位民仙主动赴死铿锵有力的说明，这一切说到底，都是民仙的自觉，与你，没有任何的关系！”烛明提着剑也走了上去。

弥勒和上仙距离一步步减少，终于，大战一触即发，宝剑和禅杖击打在了一起，顿时爆发了强大的冲击力，传遍一公里之内的范围。

上仙一声怒吼，又是一剑向弥勒劈去，弥勒及时格挡，接着把禅杖在头顶一云，又往上仙打去。上仙推剑防御，然后点剑直冲弥勒脑门，弥勒提杖拨开宝剑，然后一禅杖往烛明劈过来。上仙把宝剑猛的一撩，挡开了弥勒一劈，铁器的碰撞使得他和弥勒各退了两步。

弥勒再次上前劈撩抡戳，上仙亦上前点斩刺截。上仙找准时机，划出两道剑气，弥勒见状，用禅杖两下劈碎。上仙改换战术，浮空战斗以高打低，连续向弥勒劈下三剑，最后一转身又是一个猛劈，弥勒挡下四记劈剑后，也飞了起来，两个人从地上打到空中，又从空中打到地上。

弥勒再次劈了下来，上仙也加力劈了过去，宝剑和禅杖碰撞的一瞬间，再次爆发了巨大的冲击力，但这次冲击力没有传播出去，因为他们正位于千佛山卧佛所在之处。

禅杖和宝剑依然顶在一起，弥勒还在和上仙角力。

“你要输了烛明上仙，这是我的地盘。”弥勒加大了力量。

“是你要输了。”说罢，烛明侧身一躲，弥勒佛突然发现，刚才被烛明嵌在街边墙上的酒葫芦，已经通过直线飞行积攒了极大的加速度飞到了自己的面前。

砰的一下，弥勒佛就被酒葫芦向后带飞嵌进了墙上，就像上一次一样。

鬼界，在酆都大帝那里通过投影观看烛明上仙大战弥勒佛的霜霜他们发出了兴奋的欢呼。没错，烛明胜利了，佛界活着的就剩下弥勒佛和诸佛中的几位。

“哎……”

“您为什么要叹气？”霜霜问地藏菩萨。

菩萨说：“那可是瘟神啊。”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7）——万年青瓦

烛明上仙杀穿佛界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这天晚上，抟鹏将军被烛明拉出来遛弯。抟鹏问到了烛明的近况，烛明虽然轻飘飘的回答只是一些精神上的干扰，但实际怎么样抟鹏已经知道了，毕竟烛明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

这次遛弯只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因为抟鹏已经急不可耐的要去查资料，找出帮烛明解决瘟神诅咒的办法。

对呀，怎么可能只是精神上的干扰呢？那可是瘟神，三年大疫的制造者。又挣扎了几天，烛明收到了抟鹏的千里传音。

“老灯，找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烛明问。

“一切的诅咒都可以通过服用万年青瓦的雨露解除。”

“万年青瓦？一定要是万年的吗？”

“不不不”，抟鹏说，“万年和青瓦只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用以说明这个建筑很老。”

从抟鹏那里得到消息之后，烛明就去到了酒葫芦里的别墅里，用法力展开了一张地图，一点点的搜索附近的古建筑。

“你在找什么？”紫晶走进来。

烛明的目光没有离开地图，说：“我在找济南足够老的建筑。”

“找万年青瓦吗？”紫晶问。

“是的。”

“那我还真知道一个地方，应该足够老。”紫晶说。

“哪里？”烛明转头问。

“就是网上说的古建筑博物馆，它设在万字会旧址，按抟鹏将军的说法，感觉那个地方就已经够老了。”

“找到了，在这里”，烛明指了指地图，“还不是很远。”

“那今晚正好下雨，明天咱们去看看吧。”紫晶说。

“好。”

当晚，大暴雨像泼下来一样，洗刷了济南城。早上烛明上仙起床的时候，下意识的拿走了自己的褂子，阳气再旺的人也是要向寒冬屈服的。

紫晶和烛明骑上车子，一路往西前进，最终两人走到了上新街。此时，天气已经放晴，太阳从云朵中跑了出来。烛明甚至热到需要脱掉褂子。

两个人去的也正是时候，等了四分钟，博物馆就开门迎客了。

要说这个旧址，不说金碧辉煌，那也是震撼人心，厢房大殿四合院一应俱全，大雨过后绽放着无限的生机。

两个人漫步在围墙之内，不像其他爷爷奶奶辈的游客只知道拍照，他们全身心感受着这片遗迹中涌动的历史洪流。

事实上，烛明还是比较中意这里的，如果可以的话，他要在酒葫芦里也打造这么一个大院，并且要在院子里给逐霜曦和紫晶兆宏他们所有人一人一间大屋。

这片遗址并不大，很快两个人就走到了出口，而就在快要到达出口的那一刻，一滴水滴到了烛明的头上，烛明和紫晶抬头一看，屋檐上正在纷纷扬扬的滴下清澈的甘露。

于是烛明伸出手，去接那露水，露水接触手掌的一瞬间，也不知这种感觉是热还是凉，一下子就传导到了烛明的心脏，就在那么一瞬间，无数的过往如放电影般闪过烛明的脑海，思绪回来的那一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没错，瘟神的诅咒解除了。

接下来，紫晶烛明两个人再次骑上车子，去到了大明湖北边的一个犄角旮旯，在那里有一个宠物店。紫晶和烛明走进宠物店的时候，店里所有的狗狗都兴奋的叫了起

来。而当烛明走到猫笼的时候，一只小猫则不停的抓笼子喵喵叫，仿佛这辈子就跟定烛明了似的。

说实话，紫晶其实是想养一只狗狗的。“这好办啊”，烛明说，“等着让用爱威震大地生灵的抟鹏将军给你叫一只过来就行了。”

再接下来，两个人往回走的路上去到了大润发。不得不说，里面的青岛牌子馄饨真是物美又价廉，只要以后不要随便学南方把咸蛋黄放进去那倒是完美的。

吃完饭两个人又逛了逛超市，紫晶说如果有谁能给她买费氏牌子的巧克力她会很感动的。“其实这种巧克力现在兆宏就可以用法力复制无数个。”烛明笑着说。

太阳从最高处开始往下走了，乌云也彻底消失了，紫晶和烛明也回去了。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8）——“我们，永远都要像现在这般有活力啊！”

这是一个美丽的日子。不是说这一连下了半个月的大雨有多么美，也不是说这阴雨天多么的有意境，而是说在今天，逐霜上仙离购买泰山学生票的二十四岁期限更近了一步。

其实烛明翻看日历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关注到几天后也就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直到他突然想到了好像是有什么事情挺重要的，仔细一想，昂（四声），是逐霜又要长一岁了。他和曦和说了这件事情，但显然曦和最近忙得要命无暇顾及逐霜，气的烛明上仙在某个晴朗的下午一脚踢碎文昌帝君府邸的大门把帝君大骂一通。

然后烛明又与紫晶说了这件事情，紫晶甚是诧异因为她之前在烛明没说的情况下并不知道逐霜寿辰将至。于是在烛明出门去思考给逐霜准备什么礼物的时候，紫晶成功的在也出门买礼物的时候于学校附近迷了路。“我就知道……”烛明叹然，让紫晶一个人出门果然不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烛明自己该给逐霜准备点儿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到烛明进了银座之后依然没有答案。

之前在大润发的时候，他和紫晶看到了冻梨味儿的饮料，烛明说如果紫晶对冻梨感兴趣的话自己可以请身在辽宁的苒婷和吕梁尊者弄几个过来。于是烛明立刻给苒婷千里传音，“可冻梨不放冰箱的话立马就化了”，苒婷说。遂作罢冻梨的打算。

烛明走在银座商场里面，他像一个漫无目的的家伙，缓慢的在商场里肆意妄为的走着，就在转弯拐角的那一刻，他看到了被摞成艺术品一般的一堆枕头。于是一个火花般的想法“咻”的一下出现在了烛明的脑海里——不妨给霜霜带个枕头回去吧。所以他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紫晶，问紫晶给霜霜带个枕头怎么样。“平的枕头容易伤颈椎”，这是紫晶给出的回复。遂作罢枕头的打算。

烛明继续走在商场里面，不知不觉走到了饮品区域，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什么叫冰糖葫芦味的啤酒，震惊之余他想要不给霜霜带个啤酒吧。“霜霜好像不会喝酒”，烛明冷静的想到。遂作罢啤酒的打算。

看来大商场也不过如此，一无所获的烛明决定去考察小商店。于是他又长途跋涉去到了名创小店，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挂件，这个挂件吧，它很眼熟，但是烛明并

不认识它是什么，可它就是越看越眼熟，所以烛明打开了他手机上的表情包收藏夹，哦，它存在于烛明从霜霜那里偷的表情包。

决定就是它了！烛明买下了它，并将其雪藏在了包里，一直到了今天下午，它重见天日。

它被烛明亲手送到了霜霜手中，霜霜又激动又感动的大喊：“早知道就给你多发点儿表情包了！”而晶晶，也把自己从迷路的雄关漫道中取回的洗发水，交到了霜霜手中。

接着，烛明捡起一块儿石头，往头顶的树叶扔去，被石头砸落的两滴水滴滴在了霜霜的额头上，这一瞬间，霜霜感受到了来自曦和和兆宏的祝福。

虽然三个人很忙，呃烛明不忙，虽然霜霜和晶晶都很忙，但还是有功夫出来吃顿饭的，于是受够了快餐的三个人决定点一盘锅包肉好好享受这短暂的带有生命意味的时光，那很短的一段时间却包罗了很长。

饭后，三个人去教学楼兵分三路，晶晶去了三楼上课，霜霜留在一楼复习，烛明则在楼门口看书。请记住，即便是神仙也不会觉得“学而时习”是件美事，不出几个小时，烛明便头昏脑涨。他放下书，算了，去买点食物吧。他走去零食店买了包瓜子，然后一边往回走一边记录着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入神间，“啊”的一声，霜霜成功的把烛明吓了一大跳，使烛明发出低沉的爆鸣声。

霜霜赶公交车走了，烛明虽然被吓了一下，但是步伐更平静了。

“我们，永远都要像现在这般有活力啊。”

暗流涌动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9）——经手抟鹏的逸夫线

这是某天中午，抟鹏被烛明叫了出来跟他一起出去买针。刚刚下过一场激烈的小雨，空气格外清新。

抟鹏一开始非常兴奋，但很快他意识到自己上了贼船，而此时他已经不想下船了，于是他最终跟着烛明徒步半个小时去医疗器械店买了两盒针。

下午，烛明在附属医院从三点一直待到四点半。而四点半的时候，抟鹏准时来到了医院接烛明一起去振华见毓秀。

此时的毓秀刚刚练习完滑板。她在振华之地四处看有没有不错的饭店，毕竟烛明和抟鹏马上就要来了。

不一会儿，抟鹏和烛明踏足振华。天上的云多了起来，但很显然烛明并不想这个美好的晚上被乌云打扰，于是立刻施法让乌云聚集到一处，不出意外的话一个小时以后乌云就会因为能量过载而烟消云散。

抟鹏和烛明成功找到了毓秀，他们三个进了一家面馆吃饭，也就在这时，抟鹏突然胃口大增，一连加面三碗。烛明敏锐的意识到，一场地动在所难免，随即一跺脚，把振华之地边缘的地层垂直切开并向外推了十公分。

很快，地震在振华附近爆发，当地震波传到振华的边缘时，断裂的地层在地震波的作用下重新贴合，同时将地震波吸收。

就这样，一场地震在发生后又在无人察觉之间消失。

吃完饭，三个人去逛了逛超市。接着抟鹏和烛明把毓秀送上了回去的公交，然后他们两个……又回到吃饭的商圈逛了逛，最后两个人也回去了。

一切都在按照最好的步骤发展，殊不知昨天晚上烛明和抟鹏在街上练功时制造的动静成功惊到了天界，谁都不想成为下一个弥勒佛，所以今天中午那场激烈的小雨成功拨动了天界那紧绷的神经。

如果中午抟鹏选择不出门，那么他将一觉睡到晚上六点，五点半还联系不上抟鹏的烛明为及时赴约将自行前往振华，而那时，东极青华大帝独子上帝洪秀全将在烛明西行之路和烛明遭遇，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无数人会因此丧命。

如果抟鹏中午选择坐公交，那么他回宿舍后就没有睡意，于是四点他就会给烛明发消息前往振华，而那时中极玉皇大帝仲弟西极勾陈大帝在附属医院设下的结界还未散去，烛明无法接收和回复抟鹏的任何消息，亦无法被抟鹏定位，故抟鹏即刻独自前往振华同毓秀商量解救烛明的对策。于是勾陈大帝丞相真主买买提即刻发动地震将振华变成废墟，立刻赶到的烛明看到废墟里毓秀和抟鹏的尸体后悲愤交加，与买买提大战决斗，济南城将被夷为平地。

而现在，地震被化解了，毓秀抟鹏烛明度过了美好的一个半小时，没有人无辜丧命，济南城依旧按部就班的运行着。

“大哥你能帮我看看外面下不下雨吗？”曦和给烛明发消息，但烛明没看见。当烛明打开手机的时候，另一条消息映入烛明眼睛：“太好了没有下！”

“我施的法奏效了！”烛明回复到。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0）——不必担心的坏消息

风起之时，烛明抬手，风止之时，烛明出拳激起一阵风。这时烛明手机响了，他用法力把手机悬在自己面前，手机上是曦和发来的消息。

“大哥你今晚上吃啥？我感觉没啥想吃的了。”曦和说。

“要不去华莱士吧，有优惠券。”烛明说。

“还有别的吗？”曦和问。

“学校的饺子也是不错的。”

过了一会儿，曦和说：“我们还是去华莱士吧。”

烛明用法力把手机收到口袋里，然后继续打完了在打的一套拳，接着长呼一口气，背着双手站直着向上飞了起来，然后向学校飞去。

曦和也走到了学校门口，她给烛明发消息问他到哪里了。消息刚发出去，烛明就从上面落了下来，稳稳的站在她的面前。

“走吧。”说罢，烛明就要浮空。

曦和一下子把他拉了下来：“这么多人，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飞。”

“哦对，那咱们骑车子？可到哪里都是上坡啊。”

“我们走着去吧。”

接下来，他们开始了长达两公里的徒步。

自从那次烛明上仙踢碎了文昌帝君家的大门把文昌帝君骂了一顿之后，曦和终于能在忙碌的工作中隔三差五抽身出来了。就像这次，虽然曦和依旧有事情，但是并不急，所以她才能摆脱冰冷的外卖，去餐厅吃上一顿让她直呼“好幸福”的热乎饭。

“你那天是不是在附属医院？”曦和问。

“哪天？我确实有天下午在附属医院。”烛明说。

“那就对了，就是那天。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被困在了结界里，收不到消息，也发不出消息。”

“啊？我……我那天没千里传音，也没用手机。发生了啥？”

据曦和所说，那天一阵风刮进了教学楼，吹进来一片树叶，但现在已经快立冬了，这片树叶却是绿色的，于是她顺着风吹来的方向感应过去，发现在附属医院北边的商圈里面，竟然有一个堪比弥勒佛的法力源，接着她又往附属医院感应过去，发现烛明正坐在医院里面，但很快，烛明的信号就消失了，确切来说，附属医院那一片都消失了。

“堪比弥勒佛吗？”烛明思考着有谁能和弥勒佛抗衡，思来想去，和弥勒佛齐平，那肯定就不是三世佛，而正神界三清的法力必然也是高于弥勒的，而五方五老又不管理世界，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六御中的某一位。

“烛明上仙果然料事如神。”一个浑厚的声音从旁边的餐位上传来。

曦和烛明二人立刻扭头看去，一个人竟然在快餐店喝茶。

“报上你的姓名。”烛明把酒葫芦摆在桌上。

“在下东极青华大帝之子，洪秀全、上帝、耶稣，随你们叫。”

“你就这么暴露在众人面前，不怕扰乱人间的秩序吗？”曦和严肃的说。

“你看这里有谁因为我的存在而方寸大乱吗？”

曦和四处看去，真的就一切都没变，甚至于柜台干活的的老太太还是那么卖力的朝着后厨大喊大叫的下命令。

“你做了什么？”烛明盯着洪秀全说。

“只是一点儿障眼法而已。”

又盯了他一会儿，烛明收起了酒葫芦：“算你识相。说吧，来这里作甚？”

“提醒烛明上仙离买买提和勾陈大帝远点儿。”

“勾陈大帝？可你是青华大帝的儿子！”曦和说。

“如曦和上仙所料，坐在商场里那个人，正是西极勾陈大帝。而相信烛明上仙也猜到了，那天振华的那场地震，就是勾陈大帝丞相买买提制造的。”说罢，洪秀全又喝了口茶。

“既然这样”，烛明说，“那想必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吧，比如我在结界里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上仙身处结界的时候，曦和上仙直捣龙巢，飞进了商业街。”洪秀全说。

“没事儿吧。”烛明转头问曦和。

“没事儿，我看结界那么长时间不散开，就自己去商圈了。”曦和接着说：“我一过去勾陈大帝就跑了，结界也消失了。”

“昂……”烛明转头看着洪秀全：“也就是说，我有三个朋友会在那天下午遭遇危险。”

“可以这么说，若不是忌惮烛明上仙高强的法力以及不死的神力，想必当时曦和上仙已经死在了勾陈大帝手下。而烛明上仙又是个重情义的人，如果曦和上仙遭遇不测，烛明上仙一定会和勾陈大帝决斗到死。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抟鹏将军也会因为要辅助烛明上仙而无法前往振华之地。但身处振华的毓秀神女又不善拳脚，要么死在地震中，要么死在买买提的手里。”

烛明长出一口气压住心中的怒火，然后说：“告诉我你的立场。”

洪秀全放下茶杯，向烛明抱拳：“在下与家父虽为正神，然不曾做过为害一方之事，谢烛明上仙给我这次说话的机会。只是……”

“只是什么？”烛明说。

“只是那勾陈大帝乃玉皇大帝之仲弟，此前上仙和毓秀神女抟鹏将军联合抚琴兰孙等诸位上仙一同将玉帝打成重伤，想必勾陈大帝不会乖乖听从上仙。”

“行吧。”烛明转过头去对曦和说：“继续吃饭吧咱们。”

其实那顿饭烛明曦和吃的还是有说有笑的，毕竟曦和也知道烛明现在不老不死，根本不用担心。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1）——值得记录的一天

就在烛明看书的时候，逐霜发来了一条消息：“大哥，给你的礼物到了。”

不得不说，烛明本想等明天生日当天再告诉各位自己过生日的，但是逐霜预判了烛明的预判。虽然很忙，不能亲自送来，但还是发快递送到了烛明手中。

烛明看着逐霜给的单肩包，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而半小时后，曦和发消息来问烛明喝不喝奶茶，烛明很激动，说话都语无伦次了：“奶茶？莫非，莫非！！啊——”

“怎么了？怎么了？”曦和说。

意识到自己虚惊一场的烛明说：“我明天过生日。”

曦和听闻，立刻去身边最近的商品店给烛明进购了四个徽章，然后顺带着奶茶回到了学校。烛明接过徽章和奶茶，激动不已。

此时，正在感应周围的紫晶发现了激动不已的烛明。于是她问：“怎么了？”烛明兴奋的给她展示逐霜曦和送的宝贝。

“你明天过生日！”紫晶兴奋的说。

第二天，烛明和紫晶去秋老那里玩的时候，烛明过生日的消息成功的传到了秋老绪康笑天三个人的耳朵里。

中午，接过抟鹏针灸小人儿的烛明和紫晶坐上了前往节庆的班车。这是一个美好的下午，节庆现场热闹非凡，开炮的响声轰隆入耳。

在返回的班车上，紫晶祝福烛明生日快乐并表示自己会把礼物补上。但是，礼物其实不怎么重要，或者说，物质上的东西都不是很重要。

晚上，烛明和同样今日生辰的抚琴上仙在餐厅吃了顿饭。这顿饭吃的其实并不怎么热烈，两个月以来，又或者几个月以来，烛明和抚琴交集甚少。而尤其最近两个月以来，烛明每天的活动就是看书和练功，尤其是练功，几近疯狂的那种，于是这顿饭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交谈，而先吃完饭的烛明则托着腮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眼珠一转就能看到抚琴的地方，虽然细细的叹着气，但他还是笑着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最近抚琴伤到了自己，于是乎，本来说话声音就小的两个人，交谈起来更是有气无力，一度听不清对方的声音了。

吃完饭两个人出门溜了遛弯。抚琴说了几句话，烛明也说了几句话，但很明显，谁也没听清对方说的什么。“今晚吃的有点多”，这句话烛明听清了！“那不妨去弄点儿山楂消消食儿吧。”抚琴认为此法甚好，于是两人在零食店进够了两包山楂条。

就这么你听不清我我也听不清你的走了好一会儿，烛明带抚琴来到了自己练功的地方，抚琴歇了歇脚，烛明练了会儿功，两个人就继续走回了学校。

接着，烛明又把天宇叫了出来。天宇经过一番思考，终于准确的猜出了烛明口中重要的日子是什么。两个人进行了一番畅谈，聊到了烛明练功上头的问题。“有危机感啊。”烛明说。

“危机感？哪儿来的危机感。”天宇不解的说。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某个叫买买提的人来袭击我。”烛明说。

“买买提？”天宇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算了，等着你就知道了。”烛明说。

接下来两个人从现在聊到了以后，直到天宇打瞌睡。

这两天，买买提和勾陈大帝也是很识相的没有做什么事情。

“快祝我生日快乐。”烛明给毓秀神女千里传音。

“祝你生日快乐！”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2）——一种其他的可能

十一月，逐霜上仙已经在医院里实习了四个月了，马上，她就要成为一名伟大的护士。而在她成为护士之前，她还需要冲击更高的学位。没错，神仙也是要考试的。

而此时的烛明上仙，连一半的学业都没有完成。

但是在这个美好的夜晚，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当年逐霜上仙考进了八年制……

这个烈日还未散去的夏天，逐霜来到了济南西客运站。嗯？为什么是济南西？因为当年莘县还没有通高铁。

本来逐霜打算坐公交去学校的，但是她敏锐的发现了济南地铁这个东西，于是她凭借自己强大的学习能力，迅速学会了地铁的乘车方法，一如现在的她。

接下来她就要在这所学校，满满整整的待够属于她的八年。而另一边，一个名叫烛明的护理学生遇到了那个名叫抚琴的人，在交谈中，抚琴亲切的告诉他大七大八这种说法是不精确的，应该叫研一研二。

就这么过去了两个月，终于，在一次英语课上，逐霜得知了上台发言的那个人名叫抚琴，于是两个人就这么成为了朋友。之后两个人频繁的交流医学古籍，以至于不到半个月逐霜就已经能够熟练的开方抓药了。

而这半个月里，在抚琴的介绍下，兰孙、逐霜、护理的烛明和同为护理的荇蔡相识了。刚见面第一眼，逐霜便敏锐的发现烛明身上的病态，于是大手一挥银针一下，一下把烛明扎晕过去。烛明醒来后，只感觉神清气爽，宛如湖面上的落叶，亦如清风中的风筝。

就这样，逐霜成功的让烛明免受了一次医院的电击之苦。

这之后，逐霜像一个队长一样，带领兰孙荇蔡烛明上山下乡，东南西北无所不去，他们领略了黑虎泉的汹涌，也感受了大明湖的宁静。

在一次选课的时候，逐霜和烛明选择了飞盘这项运动，于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他们两个认识了紫晶和兆宏。

不久后，喜欢登山的逐霜带着虚弱弱的烛明，还有紫晶和同样喜欢登山的兆宏去到了双龙山，在这里他们四个碰上了有史以来最棘手的难题。

“你们终于来了。”一位星君说。

“你/*凡圣粗话*/是谁？”逐霜说。

“一个星君而已，久仰逐霜上仙大名。”

“为何拦我们的路？”逐霜质问他。

“就是想试试逐霜上仙的本事罢了。”说罢，星君大手一挥，双龙山开始摇晃，不一会儿便产生了相当规模的地震。

“他要干什么！”烛明喊。

“你们看两边的山石松动了”，紫晶说，“他要把我们埋在这里……”

紫晶话还没说完，逐霜就拳头一握，地震即刻停止。

“星君竟然也用这么小儿科的手段。哼，但是吧，从你这个地震我看出来了，你的法力在我之下。”逐霜说。

“逐霜上仙这是何意？”星君问。

“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平，公平，还是/*凡圣粗话*/的公平，就让我的三个朋友跟你打吧。”逐霜说。

“哦？”星君说，“他们可没有法力。”

“现在有了。”说罢，逐霜打了一个响指，变出自己的一件法器交给烛明，那是一把锄头，逐霜又打了一个响指，变出自己的另一件法器给了紫晶，那是一面镜子，逐霜最后打了一个响指，变出了自己的第三件法器给了兆宏，那是一辆拖拉机。

“上仙真会开玩笑，法器都是些农具。”星君嘲笑道。

逐霜轻哼一声：“上，晶晶。”

紫晶用手中的镜子反射太阳光，同时减小了反射光的波长，一瞬间，星君就被闪的睁不开眼。

“上，明明。”

烛明猛的把锄头砸在地上，地面瞬间产生了一道裂缝，星君掉了进去。

“到你了，兆宏。”

兆宏开着拖拉机就往星君那里压过去。

“你们三打一不公平。”星君大喊。

“我管你公不公平。”逐霜大声说。

就这样，星君被打败了。

而现在，来了千佛山脚下之后，逐霜每天都跟紫晶腻歪在一起，隔三差五的就一起去秋老那里学习，两个人的医术越发精进。有时候也去一脚踹碎文昌帝君刚修好的大门——正在生无可恋准备考研的烛明要求的。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3）——神探紫晶

是日，冬气已至而秋气未去，烛明紫晶二人游弋于附属医院。其时已至，烛明于其内取止血钳并酒精棉球，合所携琉璃罐，寻一无人之域，同紫晶互纠火与罐之理，稍加实践，甚效，渐入佳境。

久，出，得肉饼一斤，花汤二碗，分食之，美哉。此乃课业半毕之时，紫晶欲寻某去处好者，故烛明曰："药王楼何如？"

答曰："善，然欲取之剧与戏乎。"

又曰："是日无巧戏也，而馆辖博物者有。"

"远否？"

"驱车则时辰之半。"

晶奕奕然，曰去。

二人遂登车之所谓公交者，仅曾几何时，便至博物之馆也。

永志不忘而巍然者，兴与衰也，有生于无而恒常者，时与空也，鲁地之千年而集大成者，此博物也。步之，如热之而寒者取之阳，刹那则要道必行而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污。

然美事短如蜉蝣，意外若晴空之惊雷，待行于某密不透风之所，入之，惊见一男瘫坐于桌前之椅，已无声息，其颈有长刺者一，惨哉，无言其血之离经。

不待分秒，紫晶予门以锁，后施法探查此间，无漏丝毫。法毕，稍加思索，便寻一犬，命之。其犬速往，晶明二人亦往，行而飞之。顷刻，便得其人。

"汝何以知乃此一大一小所为？"此明之所询也。

"请率汝复察其室。"此晶所言也，因言之以痕迹曰："但见其颈，有一铁刺。但见其地，有足印，类之三，一者男之大印，二者童之小印，三者仅一圆点，其大印者，有阳而无阴。但见其墙之为角，有倾覆之油，其旁为梯。但见其桌，有一白纸，上有签名者四，但见其窗，有垂向凹槽，当为软而韧者如粗绳之类摩擦所为。"

"此五者何意耶？"

因言之以逻辑曰：“粗绳摩擦者，当取财物也。先不言其签名有四之白纸，但言其油，此于墙角，唯由上而击之边方可倾覆。又暂不言足印，而言之刺，是间密不透风，然此铁器者，绝非此间之物，故知密不透风乃夏虫于冬之妄言也。故其必有破口，因其梯而上洞察之，果有洞者一。至于其足印，可猜之为一无腿之右者男与一童。故唤一犬，予其倾覆之油，命寻其气，寻毕，果如所测。”

“故其经过何如？”

因言之以情节曰：“此男携其童先破其屋顶，继而以刺射之，中，后置梯，下，失足打翻油桶，入室，得其财物，重而不能以取之，故寻他路，以麻绳由窗拽而出之。其必沾油气，故可寻也。”

“然其缘由为何？”

因言之以动机曰：“汝记其白纸之签名有四耶？其笔迹者，俱有西方之气，而四气不同，然其死者，一身而带四气，其一为有阳无阴之男，故知三人或伤或亡于其手，因而气随血溅，死者得之，故知此为寻仇，而仇为财结。其童者年龄甚小，当受教唆。”

明击掌曰：“善！然汝所言西方之气，想必勾陈之辈正观察也。”

确如所言，西极勾陈大帝与其丞相买买提正目不转睛监视之。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4）——另一种紫晶？

那天前往博物馆的路上，紫晶搜到了有关一个强势者的文章，于是她说她也想成为一个强势的人。

按说这没什么问题，毕竟总需要有人撑起整个场面，但紫晶搜到的那个强势者……一言难尽。

虽然紫晶不可能变成那种人，但是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紫晶真的成为了“那种”强势的人……

今天是紫晶无数个平常忙碌日子中很平常的一个，但在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工作时，她突然想回顾一下她这几年来的奋斗历程。

“那是一个暑气还未散去的时候，我果断的做下决定进入这个企业，凭借我多年来行医的经验，我设计的产品逐渐被人们越来越多的采用，很快，我就从工人晋升成为了一名管理者。之后，我奔波于企业和各个地方，谈业务，拉生意，有些甲方提出的要求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但每一次，我都能用我精湛的谈话技巧，让对方放下傲慢，安静的与我公平谈判。在我的努力下，企业的成交量越来越多，利润飞速上涨，股价像火箭一般的飞升。而现在，我是这家企业的掌门。”

闹钟准时鸣响，紫晶打开电脑，开始了她一天的工作。

处理完电子邮件，紫晶在秘书的陪同之下，走进了企业管理部门所在的楼层。所有白领见董事长亲自到访，纷纷起身恭敬的打招呼。在前后簇拥之下，紫晶听取了质量监督部门关于近期用户投诉增多的问题。“我们企业，绝对不能有偷工减料的劣质产品进入市场！”紫晶当即决定前往生产车间，集合所有员工亲自开会。

在秘书和车间主任的陪同下，紫晶走到了车间工人的面前。见面前的工人面露不悦，紫晶心中燃起一股无名的细火。于是她开始讲话：“各位员工，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这么严肃的会议上摆着一张臭脸，好像谁欠你们什么的。”

接下来紫晶深情的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一个无名的小员工一直干到现在当上董事长的。

“大家记住，从今天起，从现在起，所有员工，也包括车间主任，必须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绝对不能再有劣质产品流入市场，如果有，依照公司规章制度该罚款罚

款，该整改整改。大家记住，保证产品质量是你们的义务！公司不欠你们的！在场这么多年轻人，要多做奉献，不要老想着自己挣多少钱！就像我当年一样，从没想过自己要挣多少钱，最后才能挣到更多的钱！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只要肯干，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不想干！都是新时代的奋斗者，都签了奋斗者保证书了，就踏踏实实的工作，不要老想着休息！”

回到办公室，紫晶长舒一口气：“哎！这帮年轻人，跟我当年比差远了。”

“/*本地粗话*/，她又要/*本地粗话*/！”农村的一个傍晚，烛明听自己的弟弟讲述紫晶开大会的事情后脏话连篇。

“不是！就这？”即使是作为紫晶无关紧要的竞争对手，烛明一时间竟然也摸不清紫晶的脑回路：“不欠个头不欠！还多做奉献，你一个月给我三十万，你说错我也给你弄成对的，没听说过一个月三千就让人死心塌地的。还什么解决不了是不想干！这么言之凿凿，她怎么不去造永动机！就她还好意思谈奋斗，没见过跟他们似的一个月工作三十天的，大月休一天，小月不休，二月为了凑天数还得从其他月份拿两天，这是用脑袋定的规章制度？奋斗是记住了，怎么就是记不住承担社会责任！”

“哥，你不是也开企业吗，你那里怎么样？”

“一个月一万二。”

“当领导的？”

“出大力的。我也才一万六，就算是当领导的，也不可能比我多，按我说像我这样大力不出的，一万六也多了，要不是同行有意见，我真想把工资再高点儿，你就算出大力的不出大力的和我所有人都一个月两万，那厂子也剩下不少钱啊。我这个小厂子都这样，她那大企业，肯定钱更多。”

“那么多钱，那当领导的应该不好说话吧。”

“白领包括我都在车间里跟干活儿的吃一样的饭，怎么可能不好说话。我们今年的盈利目标都是出大力的工人朋友定下来的，他们定多少我跟白领就干多少，刨去发工资，净收益还按比例给所有人分红。”

“那你们厂子能挣钱岂不是不多？”

“就工人现在这些钱，也比你爸挣得多，能让这些人跟我一块儿过上个好日子就行了，这又不是打仗，拼什么命，人家愿意干，让人家多歇会儿不行吗？”

“那你们想干，问题都能解决？”

“我知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是遵循客观规律，所以我没她那么大的本事。而且她一个前辈，怎么当了前辈就忘了自己以前是年轻人了？怎么就非得守着自己那套好几年前的经验，不知道深入了解现在的年轻人，不能跟年轻人共情呢？”

又一个季度过去了，在季度汇报中，紫晶听闻用户投诉不降反升，瞬间拉黑了脸，又听闻几十个员工跳槽去了烛明企业，顿时怒火中烧：“公司这么培养他们，他们就是这么回报公司的！你现在就给烛明发函，让他赔偿我们企业的员工培训费用！”

“谁给她赔偿！自己人都吃不上饭了，还回报她？”烛明甚感荒谬。

笔者也甚感荒谬，因为紫晶不可能变成这样的人，所以还是停止设想吧。

再战天界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5）——误入幻境

十一月的下旬，降温了。

这次降温不同寻常。即便是到了十一月，立了冬，烛明也身穿短袖，但就那几天，刺骨的寒风让烛明乖乖的穿上了褂子，还是加绒的那种。

于是这天，烛明骑着车子前往燕子山，之所以要来这里，是因为城里绝大多数地方他都去过，而此地，很近，但从未踏足，应该能找到极端天气的原因。

然而，刚走到山脚下，天就迅速的黑了下来。虽说也到了该黑天的时候，但黑的如此之快，属实不对。仿佛刻意不让烛明上山一样，山路变得阴森可怖。

既然这样，那就先这样吧。烛明骑车离开，往其他地方去了。下了山脚，就上了山大路。夜晚的山大路也是很难走的，车非常多，自行车电动车更是多的要命，隔三差五还能听到人们抱怨的声音。但是烛明又没有什么急事儿，他就这么慢慢的骑着，像一个来旅游的，看着身边的一切。

就是在这段下坡路上，刺骨的寒冷再次降临。见情况不对，烛明一转车头，骑进了燕子山小区的公园里。当下最重要的，绝对是生火对抗严寒，然而此地大人小孩儿甚多，公然生火尤不可行。于是停好车后，其在公园飞奔，迅速布下起火阵，直接把火打到地下，火力流通阵法之后，借由法阵的力量，迅速向外传播，流遍整个济南城区。

一场严寒成功的被地暖击退。

烛明长舒了一口气，刚闭眼放松下来，转头就觉得周围环境变了，睁眼一看，自己竟然身处灵珠山山路上。眼前是十个叫不上名但很熟悉的人，应该是他以前的朋友，而就在他环顾四周后转回身子时，他们变成了另外十位凡圣。

烛明往抚琴那里走过去，抚琴也转过身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能聚到这里。”抚琴说，然后转身看向山顶。她长舒一口气，继续说：“这段从这里开始的故事真是奇妙啊。”然后她沿山路走去。

“大哥。”逐霜喊了一声。烛明往右扭头，看到逐霜在给自己打招呼，然后也往山顶走去。

“大哥我们走了。”曦和说完，也走向了山顶。

“大哥。”“大哥。”“大哥。”兰孙荇蔡阖佳玄黄飞凌紫晶青禾打完招呼都往山顶走去。

烛明愣在原地，一时间五味杂陈，长久以来，他沉浸在练功里，出于爱，亦或出于恨，只有自己更强，才能让他们做自己所想之事。为此，他甘愿遭受永世的折磨，也要让瘟神成为自己燃烧的薪柴，宁肯一人与整个佛界为敌，也要为所有凡圣——他所爱之人，留下最后一片净土。

烛明长舒一口气，泪水湿润了眼眶。在眼泪尚未聚成水滴的时候，一声“迷迷”的叫声传入了他的左耳。他转头看去，一个漂浮着的好可爱的动物正在看着他。

“‘咪咪’的叫，请问你是猫吗？”烛明说。说起来，烛明一时间竟然想不出一个合适的描述来形容面前的可爱萌物。

“迷迷！”虽然她只会迷迷叫，但烛明听懂了她在说自己不是小猫。

“你是……公的吗？”

“迷！”她说她是女孩，才不是动物，虽然小小的一只也不像直立猿一般的人类。

“你知道这里怎么出去吗？”烛明问。

“迷迷！”她说跟她走，转头就把烛明带上了一边的山头，山头上有一个庙。

“从没听说灵珠山还有这个庙啊。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迷迷。”她低落的说自己没有名字。

“那，咪咪叫，你应该是猫，猫记性很好，给猫起名可以长一点，应该威武霸气……”

“迷！”她说自己不是猫。

“哦哦，好，那就叫你迷迷吧，不威武了。”

烛明和迷迷走了进去，大殿正中坐着一个慈祥的女性。

“这是谁啊？”

“迷迷，迷迷。”迷迷说这是六御之地御——后土娘娘。

“可后土娘娘怎么小脸蜡黄，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迷迷，迷迷。（应该是因为人们只知道上香，从没上过贡吧。）”

“饿的呗！”烛明说。说罢，他拿出自己兜里的果子面包，远远朝后土娘娘伸过手去。后土娘娘接着就用法力让面包飘到自己手里，细嚼慢咽的吃了起来，然后手指一指，周围的环境瞬间变回了燕子山小区公园。

“迷！迷！（竟然这才是离开幻境的正确姿势吗！）”

“你……飞着不累吗？”

“迷迷。（当然不累了。）”

“那咱们去遛个弯吧，顺便拉个呱。”

某个屋顶，买买提给勾陈大帝千里传音：“大帝，他身边多了一个会飞的说不上来是什么的粉色动物。”

勾陈大帝沉默了好一会儿，应该是在思考，然后说：“继续盯着他。”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6）——与买买提初次交手

“哇！她好可爱！”曦和抱着迷迷激动的喊了起来。

果然，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抗可爱的暴击。

纵使外面北风呼啸，酒葫芦里依旧晴空万里。

“你是说你们是在幻境里遇见的？”曦和问烛明。

“对的，而且她只记得幻境之后的事情。”烛明说。

时间回到昨晚烛明和迷迷拉呱的时候……

“你是哪里人啊？”

“迷迷。（不记得了。）”

“你怎么进幻境的？”

“迷迷。（不知道。）”

“你……”

没错，一问三不知。

“那这么说，迷迷就只有可能是幻境里诞生的了。”曦和说。

“迷迷，迷迷。”

“她说什么？”曦和问。

“她说她一睁眼就在幻境里了”，烛明说，“大概意思就是，幻境之前的记忆都没有了。”

“迷迷，迷迷，迷迷，迷迷。”

烛明翻译：“但是是烛明把人家从幻境里救出来的，如果不是他，人家还不知道要在里面待多久呢。昨天晚上他告诉了我一个词语叫做伙伴，人家现在就是他的伙伴。”

“迷迷，迷迷。（真神奇，人家称呼自己竟然用的是人家。）”

“恶心心。”

“迷，迷迷。（你……不要那么说女孩子。）”

“哈哈哈哈。”曦和笑了出来。

“说起来你感冒咋样了。”烛明问曦和。

“吃了药了，应该快好了，但是现在有点饿，我想喝点儿粥。”

“好办，我给你现煮。”

喝完粥，曦和舒服多了。曦和离开之后，烛明带着迷迷在别墅里转了转。

“你住这间吧。”

“迷迷？（伙伴住哪一间啊？）”

“我在外面有地方住。”

就这样，迷迷在酒葫芦里安了家。

次日晚上七点，烛明遇见了刚吃完饭的紫晶。没错，每周的今天晚上她都有课，但无一例外，她都忘了。烛明深感无语，但突然想起来上个星期自己说过要提醒紫晶的，自己也忘了，于是他对自己也深感无语。

“你昨天去燕子山打探的怎么样？”紫晶问。

“天黑路滑，山况复杂，等着我再去一趟。”烛明说，“哦，所以你接下来……”

“我要去教室学习。那我先走了。”

紫晶走后，烛明表情严肃起来。

“躲着那个，出来！”

“上仙果然法力高强。”

“你就是买买提？”

“正是，西极勾陈大帝丞相买买提见过上仙。”

“操纵天气，骤降气温，令感冒横行。虽患病甚多，然杂务缠身，不欲追究。但你都弄到曦和上仙头上了，纵使杂务繁多，无追究事大。”

“小神已做好准备。”

买买提刚说完，烛明就一腿蹬地冲了上去，握拳发出。买买提伸手格挡，直接掉进圈套。烛明这一拳并未使力，只为近身，见买买提中招，烛明另一胳膊盘肘即攻，直中买买提太阳穴。

买买提踉跄着站起身，赞叹到：“烛明上仙果然名不虚传。”

“少废话！我今天必须取你性命！”

“恐怕不能令上仙如愿了。小神已经在周围埋下了万千机关，恐怕不久之后，上仙就会因湿毒蕴结而昏迷。”

“是雨师的招数。”

“没错，不过这次在下吸取了雨师美术馆失败的经验，没有给上仙四处闲逛的机会。”

“迷迷，迷迷迷？（你的机关，就是这些小积木吗？）”

买买提循声看去，迷迷旁边一堆都是他之前布下的机关，再用法力一感应，一个不少。

“受死吧。”说罢，烛明就冲了上去。一番激烈的打斗之后，买买提仓皇逃跑。毕竟也是个六御第一助手，逃跑还是有点儿意思的。

这晚上烛明直接就在树上睡了，毕竟把买买提撵走了，大风刮一会儿气温低一会儿就没劲儿了。

第二天早晨，天刚刚亮，烛明还在睡着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伙伴，伙伴，快醒醒。”

烛明睁开眼，竟然是迷迷：“你能说话了！”

“对呀，昨晚打败坏蛋之后睡了一觉，今早一醒来人家就能说话了。人家的进步还是挺大的。”

“不到两天就学会说话，你果然不是一般人。”

“人家真棒，那现在开始伙伴记得多教我一些东西呀。”

从那天起，烛明开始教迷迷一些神奇的知识。好多日子过去了，迷迷身上的粉色逐渐褪去，她的笔记本也写满了文字。

“……不要修改全局变量……”

“……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如果你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

“……力从地上来，可人家会飞的迷……”

迷迷的到来，让烛明不再那么疯狂的练功，可能烛明上仙也不是表面上那么坚强吧。

“看来我得亲自去会会这位烛明上仙了，看看到底是多么厉害的人能把我那六御之首的大哥打成那个样子。”勾陈大帝说。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7）——睛明

这天下午，烛明跟着秋老去红纪之地。这么久过去了，秋老终于决定从千佛山的小诊所出山了。为了尽快协调在红纪之地坐诊的事情，她专门把烛明带了过去，不久后协调完，笑天绪康紫晶他们都就能去学习了。

虽说对于现在的这些人来说，去秋老那里只能叫去玩，但是刚到红纪的时候，确实是把烛明弄得一头雾水。首先是这个系统，红纪的医疗管理系统虽说是代码短小精悍，但是也有不少报错，虽不影响运行，但也很让人没有体验感，尤其是这现刷信息识别法，根本不能保存，只能诊毕这一个才能看下一个，这让习惯了多线程的烛明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过来。其次医院在的这个地方还没建设完成，四处都是荒郊野岭。

但是从另一层面讲，这旁边有一个省立医院。为什么附属医院到十点才病号多起来？因为都是捡齐鲁医院剩下的。等这里建好了，捡省立医院剩下的也是不错的。

烛明扔在对着说明书研究这个管理系统。

“伙伴在看什么呀？”迷迷跑出来问。

“系统说明书”，烛明说，“这系统我做做都比它好。”

研究着研究着，一连串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传进了烛明的耳朵。

“快躲桌子下面，老师下来了。”烛明立刻把迷迷藏在桌子下面。

不得不说秋老也是女中豪杰，她女儿都没折腾这么远过。

“弄好了吗？”

“差不多了老师。”

秋老把白大褂脱下来，说：“我去上个厕所，来人你先写病历。”

“好的老师。”

厕所……也还没修好，秋老这一去得好一会儿，而秋老刚走，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就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了长凳上。

烛明依旧在敲着键盘：“不坐椅子坐那里，不是来看病的，想必您就是西极勾陈大帝。”

“烛明上仙好眼力。”勾陈大帝轻蔑的说。

“说明来意，这地方可不只有我们两个。”烛明严肃的说。

“试探试探凭一人之力杀穿佛界的烛明上仙到底有多厉害。”

听闻此言，烛明斜眼瞅了勾陈大帝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回屏幕，接着左手拿出口袋里的黑笔，一把朝着勾陈大帝甩过去。黑笔甩出的一瞬间，如离弦的弓箭，直冲大帝脑门。

大帝丝毫不慌，左手一挥，袖子和黑笔接触，直接改变了黑笔的运行轨迹，让它飞向了天花板。

烛明抬头看去，天花板上赫然插着自己口袋里那只笔。“有点儿本事。”他把椅子转向勾陈大帝的方向。

诊室外，导医台那里还有几个护士。听见诊室里叮叮当当的声音，她们不约而同的探头去看，然后就被迷迷灌进了酒葫芦里的高度酒滴，排排睡去。

这个时候，烛明一脚把勾陈大帝踢出诊室。见烛明也跳了出来，迷迷一把撕开导医台桌面上的五包针，“伙伴，接着”，然后把五十根针抛向空中。

“好机会！”烛明大手一挥，驱使一根根的不锈钢针扎向勾陈大帝。

勾陈大帝也要躲避，在地面上四处翻滚。他本想往迷迷那里靠近，但一下子就被烛明识破了。这个计划失败后，为了躲避银针，他甚至爬墙上屋，飞针扎的到处都是。

烛明见状也一步起跳，去追勾陈大帝，而勾陈大帝也不是盖的，一边躲避飞针，另一边还能和烛明飞檐走壁打的五五开。

这时，秋老上厕所回来了。她首先看到的就是飘在空中的可爱迷迷，虽然迷迷绒毛上的粉色褪的差不多了，但依旧很可爱。

“哇，你是什么动物啊，怎么这么可爱。”她刚走过去，扭头一瞅，就看到自己的学生正和另一个人爬墙上屋的打。

银针都用完了，扎的一楼二楼满门满墙都是。勾陈大帝从屋顶上腿一撑一跃而下，稳稳的落在地板上。烛明也从二楼稳稳的跳下来。

喘气的时候，勾陈大帝眼一斜，发现了在那里站着的秋老，接着就没有一丝犹豫的调转矛头冲了过去。

烛明腿一蹬飞了过去，来了一个半路截胡，把大帝扔向另一边，自己则停在了迷迷和秋老前面。

但那毕竟是六御之一啊，即便被扔出去，也依旧能把环境里的静电聚合成像波像电又像粒子的高能束，并借由自己的法力，令高能束激活成持续束。

此时的烛明还为站稳脚跟，面对如此强大的法力冲击，正飞速思考应对策略，毕竟这能量极高，而且还是持续冲击，稍有不慎，整个楼都得塌。

勾陈大帝的法力冲击已经很近了，烛明的脸都能感受到它的高温。这是无解的，即便有解，现在也实现不了了。但烛明依旧没有放弃思考，他的脑袋飞速运转，思考着有效的对策。

就在烛明一边思考一边努力一边努力停稳身躯的时候，迷迷一下飞到了烛明前面，替烛明接下了这无解的一击。一时间，强大的光能电能让迷迷发出了痛苦的惨叫，迷迷自己也被光电能量包裹。

而勾陈大帝见处于优势，本想收回法力继续攻击烛明，但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的法力无法被收回，也就是说，痛苦惨叫的迷迷其实正在吸收自己的法力。“不对！吸收法力应该很舒服，无论如何，那个小东西的表现都不像是很享受的样子！”

虽然没搞明白勾陈大帝为什么一脸懵的向后使劲，但这是一个机会，于是烛明拿出酒葫芦，一把朝着勾陈大帝扔出去。这一击让勾陈大帝飞出了窗外，也让他终于挣脱了被吸收法力的囚笼。

但是这一边，迷迷依旧被困在光电能量里面，并且随着能量的增加，迷迷整体的密度在减轻，渐渐向高处飘去。而就在飘到二楼高的高度时，积蓄许久的能量终于迸发出耀眼的金光，闪的烛明和秋老睁不开眼，当金光退去，烛明能睁开眼的时候，他看见无数金色的光点充满了大厅，而迷迷，竟然变成了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女孩，缓缓的从半空下落。

烛明立马伸手去接。

仿佛做了一个梦，迷迷大喊“伙伴，伙伴！”，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

“诶呀我的天呐。”烛明马上偏身扶住她。

“你可算醒了。”烛明说。

她转头看去，伙伴就坐在自己旁边，于是一下子抱住烛明大哭起来：“人家还以为要去鬼界了！！！”

“你叫迷迷吧，你有没有发现你变了。”秋老笑着说。

迷迷这才反应过来：“啊！人家长大了！哦……哦，老师好。”

“你的故事明刚才都跟我说了，他还说迷迷这个名字是因为你当时‘咪咪’的叫，现在你都成大姑娘了我也感觉应该按明说的给你取个新名字。”

“那我叫什么？”迷迷看着烛明。

“叫，‘睛明’，就是这个穴位，怎么样？”烛明说。

“伙伴叫烛明，人家叫睛明，好呀！”

“那到点下班了，咱们收拾东西去吃饭吧。”秋老说。

“等会儿！”烛明说，然后转头对着睛明说：“你刚才好像是吸收了从勾陈大帝那里吸收了些法力，你看看能不能用。”

“是……这样用吗？”睛明手一指，桌面上的东西就在睛明的控制下被收进了包里，可能是使用还不熟练吧，电脑快进包的时候在空中掉了下来，烛明一下滑到电脑的下面，用肚子接住了它。

“这可不能坏了，这里面都是老师的宝贝。”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8）——有她在的日子

日子又平静的过去了好久。在这段时间里……

有一天，烛明问睛明：“为什么你长大以后就不飞了？”睛明笑着说：“当然是走在路上人家和伙伴的距离就变得更近了呀。”

又有一天，在酒葫芦的别墅里面，睛明一如既往的戴上眼镜准备出门，烛明问：“你又不近视，为什么要戴眼镜耶？”睛明说：“因为伙伴的桌子上有一本书，里面说了好多戴眼镜的好处，而且人家戴上眼镜也很漂亮呀。”烛明看着睛明的眼睛……前面的眼镜，又问：“你这眼镜……没打磨过。”睛明疑惑的说：“眼镜还要打磨吗？”烛明说：“昂不是，他们近视和远视的要把镜片打磨成透镜，你这不近视远视的，就不用打磨了。还有，我桌子上那本书……是诊疗指南。”

还有一天，烛明和睛明在街上遛弯，两个人走进了一家商场，恰巧赶上衣服打折，烛明问：“睛明不买衣服吗？”睛明回答说：“不用买了，人家只穿这一身就行了呀。”烛明问：“只穿这一身吗？”睛明说：“对呀！伙伴每天都穿同一身衣服，省出好多时间来让自己变得更强，我也要向伙伴学习。”

以及那一天，烛明在解放阁的背面教睛明太极之拳。也是练的多了，睛明一招一式功力尽显，于是烛明说：“伙伴，跟人家练练吧。不是……”睛明笑了出来，然后说：“好呀。”接着两个人交起手来，在烛明眼里，睛明的招式还是有破绽的，再练一段时间这些破绽会自然消失，但是如果对手是其他人，这些破绽无伤大雅。那段时间正赶上南部山区暴雨，城区泉水水位暴涨，练完了的两个人走到黑虎泉边，由于水位暴涨，黑虎泉已经清泉石上流了。“这才是真正的黑虎啸月，伙伴。”睛明说。哦对了，当时是一个下午。

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到山区人烟稀少之地，一脚蹬地之后贴地飞行，互相追逐。类似的飞行多了，睛明对法力的控制也越发精湛。

也有的时候去的远了一时回不到城区，如果天色已晚，两个人找个树也就在树上睡了。

即便是冬气越来越浓烈，睛明跟着烛明跟久了，气温十度以上连褂子都不用穿。

而在酒葫芦里面，一切都是可以用法力控制的。睛明一会儿把天空变得晴空万里，过了一会儿又变出鹅毛大雪，一时间春暖花开，很快又艳阳高照。“等会儿咱们出去吧。”烛明在厨房里朝窗外喊。“再待一会儿行吗？”睛明问。“行。”烛明说。然后烛明就再没催过。

过了一会儿，睛明走进来：“咱们走吧。”

“不待了吗？”烛明问。

“不待了吧”，睛明说，“虽然这里很美，也可以打扮的很好看，但是，人不能总是停留在幻境中呀。”

两个人离开了酒葫芦，迎接他们的，是刺骨的寒风，但这又算得了什么，烛明上仙每一次变强都不是在幻境里。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19）——平静的一天

烛明和睛明在千佛山脚下练功。

只见两人稳稳的现在原地，头顶好几段不锈钢四处飞舞，碰撞声此起彼伏。

睛明闭上眼睛，仔细的感受着钢条飞行的轨迹，一方面要防住烛明的攻击，另一方面要抓住机会发起进攻。

而对烛明来说，每次驱使的都是重达千斤的酒葫芦，操控几段钢条确实不是问题，甚至都不用闭眼，还能手搓几个艾炷。

几个回合下来，睛明逐渐适应了攻防的节奏，找准时机在钢条飞到自己身前的时候像爬楼梯一样一阶一阶的往烛明印堂跑去。烛明俯身躲避。睛明飞踢落空后稳稳的落在地上，同时用法力让钢条合为一体，接着加热重铸，然后拿着一米长的钢条朝烛明刺过来。烛明也把钢条合到一起，重铸到一米长，但不同的是他依然在用法力控制钢条运行，而且是两头进攻。钢条碰撞的声音再一次此起彼伏，直到两段钢条过热折断。

两个人坐在长凳上休息。睛明气喘吁吁，烛明则把手里搓好的艾炷放在旁边，然后飞去远处的小卖部买了两瓶水，又飞了回来。

四段钢条正好重新熔了做个碗，而且还是无菌的，用艾炷偷偷点个火把水热乎热乎，温度适宜后睛明咕嘟咕嘟的就把水喝了下去。

口不渴了，睛明问烛明：“为什么伙伴会有两段钢条？”

“一时兴起去买的，一共不到四十块钱。”烛明说，“说起来秋老的诊所就在附近，咱歇一会儿去溜一圈儿吧。”

“好！”睛明说完，把剩下的水一饮而尽。

休息好了，两个人来到了秋老的诊室。

“你俩怎么这个点过来了？”秋老说，中午头没病号了，她也要收拾收拾东西走了。

“路过。”烛明笑着说。

“老师你眼神怎么塌下来了？”睛明问。

秋老打了个哈欠：“困的。”又接着说：“多少年没这么困了。明你的手伤着了？”

“呃……搓艾灶搓的。”烛明笑着说。

烛明睛明帮着秋老把东西收好，把诊室整理好，让秋老提早五分钟回家躺在了床上。

两个人也回到了酒葫芦里，烛明去做饭，睛明打开电脑写程序。

不得不说，睛明真是跟烛明学了一堆东西，程序、代数、统计、按脉、看舌、扎针，什么都会。准确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烛明主动教的，她看多了，就想学，然后烛明就教。烛明说话不多，因为烛明是个行动派，在睛明眼中，烛明从不抱怨，如果谁惹他了，他也不跟人吵架，会直接把人放倒，虽然擅长动手，但是深思熟虑，即便是成功概率很小的事情，他也能够做成，而且过了这次就没有下一次了。对坏人，烛明释放出绝对的恨意，但对睛明，烛明把他的爱展现的极尽温柔。

她也经常让烛明讲他以前的故事，尤其是他和其他凡圣以及与他们十一位凡圣有关的普通人一起经历的故事。虽然目前睛明只见过曦和，而且就那一面，但相信不久的将来，她也会和那些传奇般的人物，创造更多的故事吧。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0）——化解一场危机

又是一个周天，烛明和睛明一早就去秋老在千佛山下的诊所帮工。在此之前，他们两个在路上遇到了曦和，曦和诧异的问烛明旁边这个小孩儿是谁，“这是……迷迷，现在叫睛明。”烛明说。听到烛明如是说，曦和一把将睛明抱起来：“你怎么变得更可爱了！”

到达诊室之后，烛明熟练的开灯、接通电路、准备医疗耗材，最后打开管理系统。睛明则安静的坐在一旁看书。

一切就绪之后仅仅过了几分钟，第一个病号就来了。烛明耐心的询问她的具体信息以及收集病史，等待老师到来后决断。睛明则坐在旁边看着烛明望闻问切的整个过程。

过了一会儿秋老按时来了。她把包交给烛明后立刻就去给病号扎针。烛明则和睛明一起把包里的电脑什么的安排好。

然后其他病号陆陆续续的也来了。烛明收集病例资料，秋老实施治疗，一切井然有序。

“哈喽师哥。”林泽走了进来。紫晶林泽笑天她们三个女生是不认路的，然而即便这样，林泽来的也比身为男生的绪康要早。

刚把包放下，林泽就看到睛明坐在椅子上。“这是谁家的小孩啊？这么可爱？”林泽问。烛明回答她：“这么可爱当然是我家的。”

林泽的到来让一切更加井然有序，然后紫晶到了。本来紫晶和烛明应该七点碰面一起来诊室的，但是紫晶关掉闹钟后又睡过去了，于是现在才来。她刚进门就看到睛明在给人按脉，于是问在旁观的林泽这是谁。“她说她是师哥的好伙伴。”

然后绪康也来了，挂起褂子二话不说就是干活。有了绪康的接替，烛明抽出身来，继续给睛明介绍：“这是绪康。”

“笑天又睡过头了吗？”烛明问绪康。

“她说她等会儿就到。”绪康爽朗的声音飞了出来。

说曹操曹操就到，笑天终于来了。她和林泽一样，敏锐的发现诊室里有一个小孩：“师哥这是谁啊？”

“这是师哥的伙伴。”绪康说。

“哦（婉转悠扬的）。你好，我是笑天。”

“你好，我叫睛明。”睛明说。

人一多，诊室的工作更加井井有条了，烛明紫晶林泽笑天绪康——秋老五个朝气蓬勃的学生的到来，让锐利的针具也不敢制造痛感，所有的材料——针刺的针、耳豆的豆、刮痧的板、推拿的手，都变得灵动起来。

九点，诊室里的三张推拿床已经躺满了，在下一个病号还没来的间隙，秋老带着她的学生和睛明一起研究起了经络传导，然而就在这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刻，诊室外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叫喊声。紫晶感应到来者有十人，俱有类似南斗六星君天界的法力，然而细细鉴别，则有些许差别。烛明和睛明已经与西极勾陈大帝交过手，一下子就确定了此十人乃西极天兵，其天将乎？无妨，非乃烛明上仙之敌手。

故烛明伸左手空握，然后往后一拉，虽然手没有触及床帘，法力在此，将床帘拉到严严实实。

“师哥？”笑天诧异。

“绪康，扶住老师的电脑。”烛明说。

“……哦。”绪康缓过神来，两手按住电脑两边。

诊室所在的走廊还是比较长的，嘈杂声出现半分钟后，绪康扶住电脑五秒钟后，一个天兵走到了秋老的诊室门口，转头一看里面有人，两只脚就越过了诊室的门槛，接着就被烛明用法力轰了出去，飞进了对面那个锁着门的空诊室。

躺在床上的病号问秋老发生了什么，秋老回复他们医院维修安心躺好便可。

然后烛明用法力抽出不锈钢工作车第二层的桌板，竖着示指让钢板浮在自己的右前方，说了一句“晶晶，守好这里”，就走了出去左手插兜迎战走廊里的另外九个天兵。

见烛明上仙稳步走了过来，天兵拿出弓箭，九支箭接连射出，势大力沉的朝着烛明飞来。烛明亦不慌，操控钢板在身前做三维翻转，拍击箭矢，将射来的箭一支支的全部反弹了回去。

天兵亦有所准备，纷纷双手接住了射向自己的箭，刚要准备下一步进攻，就看见烛明以拇食二指朝前做了一个弹指神功。随后那块儿三维翻转的钢板就冲了过来，锐利的棱角划破了每一个天兵的脖子，稳稳的插在了走廊尽头的墙上。

从诊室里探出头来的林泽笑天绪康发出了“哇塞”的声音，然后睛明直接从诊室里跑了出来，又一跳飞到了烛明身边。

烛明看着眼前这些倒在地上的天兵，敏锐的发现了一个天兵身上的字条：“烦请烛明上仙寻一处清净之地，本人西极勾陈大帝之丞相当报大帝红纪之地受辱之仇。记得带上你身边那个叫睛明的小矮子。”

清净之地？有正神的地方哪会有清净之地？这又将是一场大战，上哪里好呢？

“你又在思考吗？”就在烛明冥思苦想之时，睛明的声音传进了烛明的耳朵里。

“当然了。”烛明站起来。在千佛山医院的楼顶，烛明有幸看遍了济南城几乎每一个角落。思来想去，一拳把千佛山医院的霓虹“佛”字给打熄灭了。“真不知道为什么大中午的要让这几个大绿字亮着。”

睛明站在烛明旁边，也看着面前的城区：“或许，济南的居民可以和我们一起迎战，而不是被烛明上仙暗中保护。”

“哎呀——”烛明低声感慨，然后慢慢的盘腿坐下，“济南的居民，好像真的没有能和我们一起的。”

睛明也盘腿坐下，然后说：“学校的学生，也算半个济南居民了吧。”

睛明刚说完，天宇就发来消息，说下午要去打乒乓球。“诶（二声）！他可以！”

天宇是一个和烛明一样充满正义感的男生。唯一的不同是天宇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烛明可以用法力。

下午一点十五，烛明和天宇从学校出发，一路骑车到了大明湖东南角的运动公园，接下来就是天宇持续一个下午的激情乒乓球运动。在这片小小的公园里，天宇迎战了来自济南城各地男女老少的球手。

大概四点左右，买买提踏足了这片小公园，一瞬间，他的法力就遭到了压制，再走一步，压制的更明显了。他本想再走一步试试，但是犹豫了许久，他还是离开了这里。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烛明和天宇在路上骑车的时候，睛明就来到这里布下了法阵。而在路上，烛明给天宇的球拍施加了法力，使得天宇每次挥拍挥洒汗水都会给法力充能。于是一整个下午过去了，法阵已经有了十足的力量来限制买买提使用法力。

一场危机就这么解除了。

看得出来，即便脆弱如地黄，也总有某一颗种子能够在岩缝里开花。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1）——紫晶的生日

下午四点二十，烛明给紫晶发消息去坐班车，四分钟后，紫晶看到了消息，以百米冲刺般的速度从宿舍跑到了班车这里，此时距发车还有三分钟。

紫晶和烛明上车做到了睛明旁边。毕竟今天是个好日子，紫晶又长一岁了，于是烛明请紫晶去看兔子和狐狸的故事。

“这个电影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睛明问。

紫晶说：“它讲述了在动物城里面，有一个叫朱迪的兔子警官，以及她的搭档——一只叫尼克的狐狸，一起揭开动物城的往事，寻找最初的动物城设计专利证书的故事。但是两个人的力量终究太过渺小，不止他们两个死在了反派手里，就连动物城也被反派算计，在雪暴中就此覆灭。”

“真是一个暖心的故事。”烛明说。

“啊？哪里暖心了？”睛明说。

“其实”，紫晶顿了一下，“我也这么觉得。”

睛明大惊：“竟然这才是增加好感度的选项吗！”

“她逗你玩的”，烛明对睛明说，“动物城是个童话故事。”

“呼！吓死我了。”睛明笑着说。

班车到达了附属医院。天气确实是降温了，于是他们决定穿过门诊楼去商圈吃饭。在门诊楼里面，烛明和紫晶都摇到了麦当劳的优惠券，所以本来还在纠结麦当劳太贵的紫晶当即决定就去麦当劳了。

在麦当劳里面，紫晶和烛明从天上聊到地下，从以前聊到以后。

那顿饭甚是热乎，烛明甚至还把紫晶喝不动的凉可乐加热了。

接着，三个人走去了电影院。看得出来，这个电影异常火爆，影院日程一直安排到了凌晨。紫晶他们来的是比较早的，此时影厅里面还没有观众，于是三人落座，耐心等待电影的开场。

事实上，这一场电影只订了七个座位，很快，第四和第五个观众来到了影厅落座。烛明转头一看，竟然是买买提和勾陈大帝，笑脸瞬间消失。买买提也扭头一看，竟然是烛明，于是直接出手。烛明也不客气，左右开弓和买买提两个人坐着打在一起，“睛明，看着他！”说罢，就把买买提朝着荧幕前的空地扔了出去，然后自己也跳了下去。

烛明跳下去后，睛明摆开架势要和勾陈大帝大战三百回合，然后另一边两位观众也落座了。睛明敏锐的感应到新来的两位也是正神，转过来又防备着他们。

“我们是朋友，烛明上仙知道。”说话的乃是上次在华莱士碰到的洪秀全。

“唉。”勾陈大帝长叹一口气，“丞相，回来吧。”

本来买买提还杀意尽显，但听闻大帝命令，收回了架势，跳回了座位。

烛明也收回架势，看了一眼观众席，也跳回了座位。

烛明落座后，哼了一声。

买买提也哼了一声。

“你们就是传说中的勾陈大帝和买买提吗？”紫晶探过头去问。

“紫晶上仙何以知之？”勾陈大帝说。

“我听见你刚才叫他丞相。”

“唉，在下生辰，只是想看场电影罢了。”勾陈大帝说。

“真巧了，我也过生日。”

“请三位放心，勾陈大帝打不过烛明上仙。”

“把你的嘴闭上……青华大帝。”

“嗯？青华大帝？你就是洪秀全他爸？”烛明也探过头去。

“正是。”

“洪秀全？”紫晶问。

“是我，紫晶上仙。”

“对，就是这个上帝。”烛明说。

“上帝！阿（二声）门（四声）。”紫晶说。

“紫晶上仙不必多礼。今日乃您与勾陈大帝生辰，理当顺二位的心意。”洪秀全说。

睛明左右看了看，见几个人没有要打架的意思了，自己也往座位里面坐了坐，安心等待着电影开场。

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电影开演了。

不得不说，这电影拍的是真好，让不怎么看电影的烛明无数次的在心中感叹这三十块花的真值。

电影演完了，七个人也走出了电影院。

“紫晶上仙的眼光果然甚好，在下谢过了，告辞。”说罢，勾陈大帝就和买买提离开了。

“他为什么说我眼光好？”

“神仙是不看电影的，想必看电影这个主意是他那丞相听闻二位上仙和睛明小姐要来看才想出来的。”青华大帝说。

“昂（一声转四声），哎你们觉得这电影怎么样？”紫晶问青华大帝和洪秀全。

“看勾陈大帝那满脸开心的样子”，洪秀全说，“这电影必然是极好的。”

“而且还是在被烛明上仙打败、被睛明小姐吸收法力、丞相不战而退的情况下。”青华大帝笑出了声，“只是……现在我们要对付另一个问题，买买提——真主，在此地逗留了两个小时，他的信徒，已经闻着味过来了。”

“今天搞恐怖袭击吗？有意思。”烛明说，“传说太上老君炼丹炉里有三昧真火，作为他的学生，你洪秀全会弄吗？”

洪秀全说：“首先那不叫三昧真火，那叫六丁神火，其次，三昧真火对烛明上仙来说不难，因为三昧，一为心火，一为肾火，一为心肾交通之火。”

“明白了。”烛明上仙随即亮出各种招式，所有招式无一例外，都是由身体中轴线旋转产生的力道，借此，烛明上仙得以激发心肾之火，并交通二者，然后张开左手，一团炽热的火焰出现在了他的掌心。

然后烛明上仙握拳使用了弹指神功，握拳的一瞬间，掌心的火焰熄灭了，但弹指的一瞬间，凭空产生的火焰将恐怖分子团团围住。

烛明转过身去，对紫晶说：“请看。”然后转头侧眼一瞥，大火瞬间将恐怖分子吞噬，他们手中的铁刀因为掺有杂质，烈火烧灼后瞬间爆炸，各种颜色的火星飞了十几米高，就像烟花一样。

“想必紫晶上仙比勾陈大帝还开心了。”青华大帝说。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2）——豪放粗犷的一天

十二月的寒风终究还是吹到济南来了。

这月的第一个周六，烛明和曦和一起前往济南西部边陲考试，就是那传说中的经典考试。

本来是曦和与她另一个朋友一起打车去的，但曦和想到那次她们两个在路边等了一个小时的事情，于是就邀请烛明与她们两个一起。

烛明也是很靠谱的预约了顺风车，但本来预约的七点的车，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八司机就打来电话说他到了。可曦和还没弄好，烛明说能不能等一会儿，但一听要等一会儿司机就急了，直言要烛明把订单取消，顺带着还反复的说山师东路停车有多么的困难。

本来烛明还在思考哪里有停车的地方，但一听司机急不可耐的让他取消订单，他也直接挂断了电话给司机手动闭麦，然后熟练的把地图软件上的订单取消了，整个过程不超过二十秒。

“看来这个钱得让别的司机赚了。”烛明说。

“那我们还赶得上吗？”曦和问。

“这是济南繁华地段，打车简直不要太简单。”烛明说。

一出门，曦和就找到了她的朋友，然后烛明打的车也到了。

三个人上车后，司机也是很给力，打车软件不让司机在经十路上高架，司机也不墨迹，直接上了英雄山的高架。他们一路翻山越岭，从城市走到农村，路过城堡一样的监狱，一路上了海棠路上。

虽然曦和特别晕车，但司机深得长痛不如短痛之理，用最快的速度给曦和解除了晕车之痛。

下车后，他们三个如期来到了图书馆。在电梯里，烛明敏锐的听到了三个年轻的老师大谈职务免除和人事重组的事情。

显然，一时半会儿曦和是无法从晕车的处境中缓过来的。于是，从到了考场门口，一直到考试开始，乃至结束，一共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曦和坚强的撑住了。

考试一共一百分钟，六十分钟后可以交卷离场，但即便如此，烛明还是在那里还是干坐了接近半个小时。可恶的是这次考试是机器考试，无法回看，于是做完题目后烛明就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耐心的等待着可以交卷那一刻的到来。

“烛明上仙闲情逸致甚好啊？”

“给我千里传音作甚？勾陈大帝。”烛明说。

“我要水淹你们学校。”

“勾陈大帝！我/*凡圣粗话*/，你/*凡圣粗话*/一个履职不称的正神，不为人间垂怜的老东西，凭什么在这儿耀武扬威啊。我告诉你，你淹了这里，我谢谢你！省得我动手了！这里面我一定要救下来的，就算加上曦和，也就那么几个！除非曦和他们说让我守住这里，不然我理都不稀的理你！”

被烛明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勾陈大帝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思考，随后发出了想要说话的声音，但还是没有再说话。

而考完试，烛明与曦和去餐厅找到了曦和的那位极其内向的朋友。经过一番规划，三个人打车回到了千佛山下。

次日晚上，睛明出去玩了，烛明本打算独自骑车去大明湖的，但路上遇到了正要去师范大学跑步的程桑，遂与其同去。

程桑乃一米九之帅哥之大者也。虽遭受诬陷非议等，然对烛明甚好。当晚，二人畅谈信息化与医学思路之启迪和人工之智能启发治疗思路的问题。

程桑言：“若能以人工智能之辅助，打开医生求医问药之思维，令机器成为人脑之外延，想必甚妙。”

烛明点头频频，另思索一事，乃外延也。人工智能相较于凡圣之法力，甚微也。然外延之拓展，可借由法力组网，使单线通信之千里传音，拓扑为并发多线通信，想必将大有用处。

法力已备，唯思路耳。至是，工程已毕，言尽于此。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3）——同苒婷共战月老

看得出来，苒婷最近压力山大，因为英语考试。

于是，烛明决定去辽宁看一看她，毕竟飞过去也不难，跟以前跑一公里差不多。就这样，睛明在酒葫芦里睡了一觉，烛明则飞越渤海，顺手还从海边抓了几只螃蟹。很快，睛明睡醒了，烛明也落地了，此时太阳才刚刚升起。

落地后，两个人去餐厅吃了点儿饭，想必苒婷这个点儿应该还不能起来，于是两人突发奇想，去看一看当地的医院急诊。

即便是凌晨，急诊也是有一些人的。烛明和睛明安静的在座位上坐着，观察着急诊大厅的一切。同时，烛明尝试了一下不久前才受到启发设计出的区域组网，就是以自己为中介，将多个目标使用千里传音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信息互通。

“苒婷，苒婷！听到了没？！”此时刚刚走出女生宿舍大门的苒婷听到烛明的声音，立刻激动的回信：“听到了！听到了！”

“烛明来了？让我出去！”苒婷体内的吕梁尊者说。

“不用急尊者，你能听到。”烛明说。

“这是怎么回事儿？”吕梁尊者疑惑的问。

“这是伙伴的组网招数，比千里传音的效率高了好多倍。”睛明说。

“你就是睛明吗？”苒婷问。

“对，我是，我们现在在医院急诊里考察。”

“哦！非常抱歉。你说不用我过来，但我还是来了。”烛明说。

“来都来了，我现在去找你。”苒婷说。

“你慢点儿走就行，实在不行的话，你和吕梁尊者一个肉体两个灵魂，让吕梁尊者出来跑。”烛明说。

看来组网进行的相当顺利。烛明刚刚把组网下线，紧接着就看到一个女孩被推进了抢救室，看她面唇紫暗，想必是心脏问题，又看几个护士在那里用起搏器，肯定就是骤停了。

苒婷到医院用了十几分钟，烛明和睛明也看了急救十几分钟。

“你来了。”烛明说。

“来了，你好啊睛明。”

“你好苒婷，还有吕梁尊者。”

“你们看什么呢？”苒婷问。

“那个急救的，已经好久了。”烛明说。

“有办法吗？”苒婷又问。

“有办法，就现在！”烛明一个箭步跑了过去。

女孩成功的转进了普通病房，但主管大夫直言，她活不过今天中午。

确实是这样，如果她没有遇到烛明。在女孩妈妈跟苒婷和睛明诉说女孩即将结婚的时候，她的眼泪哗哗的。趁此时机，烛明往女孩身上扎了一针，但就在要扎第二针的时候，女孩拦住了他的手，“不要救我。”

烛明回头看着女孩妈妈，睛明仿佛有心灵感应似的回过头来，见烛明正往这边看，睛明走到了烛明身边。然后烛明把睛明和女孩拉入自己的组网里，听女孩用意念讲述了自己顶尖高校大学生被母亲逼迫嫁给中专生都不如的男人的事情。

“理解你，但想死至少等过了明天中午。”烛明说。

“好吧”，女孩说，“你们是……神仙吗？”

“是吗？”睛明说完，把目光移向烛明，烛明也移向睛明，然后两个人重新微笑着看着女孩，“算是吧。”睛明说。

当晚，苒婷三人没有离开医院。

“也就是说……”苒婷低声言。

“对的，月老。”烛明说。

“这月老怎么这么……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他了。”睛明说。

“那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落入婚姻的陷阱吧。”苒婷说。

“她落不进去”，烛明说，“她只能活到明天中午。”

“……”苒婷和睛明有话想说，却都说不出来，然后低头叹气。

第二天中午，女孩再次心脏骤停，五分钟后死在了病床上，连急救都来不及。

苒婷带烛明和睛明去餐厅吃了些好的，毕竟烛明是来看自己的，三个人也是聊的非常开心，吃完饭都下午两点了。

但是刚离开饭店，苒婷就看到街边的墙上赫然贴着刚刚死去的女孩次日婚礼的传单。

“婚礼？”烛明和睛明不解的说。

“对，婚礼。”苒婷异常愤怒，冥婚这事情在晋地那可是万分猖獗。

“生前婚姻受制于父母，死后这帮老顽固竟然还不想放过自己的孩子！”烛明鼻子长息一口气，“我带你们去天界。”说罢，烛明三人向天界飞去。

到了天界，三人恰好遇到洪秀全，经指路三人往月老的住处赶去。半路上，太上老君也是闲的没事儿，把自己的六丁神火放出来要烧死烛明，接着就让烛明给吸走了，被三昧真火融合，直接变成了蓝色的火焰。

而且，睛明体内的真气也是十足的，苒婷体内还有吕梁尊者，那烛明必然要把这火分给他们俩啊，于是月老的宅门就被三个人一下子烧成了灰。

当时月老正坐在院子里听音乐，没错，他偷偷用法力把仙女的歌声录了下来。宅门的爆炸声先是把他吓了一跳，然后看到来的人是烛明，也是舒服的又躺在了椅子上。

烛明上去就抓住了月老的衣领：“你想干啥！”

“牵线罢了，小神正常履职，上仙有何意见？”月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把你的线剪断！”苒婷厉声呵斥道。

“线已经牵上了，那是不可能剪断的。”月老说。

“你剪不剪！”睛明大声质问他。

“不剪。若诸位有本事，请亲自去剪断吧。”

“你等着！”说罢，烛明把他扔在椅子上，和苒婷睛明离开了。

“切，想让我剪红线，都喜欢财神赵公明，让你们不喜欢我。”

再次日上午八点，一栋豪华酒店内，女孩的亲属们纷纷告别女孩的遗体之后，女孩母亲大喊一声“入洞房”，房间四角站着的四个健壮的男人就往棺材走去准备搬棺材。

“住手！”烛明大喝一声，后面跟着睛明苒婷走进了房间。

“你们什么人！”一个男的上前要拦住烛明，一下子就被烛明掀翻在地。

三个人走到了棺材的正前方，女孩母亲急忙走过去：“烛明大夫，您这是干什么？”

“很简单！配冥婚这种事儿，你不要痴心妄想！”烛明厉声喝道。

“可不配冥婚，我女儿在阴曹地府会孤独的——”长音拉完，女孩母亲声泪俱下。

“我告诉你，医院的主管大夫跟你说的很清楚，你闺女活不过那天中午，是我让她多活了二十四个小时，就算要配婚，也只能是配给我，而不是配给一个到死都找不到老婆的废物！”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现场男方的家属手指着烛明就大喊大叫着往棺材这里围过来。

烛明果断掰断了一个人的手指，把他推飞十几米远，然后把围过来的人一个个的收拾了起来。

睛明瞅准时机，也加入了这场大混战，虽然她终究还只是一个小孩，但对付这些人，也是用不着使用法力的。

说来这帮子搞冥婚的也是不太聪明，打不过还往上补，有个聪明的知道从背后偷袭，直接被苒婷翻越棺材一脚踢飞，也不怎么聪明。

一番混战之后，烛明不想再等下去，他张开左拳，蓝色的火焰出现在他的掌中，“哼！”，然后现场被大火吞没，女方家属、男方家属全都被烧的灰都不剩，女孩则留下了骨灰，随风飘散。

“地藏菩萨！我批准你不给这些厉鬼转世！”烛明广播鬼界。

这三天苒婷也发泄的差不多了，心情轻松了不少。烛明临走前给了苒婷一支笔，“如果有危险，就把它刺向你的心脏。”然后往渤海的对面飞去。

当晚，吕梁尊者提醒正要睡觉的苒婷外面有厉鬼聚集。苒婷穿好衣服走出了学校，果然，是白天死在大火里面的那些人，他们顺着月老的红绳从鬼界爬了回来。一见到苒婷，他们便发疯一般的扑了上去，苒婷一一应对，但说到底自己的法力与烛明相比相差甚远，即便是有神火在手，也难敌这么多人。危机时刻，她想起了烛明给她的笔，于是从兜里拿了出来，一下子扎进了自己的心脏，顿时，她的心脏猛烈的跳动着，让她不自主的大口喘着粗气，终于，她无法继续忍受，将笔拔了出来。笔掉在地上，碎了，她也跪在地上，左手撑着地，右手捂着胸口，继续喘粗气。

然后，一个人站在了她的身边，她转头看去，那个人和自己长的一模一样，必然是吕梁尊者。

尊者把苒婷扶起来：“如果一个人对付不了，那就我们两个人吧。”

苒婷笑着点点头，然后和尊者将厉鬼尽数诛杀。

那晚，月老的红绳断了。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4）——一场电影

正所谓刚考完试需要去放松一下，烛明确实刚去济南西部边陲考完试，于是紫晶邀请烛明跟她去看电影。

把睛明送到曦和那里之后，紫晶和烛明就步行前往电影院，那电影是上个世纪的黑白电影，里面的台词都有些许年代感。

看完电影，烛明紫晶下到一楼，迎面撞见两个警察在逮捕一个男人。

男人被按在地上的时候大喊着他没有杀人，随后两个警察就带着男人准备离开这座商厦，然而应该是大门的传动装置出了问题，怎么着门也打不开。

即使是坐在商厦的椅子上，男人还是反复的说他没有杀人。见状，紫晶走了过去，询问事情的经过。

那两个警察也是小年轻，正好也出不去，就跟紫晶介绍了案件的经过：

死者为一六十岁女性，名为梅图梅斯基，为理发店店长，于今下午一点半被发现死于二楼休斯敦理发店。发现死者的是理发店店员，据其描述，这个名为荷顿的男人于中午十二点来到理发店，一点的时候，还看见梅图梅斯基店长走出理发店。除他之外，理发店今天没有任何客人。

在警察讲述的过程中，男人依旧反复声称自己只是去理发，没有杀人。紫晶询问是否有监控视频之类的直接证据，得到的回答是死者死在理发店的更衣室，并没有视频监控。

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现在是没办法给荷顿定罪的，所以本次抓捕仅仅是为了让荷顿去做笔录，奈何荷顿先生惊恐至极，无奈才暴力了一点。

紫晶向荷顿询问他和死者的关系。荷顿说他和梅图梅斯基在街边偶遇，然后又恰好在电影院遇见，梅图梅斯基女士刚刚退休，丈夫早已过世，两人见面多了，熟络起来后，便经常邀请荷顿先生来到她的理发店，荷顿见梅图梅斯基一个丧偶女性不容易，也来者不拒，并且有一次还带着他发明的理发剪刀介绍给梅图梅斯基。

等等，荷顿还有发明？对的，荷顿承认自己确实有发明，但是没钱申请专利。但另一个警察疑惑了，梅图梅斯基不是给荷顿留了八万块钱的遗产吗？什么，八万！荷

顿专利申请的钱有来路了，兴奋的就要给他的妻子打电话，但转头想想，貌似自己更有杀人动机了。

在荷顿掩面哭泣的时候，紫晶想去向荷顿的妻子打听信息，然后和烛明来到了商厦四楼的餐厅，找到了荷顿的妻子克里斯汀。

荷顿是十二点五十来找我的，克里斯汀说，但她会说一点二十五才见到丈夫。

“你要做假证？”紫晶说。

“随你们怎么想，我就是一点二十五才见到他。”克里斯汀冷冰冰的说。

“你……”紫晶刚要说话，烛明拦住了她，然后烛明说：“你们夫妻不和吗？”

“我出生在山沟里，我就是利用他才来到济南的。”克里斯汀说。

“一点儿爱都没有？”烛明接着问。

“一点都没有。”克里斯汀答。

两个人又转头去到了理发店。紫晶问理发店店员今天有谁来过店里。店员气哄哄的回答只有荷顿一个人。紫晶又问她是亲眼看见荷顿走进来的吗？店员气愤的回答是她隔着门听见的更衣室里是店长和荷顿。

有情况！“你真的确定那个人就是（大声的）……荷顿吗（小声的）？”紫晶刚说完，店员就急着追问她刚才说的什么。

“克里斯汀要害荷顿，店员听力有问题，看来荷顿先生确实是无辜的，虽说本来他也没法被定罪。但店员为什么那么讨厌荷顿呢？”烛明问。

“或许”，紫晶说，同时拿出警察给她的医嘱复印件，“本来这笔遗产是要留给她的。”

然后紫晶和烛明回到了商厦大门口，果然，克里斯汀正在给警察做假证。

真是一场无妄之灾啊，烛明感慨道。

而就在烛明感慨的时候，一个警察走了过来，问紫晶和烛明——志愿侦探和志愿侦探助手，要不要一起去地下室。之所以要去地下室，是因为报警中心接了一个奇怪

的电话，自己又比较年轻，就想请经验更丰富一点的紫晶侦探一起。紫晶一看，克里斯汀的笔录也做完了，于是就同意一起去地下室。

到了地下室，三个人见到了那个打报警电话的女人，她面目狰狞，右脸靠近耳朵处有一条疤，张口就要钱，说自己是克里斯汀的情敌，手中有克里斯汀的罪证。可警察出门是不带钱的，女人说没钱就别想要。“带钱了吗？”紫晶问。“必然是带了的。”烛明说。

这确实是一份十足的证据，两名警察带着荷顿和紫晶烛明一起再次找到了克里斯汀。

“你真的没做假证？”紫晶问。

“没有。”克里斯汀说。

“可我这里有一封你的信，上面提到了一个叫麦克斯的人，你跟他说把荷顿弄进监狱以后要去一起度蜜月。”

“不可能，我的信纸都是浅黄色的。”

“那……看来这封信确实是你的了。”紫晶拿出了刚买下的淡黄色手写信。

确定了，克里斯汀出轨麦克斯做假证陷害荷顿无疑。

被戳穿的克里斯汀坐在椅子上痛哭流涕，但紫晶却越发感觉突兀，这封信来的似乎太及时了一点儿。于是紫晶取下了那名小警察的执法记录仪，找到去地下室那一段，把音响贴近耳朵听了起来，然后她就发现记录仪信息折损后的卖信女人声音，竟然和克里斯汀无异。然后紫晶立刻上前拨开克里斯汀右侧的头发，果然，克里斯汀靠近耳朵处也有一道疤！

“说！你到底是一点之前见他的还是一点之后见他的！”紫晶愤怒的质问克里斯汀。

没错，卖信那个女人，是克里斯汀假扮的，她现在真的崩溃了。

确实是荷顿为了立刻获得梅图梅斯基的遗产，十二点去到理发店，一点十五杀害了梅图梅斯基，然后一点二十五去餐厅见到了克里斯汀。

“那所谓的利用，所谓的一点儿爱都没有，都是假话了？”紫晶问。

克里斯汀回答是，并且说自己深爱着荷顿。

“但是但是……你的丈夫在利用你……”一起去地下室的那个小警察说。

“什么！他不可能背叛我！”克里斯汀吼到。

“他跟另一个女人经常在我家楼下干一些不可名状的事情……”小警察说。

“荷顿，荷顿！你个混蛋！”

这下好了，该进监狱的要进监狱了。

商厦大门终于打开了，紫晶和烛明迎着月光回到了学校。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5）——再探幻境

忙完事情的烛明再次来到了秋老的诊所。

今日诊所搬进了新楼，一切都还在协调，虽然已经中午十二点，但见紫晶和绪康没有回复那句“撤退了没”，想必是还有事情要干的。

果然，紫晶绪康还有睛明依旧在帮着秋老给患者做治疗。又过了一会儿，加上烛明的参与，忙碌的上午终于结束了，秋老把自己的素餐自助会员卡给了绪康，报销了他们四个中午的饭。

周日的中午，餐厅人还是挺多的，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坐的位置，四个人安稳的享用起大餐来。显然，那时已经到了午饭的后半段，饭还没吃完，原本拥挤的餐厅顾客变得越来越少，直到只剩下不到十个人。

然后四个人开始聊起了一些事情，比如说那次十个天兵进攻诊所之后的事情，然后就聊到了烛明在幻境里遇到睛明的事情。紫晶对这段故事中后土娘娘的情节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幻境里会出现一位正神，并且幻境的入口还是一个小公园。

事实上这个问题烛明和睛明都不知道答案，毕竟在那之后就再也没进过任何幻境。既然得不到也讨论不到答案，不妨考虑一下这个雪后的下午可以做什么，毕竟绪康平时连学校都不出，也就来秋老这里学习出来一趟。

思来想去四个人决定去看电影，然后收拾东西徒步而去。路上，紫晶尝试了偷袭烛明，毕竟绪康觉得“师哥一脸和善怎么看都不像是能一个人杀穿佛界的样子”。紫晶尝试了好多次都成功了，毕竟烛明对他俩是不设防的。

到了电影院，四个人进场坐下。烛明问这电影讲的什么，绪康说是关于一群人用魔术拯救世界的故事。

然后过了几分钟，买买提和勾陈大帝走进来坐在了他们旁边。

“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烛明说。

“嗯？他俩是谁？你们认识？”绪康问。

“莫非今天是丞相生日？”紫晶说。

“在下突然发现，这人间的玩意儿也是挺好看的”，勾陈大帝说，“所以来与烛明上仙做最后的交手。倘若上仙得胜，打伤在下老哥的事情，在下就不再追究了。”

“说话算数？”睛明问。

“当然，大帝一向说话算话”，买买提说，“紫晶上仙睛明小姐亦或是这位从没见过的秘密高手如果想帮烛明上仙，我与大帝也没有意见。”

“啊？秘密高手说的是我吗？我只会点儿魔术啊？”绪康说。

“岂止是魔术，今天让你看一看真正的法术。”烛明说罢，放出一个结界加速了时间尺度。

“竟然是潍城博士的招数。”勾陈大帝说。

“那是。毕竟这样在外界看来，这场交手一下子就过去了，甚至外界感受不到。”烛明说。

“好！”，勾陈大帝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烛明上仙接我一招！”

说罢，勾陈大帝一拳戴风打了过来，烛明一步上到紫晶的前面，两掌同击顶住，同时把勾陈大帝和买买提打的离开座位。睛明看准时机，一个腾空飞脚踹向买买提，把买买提蹬向远处。勾陈大帝本想去支援，紧接着就听到烛明一句“你的对手是我”。

勾陈大帝和烛明上仙展开了近身缠斗。虽说乃西极天神，但在烛明如蟒蛇一般的缠打面前，还是如同老鹰被勒住脖子，难以占优。另一面睛明和买买提的比试中，依靠自己个子小的优势，睛明让买买提很多招数都无法发挥最大效果，最后更是三拳打在买买提肚子上予以重创。

“哇！师哥那么厉害吗！”绪康在紫晶身后惊叹。

见近战处于劣势，勾陈大帝转头躲开烛明一拳上墙飞檐走壁起来。紫晶见状大手一挥，手串的珠子四散开来，一个个瞄准勾陈大帝打了过去。在垂直的墙面上奔跑是没法急刹的，所以紫晶很容易就预判了勾陈大帝的运行路线，于是最后三颗珠子一齐打向了勾陈大帝面颊。勾陈大帝抬手格挡，但还是防漏了一颗，被击中面颊打了下来。

另一面，烛明接替睛明同买买提大战。终究还是烛明技高一筹，才没几下，烛明就占据上风，拳拳命中，然后放出蓝火，一拳把买买提打透。买买提一下子飞了出去，摔在大荧幕前面，捂着肚子站不起来。

“竟然还有太上老君的六丁神火！”勾陈大帝心中暗惊，毕竟他也是用了好几年才驾驭了这火，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丞相，还是他那玉皇老哥，于是他朝着烛明冲了上去。

“我来！”烛明大喊一声，拿出酒葫芦也冲了上去。两个人在地上打，酒葫芦在空中伺机进攻，勾陈大帝想飞，毕竟当初弥勒佛和烛明大战的时候就用过空战，即便只是一间放映厅，在空中也能更好的施展拳脚，但很可惜，烛明的酒葫芦一直在飞，根本不给他空战的机会。

睛明拦在绪康和紫晶的前面，以防勾陈大帝调转目标伤到他俩。

好几次起飞也没成功，勾陈大帝也不想空战的事儿了，和烛明在地面做殊死一搏，烛明也亮出了自己的全部实力。顿时，火、电、光、风、声，此起彼伏，七秒十一下硬碰硬的响声之后，勾陈大帝被打飞到墙上。

在解除结界之前，烛明睛明紫晶绪康用绝佳的导引按矫手法给这一对深情的君臣做了治疗。没错，笑天回天津失去了一次给神仙治病的机会。毕竟是来看电影的，总不能浑身难受的看吧。说起来这电影也相当不错。

送绪康上了公交之后，紫晶回到了宿舍，烛明又和天宇走上了山大路。

“也就是说……你果然不是普通人！”天宇说。

“能称上仙的人还有十个，我还是挺普通的。”烛明说。

“咱们来这条路干什么？”天宇问。

“我们需要进一次幻境。”烛明说。

“就是你上次在公园进的那一个？”

“对的，这是附近最大的路，应该是有进去的地方的。”

“有道理”，天宇说，“不过咱们真的要用两条腿走完这条路？这路可挺长的。”

“貌似也没有别的办法……”

“你上次进幻境发生了什么？”天宇问。

“貌似是严寒。”

“你做了什么？”天宇又问。

“把火灌进了地下，做了个地暖。”

“/*天宇粗话*/，厉害，要不再灌一次，毕竟现在天也挺冷的。”

“好。”说时迟那时快，烛明一下子就如法炮制，于整个山大路升起一片地暖。

“到底发生了什么？”天宇问。

“下午看电影的时候，勾陈大帝说后土娘娘有危险。”烛明回。

“欸？后土娘娘不也是正神六御之一吗？能让她有危险的，应该十个指头能数出来吧。”

天宇一句话提醒了烛明，就在烛明刚要说话的时候，周围的环境改变了，两个人成功进入了幻境。

“既然进来了，那去找后土详细问问吧。”烛明说。

虽然这次睛明没有一起，但烛明记路的本事不是一般的大，一番跋涉，很快就到了后土娘娘殿。

“拜见后土娘娘。”烛明上前行礼，天宇跟着行礼。

“无需多礼，烛明上仙和上仙的朋友。”后土说。

“勾陈大帝说您……正处于危险。”烛明说。

“哎，一个为正神界遗忘的神，能处于什么危险呢？”后土一脸百感交集的说。

“上次来您都快饿死了。”烛明说。

后土笑了一声：“烛明上仙真是心直口快，好在睛明没在这里，其实我创造睛明，一方面是要给这幻境增添生机，另一方面就是在绝境下确保自己不被饿死。”

“可你当时都那样了，你依旧觉得那不属于绝境。”烛明说。

“哎，对呀，但相比于我，上仙才更有魅力啊。”后土慈祥的说。

“您现在面临什么危险？”天宇问。

“无非就是一直饿着，然后法力流失，幻境濒临崩溃。”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您仙逝了……”天宇说。

“无非就是土地变成死灰，不能再孕育生命罢了。”

烛明天宇大惊。

“小神未曾做过对不起天下苍生人间百姓之事，也正是因为经常为人间说话，因此得罪了天地鬼三界，被逼迫到只能在这幻境里面苟活。”

“明白了”，烛明说，“天宇，咱们做饭吧。”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6）——杀穿天界！

雪后，久违的气温上升。

烛明站在山师东路上等待曦和跟睛明到来。这是当时烛明大战整个佛界的地方，今天，又要从这里开始进攻三界了。

睛明带着曦和过来了。

“大哥有什么计划吗？”曦和问烛明。

“唉，咱们三个，去杀穿三界吧。”烛明说。

“就咱们三个吗？”曦和又问。

“对的，就我们三个。”睛明说。

“自信一点儿，咱们可以的。”烛明对曦和说。

三个人往天界飞去。

同样是为了后土娘娘的事情，玉皇大帝的宫殿内，东南西北四御和姜子牙酆都大帝分列大殿两侧。抚琴兰孙两位上仙正和玉皇激烈争辩。

“即便不说正神干的有多好，至少不应该为黎民苍生带去不幸吧。”抚琴说。

“何来不幸？”玉皇反问，“若无我等正神，人间连一粒米都吃不上。”

“莫非玉皇大帝觉得人间的一切都是正神的施舍？”兰孙质问道。

“还有其他神仙施舍吗？”玉皇言。

“护佑苍生，此乃神仙本职，岂有施舍一说？”抚琴说。

“就是！”兰孙大喊，“后土娘娘以一己之力保佑天下土地，功可摘星。并且依平度真君所言，人治已到，如是施舍，正神大可退位，否则即为本职，无论正神民仙，亦或凡圣。”

“汝乃正神，竟欲复作凡圣乎！”玉皇拍案高喊。

“为何不可！”烛明大喊，和睛明曦和一起走进大殿。

见烛明到来，玉皇一惊，三御和姜子牙酆都大帝迅速摆开架势，唯东极青华大帝后退一步。

“你打算继续让后土娘娘饿着？”烛明质问玉皇。

“此正神界之事务，烛明上仙无需多管。”玉皇说。

“你要不把后土神位弄回来，我们就拆了你这大殿。”烛明说。

“就凭你们三个？”玉皇不屑的问到。

“是五个。”烛明说罢，抚琴就拔出宝剑，兰孙亦目光如炬。玉皇犹豫之间，身前的案桌瞬间被烛明蓝火烧烬。

列位正神被吓了一跳，曦和亦拿出法器长棍，青华大帝离开现场。左侧的南极长生大帝和北极紫微大帝喝烛明不要轻举妄动，接着就看到酒葫芦升起在了烛明身边自己面前。烛明眼一瞥，酒葫芦飞了出去，打了列位正神一个措手不及。

“动手！”烛明大喊一声，言毕，烛明五人分头往列位正神所在的三个方向上去。抚琴兰孙剑指玉皇，睛明曦和往右去打勾陈大帝和姜子牙，烛明去对付紫微长生和酆都大帝。

曦和睛明这边，两个人配合的相当好，如笔走龙蛇。没有几下，曦和就如蟒蛇一般缠住了勾陈大帝的脖子，睛明瞅准时机两掌猛拍面门，勾陈大帝一下子就晕了过去。然后二人继续对付姜子牙。

烛明这边，虽以一敌三，但依然从从容容。他和长生紫微都交过手，虽然只有一次，但回想回想，也能把他们的招数想的差不多，很快，两位大帝就败倒在了烛明的肘下。然后烛明继续对付酆都大帝。

抚琴兰孙这边，默契十足。之前有过大战玉皇的经验，虽然法力相较之下尚且还差一点儿，但不影响两人和玉皇五五开。她们和玉皇势均力敌，大战中就听到烛明大喊“睛明孙孙，烧死他们！”，然后蓝色的火焰出现在了大殿的每一个角落，迅速蔓延大殿内部。兰孙随即化作火凤，飞出大殿正门之后调转方向，绕了一个圈从大殿屋顶破孔而入把整座大殿引爆。

玉皇姜子牙酆都大帝从爆炸的烟尘中飞出，往地面飞去，后面跟着烛明睛明曦和抚琴兰孙。烛明扔出酒葫芦，玉皇躲开了，砸中了酆都大帝。曦和把棍扔了出去，酆都大帝又挨了一招，长棍反弹后旋转出棍花，打中了姜子牙。抚琴一剑劈到了玉皇身上。

烛明和酆都大帝降落在了平度中医院，曦和睛明跟姜子牙在平度高铁站对峙，抚琴兰孙同玉皇在平度九中门口决战。

想当初和酆都大帝交手的时候，是烛明加上逐霜荇蔡一共三位上仙才得胜，而现在，烛明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所以面对酆都大帝如饿虎扑食般的进攻，他一招招全部化解。力量只是制胜的一个因素，战术才更要紧。烛明不急着反击，他像棉花一样让酆都大帝每一拳都落空，进而控制住了节奏，然后叫出酒葫芦飞速掠过之间迅速进攻。期间一个医院行政的大喊着“我不懂什么诊疗指南外面安静点……”往外走，但话还没说完就被酒葫芦击中面门打死了。然后酒葫芦继续空中纷飞，打的酆都大帝左右不接，烛明看准时机，蹬地起飞，一拳打到了他的身上。酆都大帝没有被打飞，而是直接倒在了原地。

虽然是首次和姜子牙交手，但曦和睛明还真不带怕的。曦和提棍就劈了过去，姜子牙立刻躲避，接着曦和往侧面崩棍，姜子牙徒手接住，曦和回抽然后打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棍花，让姜子牙想打进不去，自己还只能后退。于是姜子牙大跳一步退了十米远，又正好落到了睛明的范围内。在几秒钟的高频过招之中，姜子牙深感震惊，一个小孩儿竟然能让自己打的如此吃力。然后曦和把舞着棍花的棍子扔了出去，自己也冲了上来。这棍子可不像酒葫芦，酒葫芦是单线运动，长棍的运动可是二维的，这也就意味着棍子两头打，接连不断。就这样姜子牙渐渐处于被动，直到被曦和拿棍子锁住脖子，接了睛明一次蓝火轰击，彻底没有了再战的能力。

这不是抚琴兰孙第一次和玉皇交手，遥想当初那一次的时候还是包括兰孙在内的凡圣四大师祖合力才打成平手，是毓秀神女和抟鹏将军出手才了结了战局。但现在，虽然没有烛明那么高强的法力，也即便是两人联手还是逊于玉皇一点儿，可在尘埃落定之前谁能说做不到呢？这把宝剑已经待在抚琴手中好久了，它见证了地神领袖姜子牙的失败，更证明了鬼神领袖酆都大帝的妥协，而今天它亦将见证面前这位天神领袖——中极玉皇大帝的认输。此时的抚琴是无敌的，她的每一剑都饱含着护佑人间的承诺，更是对身边这位战友——兰孙上仙的情谊。只要一个不退，另一个即便已经没了力气也要跟上去，这股意志让法力高强的玉皇都感到恐惧，在他眼里，

面前两位凡圣的团结，简直就是吞没人间的洪水，他有强大的法力，可他没有能托付一生的那些人，自然不会有抚琴兰孙乃至所有凡圣那种的意志。终于，玉皇被抚琴打飞出去，来不及起身就仓皇逃到了学校里面。绝不能放过他！兰孙一跃腾空，经烈火缠身化作一只巨大的火凤，扎进了平度九中，剧烈的爆炸响亮的声音过后，平度九中被夷为平地。

就此，天地鬼三界领袖尽数被打败，三界跟佛界一样被杀穿。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7）——宁静的一刻

烛明和天宇再次来到了后土幻境，这次还带着睛明跟曦和。

“这就是大哥和睛明初次见面的地方吗？”曦和问。

“没错，就是这里。”烛明说。

“感觉这里好像变了很多诶。”睛明说。

“对的，因为琴琴和孙孙来这里了。”烛明说。

“嗯？她俩不是天界的吗？”天宇问。

“准确来说，她俩现在跟后土娘娘住一块儿，天界已经不算什么了。”烛明回答到。

玉皇、姜子牙、酆都大帝，这三界最高领袖被打败之后，抚琴和兰孙即决定脱离天界，前去辅助尚未完全恢复的后土娘娘。

四个人走到了后土殿，迎面就飘来了一股香味。

“是何人在做饭？”烛明问。

“是咱太师父琴琴。”兰孙背着柴从山上回来了。

“果然，这么浓烈而自然的香气，只能是琴琴弄的。”烛明说。

“琴琴在哪儿呢？”睛明说。

“在这里。”抚琴端着碗走了进来，“等会儿一块儿吃饭。”

“后土娘娘在哪里啊？”曦和问抚琴。

“在里屋。”抚琴说。

“那去里屋吧。”烛明说。

“不必，请落座。”后土娘娘走了出来。

一顿丰盛的午餐开始了。

这是一次让后土娘娘胃口大开的午饭，比烛明和天宇做的好吃太多了。吃饭的时候烛明问了一些问题。

“你们以后就跟着娘娘了？”烛明问抚琴和兰孙。

“对。”兰孙说。“对天界失望了。”抚琴说。

“就你们两个吗？佳佳和黄黄呢？”烛明又问。

“阖佳和玄黄回家找夏津山神和牟平龙王了。”抚琴说。

“嗯？”睛明发出了疑惑。

“她们现在不是正神吗？”曦和问。

“还能回到民仙哪里吗？”天宇问。

“要不人家是民仙呢”，烛明说，“无论孩子做了什么，只要想回来，那一定是欢迎的。”

“对呀”，抚琴说，“飞凌一直都住在潍城博士那里，从没去过天界。”

“话说你们为什么当时要加入天界？”天宇问。

烛明立刻接上：“当时的问题就复杂了，但好在慢慢的都变好了。说起来娘娘恢复之后打算去哪里？”

“说不定就待在这里了。”后土娘娘说。

“不出去吗？”睛明问。

“外面有烛明上仙和小睛明就足够了，毕竟没有上仙和睛明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多叫几个人一起解决。”后土娘娘说到。

“娘娘过誉了。”烛明和睛明齐声说。

当初佛界被杀穿，只剩下了包括弥勒佛在内的几个，虽然很惨烈，但佛界对人间的庇佑本来就很少，所以没有什么影响。这次三界被杀穿，只收拾了三个领袖，并没有涉及其他正神，而且三个领袖又不会轻易就死了，所以人间依旧在正常运转。

或许未来还会有其他事情需要解决，待事情发生之时，烛明等凡圣依旧会挺身而出，只是目前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安心享受当前的宁静吧。

睛明童话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8）——神秘人梵净

平静的日子确实过了很久。

三界领袖被一众凡圣打败之后，整个正神界都瞪起眼来了，履职也比以前不同以往的认真。

冬至快要到了，路边烧黄纸的人又多了起来。晚上，烛明和睛明在大路上逛街，虽然已经走过很多次，但依旧饶有兴致。一路上他们看见了很多烧纸的人，这让烛明不禁想到了鬼节的时候曦和不敢走夜路叫他去接的事情。

睛明听烛明讲这件事情，也是笑了出来：“下次曦和姐姐再害怕的时候，我去接她。”

两个人等红绿灯的功夫，一个妇女走到路口这里来准备烧纸。她先画了一个圈当作院子，然后把黄纸倒在圈里点燃。刚开始她在拿树枝来回拨动纸堆，让黄纸燃烧的更充分，但不一会儿，黄纸还没有完全燃烧，甚至有的部分还没变黑，妇女就停止了动作，原地不动了。

烛明发现了异样，于是路灯亮了依然站在原地。睛明见烛明不动，顺着烛明目光的方向看去，妇女蹲着原地不动，但往上看，隐隐约约能看到妇女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泽。

“不对，很不对。”睛明想着。果然又过了一会儿，妇女站了起来，直接把手迅速伸进了火堆，然后把燃烧的黄纸扔向路过的人。

人们被吓了一跳，开始骚乱起来。也就过了几秒钟，沿着烛明睛明所行轨迹的相反方向，路上烧黄纸的人一个个接连发疯开来。

烛明立刻放出蓝火，把眼前的火苗吞噬掉，然后驱动火焰往回飞，一边吞噬火焰一边做标记，把所有发疯的人的位置都确定了出来，然后指挥酒葫芦快速掠过他们的后脑勺，把他们都打晕。

但显而易见，当你发现一小片群体异常的时候，一定还有更大的群体异常，整个济南城各个角落，相继出现了烧黄纸发疯的情况。危机时刻，一声怒吼响彻天空，人们都吓得低头闭眼捂住了耳朵，声音散去，发疯的人一个个的都倒在了地上。

这怒吼，没错了，是逐霜上仙那守宫化身四足两翼的巨龙——傲霜三七。

当晚，烛明和睛明并没有见到逐霜，毕竟冬至就要考试了，逐霜要抓紧复习。这场骚乱没有引起火灾，只有几个零星的火苗，也被居民们一人一盆子水给泼灭了。

发疯的人接连被警察带走。烛明本想潜伏在派出所附近感应发疯者获取情报，但当晚的混乱太大，派出所里更多的是报警的市民，根本感应不到目标。其实掀了派出所也不成问题，但是这么多居民在这里。于是经过思考，睛明提出去现场看看，毕竟扑灭火苗的水里会保留信息。

刚走上山大路，睛明就发现了路边的异样，这团水渍里面隐隐约约有这一些睛明从没见过的法力。但烛明可对这太熟悉了，这绝对是佛界的法力，但问题又来了，佛界早就被烛明杀得没剩几个佛了，十个指头数过来都有可能，并且他们继续查看了几团水渍，全都是佛界法力，他们怎么可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但既然有了线索，又离千佛山这么近，去问问弥勒佛也无妨。

“这股法力的所有者当日已经死在烛明上仙剑下。”弥勒佛说。

“你还记得挺清楚，我确实是拿剑当时。”烛明说。

“那个佛已经被伙伴干掉了？”睛明问。

“当时干掉的太多，我也不记得了。”烛明说。

“如果烛明上仙依旧信得过我，我可以为上仙进行追踪。”弥勒佛说。

“信得过，快追。”烛明说。

话音刚落，弥勒即开始追踪，几分钟后，弥勒睁开眼睛，告诉烛明这股法力已经坐上了直达青岛西的火车。

“青岛西？他去黄岛干什么？”烛明问。

“恕小神没有那么大的神通，上仙不妨与睛明小姐一同前去调查，毕竟那曾是黄岛狐仙的地盘，现在狐仙之名亦属于上仙。”弥勒佛说。

既然这样，烛明睛明当即往黄岛飞去，没错，这次睛明是和烛明一起飞的，没有在酒葫芦里睡觉。很快，两个人降落在青岛西火车站屋顶上，感应着这里走过的每一个人，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成功找到了那个携带佛界法力的可疑人员。

对可疑人员做下标记之后，一切都好说了，黄岛狐仙死后，狐仙的名号法力与责任，都移交给了烛明，在自己的地盘上，烛明至少可以做到全知。与此同时，他想到了在学校的安排下来到潍坊学习的青禾——那个离得这么近，又万分可靠的男人。

“当然要来帮忙了！”青禾立刻答应了烛明的请求。

当晚，睛明在一片隐秘的树林里一棵高大的树上睡了一觉，烛明则在树的最高处一直感应着可疑分子的踪迹。次日，烛明睛明去地铁站接青禾。互相给睛明和青禾介绍完对方之后，烛明告诉了青禾当前的情况。

“他的法力能让人发疯”，青禾说，“这不是邪术吗。”

“诶（重音），对啊！那必然和鬼界有联系了。”烛明说，“他现在在海边，咱们去吧，顺便带你看看海。”

三人快速飞去了海边。穿过了旅游区，真正走到沙滩边看见大海的那一刻，青禾以一声响亮的凡圣粗话表达了他的赞叹。

“在那里。”烛明说。可疑分子就站在游泳区的沙滩上。

烛明睛明青禾走了过去，在可疑分子一定距离处站定。

“你是谁。”烛明问。

面前的人转过身来，是一个中年男人。

然后眼疾手快的青禾迅速意识到了他要用邪术，抓起一把沙子就朝这个中年男人扔了过去。

男人迅速逃走，睛明上去就要追，但现场的游客都被控制了，把他们三个围住。虽然人不多，但如果处理不好，弄出太大的动静，只会对更多人不利。于是烛明睛明动作缓慢但暗暗发力的把这些人逐个打晕，然后青禾拿出镰刀法器——那把烛明给的农作用的镰刀，在空气中用力一挥，远处也出现一道法力切割，和青禾步调一致，砍倒了几棵树，把那个中年男人压住。

然后三人迅速飞过去，但毕竟距离已经比较远，还是让男人先一步从树底爬出来逃走了。不过吧，也并非一无所获，男人的身份证掉在了地上，上面显示男人名叫梵净。

“我能定位他，咱们继续追吧。”烛明说。

睛明点头，但青禾及时拉住了他俩，毕竟抓住他简单，既然如此，不妨趁优势在我，欲擒故纵，弄清楚他的目的。

梵净逃脱后，一路北上，去到了灵珠山，狐仙和菩提所在之处，并且沿小路往狐仙洞走去。

“狐仙洞？狐仙死后，那里就没人住了，他去那里干什么？”烛明不解。

睛明也不解，看了一眼青禾。

“你们说晶晶作为一个侦探，是不是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了？”

青禾说的非常有道理，烛明立刻给紫晶千里传音询问情况。紫晶表示，正如每次遭遇未知那样，当前济南城居民强烈渴望神仙的降临，而更多人眼中的神仙局限在了佛这个概念。

“制造一场混乱，让人们祈求佛的出现”，青禾思考到，然后问：“狐仙洞有佛踏足过吗？”

烛明顿悟：“弥勒佛去过狐仙洞！当时是跟菩提和狐仙讨论民仙收徒的事情，实际是想借民仙之手培养代理人。”

“那他沾染了弥勒佛的法力，是不是也可以使用法力了！”睛明说。

“不，不重要，过了这么久了，这点法力肯定已经消散的剩的不多了，这对我们造不成威胁，但借由这一点点，以弥勒佛之神通却可以洞察梵净的内心。”

“对呀！”于是烛明又跟弥勒佛千里传音。弥勒佛表示成功感应到了梵净的心机——创造一个佛，但接着自己的法力就被清除了。也就是说，梵净身上的法力，是有根的，也就是有载体的，但没有佛给过凡人法力，这也就意味着，有一个佛在梵净身上。

“有情况”，烛明说，“他订了火车票要回济南。”

身上带着佛的人，要创造一个佛，这很难用一般的思路解释。但好在青禾细致的思维，烛明睛明已经获得了足够重要的情报。既然来了，就带青禾好好看看黄岛吧，顺便给即将过生日的曦和买个实用的礼物——一顶可爱的帽子。

太阳落山后，烛明睛明送青禾上了地铁，青禾坐火车回到了潍坊，烛明睛明亦回到了济南。当年游凤凰岛，烛明作词一首，被其在诸城时候的班主任称赞“颇有著名诗人张宗昌的神韵”：

"""

满江红·暑日忆凤凰岛一游

暑热已至，风吹来，裹挟热浪。抬头看，蓝中带白，多么完美。左有护法居湖中，右边海上有仙山。从哪里，一旦上了船，只有海。

凤凰岛，好去处，海神庙，小破屋，竹岛远眺海上，眺个神马。近看驴子石无形，远观灵山岛无声。已至此，坐个公交车，往回走。

"""

这次临回济南前，烛明亦作词一首：

"""

江城子·青青到访青岛

青青千里来相会，一晚上，没有睡，不管火车，到底贵不贵。见面激动如纸笔，宛若那，黑白配。

一同前去看海洋，没有车，怎么防，一声惊叹，卷起千堆浪。地铁归前去商场，这一日，人难忘。

"""

冬至当日中午，那顶帽子被烛明睛明亲手送到了曦和手中，曦和变的更可爱了。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29）——美术馆的虎啸

虽然烛明和睛明回到了济南，但说实话，他俩还是很不解梵净到底要干什么。毕竟好不容易拿到了弥勒佛的一丁点儿法力，却仅仅因为被监视就扔掉了，总感觉好像他白跑了一趟。

而且他身上带着的那个佛，已经死了，又是怎么被携带的。弥勒佛也说搞不清这个人的脑回路，只是说会帮烛明继续监视梵净，毕竟千佛山下的济南，对一个佛界领袖来说监视起来并不难。

这天中午，烛明坐上了班车去附属医院转了一圈，毕竟上次就是在这里的时候，被勾陈大帝用结界阻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如果梵净真的不是一般人，应该也会被这片变化多端的地方吸引。

不过看样子，梵净只是一个普通人，弥勒佛说梵净往美术馆去了。

“美术馆？”烛明问。

“对”，睛明说，“弥勒佛是这么说的。”

“既然这样，那咱们也去看看吧，正好伙伴也没去过美术馆。”烛明说。

两人坐上公交就在博物馆下车，过了天桥，就到了美术馆。今日的美术馆不算喧闹，但精彩非凡。一层，一幅幅油画，或极其写实，或充满意境。二层，儿童的画作，或天真烂漫，或已具雏形。三层，白石在山东，或好看好看，或或不出来。总而言之，值得一来。

那梵净在哪里？确实是三层楼都没找到他。于是睛明和烛明想到一块儿去了——在四楼。

四楼有什么呢？谁也不知道，毕竟四楼只有几个展览，甚至连个音响都没有。

要不去感应一下？是为妙计。烛明走了上去，睛明在三楼继续观望。刚走上去，烛明就感受到一股杀气，显而易见，这展览的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东西。这层的人并不多，搜索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就算是施展法力，施展前把人弄醉了就行，不成问题。

三楼，睛明看着齐白石绘画技法介绍，不由得感叹，“这蝉真是画出来的吗？！”。无比赞叹之际，她看到展厅中央有一个画家故居展示区，里面摆放了白石曾坐过的那种造型的椅子，还有一个电子水墨画模拟桌，在这个桌子上，游客可以书画自己的大作。

四楼，烛明还在一个个观察，虽然人们一个个的感到无趣走了，但他始终没有放松警惕。果然，最后一个人离开展厅的那一刻，一条土黄龙冲破展厅的塑料墙壁出现在了烛明面前。

“终于出来了？谁这么没品味，给你上了这么一个颜色。”烛明说。

黄龙不语，只是一声吼叫，然后朝烛明冲过来。烛明稳稳的站在地上，一转身用胳膊别开它的龙头，然后顺势用自己无情的铁手拇指中指同时使劲，掐瞎了黄龙龙眼。

黄龙一声哀嚎后消失了。

“不会真是画出来的吧。”烛明疑惑。还没疑惑完，身后又一头犀牛冲破墙壁往自己撞过来……

睛明在展示区看游客们尽情挥洒自己的才华，竹子、大字，画画的生动，写写的优美。沉浸中，睛明听到了烛明的千里传音：“找点儿帮手，伙伴。”

“上面怎么了？”睛明问。

“我敢保证，这些犀牛大象狮子什么的非洲动物，绝对是用什么东西画出来的，他能批量生产，咱们应该也可以。”烛明说。

“画出来的吗？”睛明看着眼前的画桌，一个奇妙的计策出现在了她的脑海。

四楼，烛明还在和狮子大象什么的打斗，没一会儿又蹦出来一个长颈鹿，还有一个豹子。烛明再能打，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就在烛明脱战思考战术的时候，他的面前迅速长起一片竹子，把扑过来的豹子野狗鳄鱼什么的全给卡住。

三楼，游客们还在作画，每画好一幅，睛明就小手一挥，用法力把画作的精神带去四楼显形。于是乎，老鼠吓死了大象，长蛇缠死了野狗，猴子打死了鳄鱼，公鸡吃掉了毒虫。然后，一声虎啸震撼了现场，最终的反击就此开始。

虽然这场战斗胜利了，但就算是到了闭馆，也还是没找到梵净。梵净拿走的那个宝贝，工作人员在无言术控制下坦白，美术馆确实有一支神笔，不确定是不是马良用过的，但确实有一支神笔，而且被偷了。

虽说还是让他把东西拿走了，但是，算了，他不还是输了？这么一个美好的下午，享受享受还是不错的，毕竟那只老虎可以变成狸花猫，就算不变成猫，这只名叫阿尔法的老虎在睛明面前也乖巧的像猫一样。

临离馆前，烛明作诗一首：

眼看那里有个屋

有人进来有人出

其中书画皆大作

尊嘟尊嘟尊嘟嘟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0）——佛慧山的神石

这是一个美好的下午，晴明在酒葫芦的别墅里面改网站，烛明带天宇来到了酒葫芦里。这壮观的凡圣造物着实让天宇由衷的发出惊叹。当初这里刚刚被创造的时候，除了这个湖，以及湖旁边的房子，其他地方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但是，自从晴明来到了这里，一切都被翻新了，高山、溪流、沙滩、树林，重新装点了这里。此地之生机盎然，绝非烛明上仙之所能及。

“/*天宇粗话*/，这不比济南城舒服。”

“往这儿走。”在烛明的引导下，天宇进入了二层小楼。

柔软的沙发让天宇再次发出感叹。

烛明朝着冰箱伸出手，一下子，冰箱门打开，里面飞出两瓶饮料，被烛明抓在手里。

“喝！”天宇毫不客气，这可是烛明的地盘，客气什么。

晴明从楼上下来了，然后天宇就开始转达他最近收集到的信息：

首先是临近过年，烧纸放鞭的人多了起来，这也就意味着发狂的人也多了起来，而确实也就是这个样。

其次是天宇去附近甚至去菜市场再甚至更远处人群密集的地方考察时，总是会听到有很多中老年人，就是那帮子说话管用的人，讨论请个佛请个菩萨什么的。

“也就是说人们越发期待佛的保佑。”晴明说。

“我感觉”，天宇说，“他们是除了佛不认得别的神仙。”

“没错，是这样的。”烛明说。

“然后”，天宇继续说，“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自称弥勒佛的人跟我说那个叫梵净的人经常出没佛慧山最近。”

“弥勒佛？”烛明问。

“对，他是这么说的。”

“他长这样吗？”说完，晴明小手一指，无数光点形成了弥勒佛的画像。

“啊对对对，他就长这样。”

“嗯？那……弥勒佛为啥不直接给我们托梦？”烛明问。

“咱们那晚上貌似在看电影没睡觉。”睛明说。

“那既然那个人真是弥勒佛的话，我感觉我们可以去佛慧山看看，毕竟我感觉他好像挺和善的。”天宇说。

“打和善的。”烛明笑着说。

“这样的吗——”天宇说。

“现在是晚上五点半，咱们去佛慧山看看吧，我还没去过那里呢。”睛明说。

离开酒葫芦艳阳高照的白日，进入济南城灯火通明的夜间。

三个人从地铁地道穿过经十路，沿着山师东路千佛山东路一路步行南上，走过狭窄的小径，上过陡峭的急弯，到达了旅游路。

路的对面就是佛慧山，要过路的时候烛明问睛明给没给阿尔法放猫粮。

“猫粮？咱家有猫粮吗？”睛明说。

哦对，阿尔法饿了可以变成老虎去捕食。

“过路吧我们。”天宇说。而就在三个人刚要迈出脚的时候，佛慧山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冲击波接踵而至，迫使三人迅速降低重心。

冲击波过去后，天宇大喊：“搞这么大动静，不怕把查烟花的给引过来吗。”

烛明接着说：“快引过来吧，都死了就没人查烟花了。”

“他下来了。”睛明说。烛明和天宇往前看去，梵净出现在了佛慧山牌匾处，手里拿着一颗发亮的棱角分明的石头。

“他手里那是什么？”天宇问。

“没见过”，烛明说，“但是去试试就知道了。”

说罢，烛明迅速过路走到牌匾之前，本打算继续往前，但一个鬼魂抱住了他的大腿。烛明诧异，环视四周，周围还有无数成型的不成型的灵魂。莫非这都出自那块儿石头之手？没时间多想，烛明一手掐碎缠着自己的那个鬼魂，然后径直往梵净的方向冲过去。但是，梵净竟然丝毫不躲，反而是原地等待烛明的挑战。没错，梵净作为一个普通人，竟然有着能和烛明交手的能力。

几个回合下来，两人有来有往，但烛明敏锐的发现，梵净的武功极乱，都说乱拳打死老师傅，但是乱拳既然叫乱拳，那一定有破绽，最基本的手好弄腿难装，他的武功纯粹是用法力堆积起来的。于是，烛明决定使用消耗之法，用高强度的对战以强打弱。果不出烛明所料，梵净很快就开始气喘吁吁难以继续抵抗。

力竭之后，梵净手中的石头发出耀眼的绿光，随即烛明快速反应，躲过了一个鬼魂的袭击。但是，躲过了一个还有好多个，现场还有无数的灵魂聚集成鬼魂，如蝗虫过境般朝着烛明飞来。

梵净看自己人多势众，本想上前继续和烛明决一死战，但他思考了一下，又仿佛是有谁在他的脑海里说话似的，他立刻收回刚迈出半步的脚，一溜烟儿跑了。

有了上次在美术馆的经验，这次烛明根本不慌，一个个鬼魂，都被烛明的无情铁手掐碎形体。“我们不去帮忙吗？”路的那边，天宇问睛明。

“等一会儿。”睛明说。

“睛明小姐是在等我吗？”弥勒佛的声音传来。

“就是等你。”睛明说。

天宇回头一看，正是自己梦里碰到的那个人，一声震惊的粗话脱口而出。

“那块石头是什么东西？”睛明问。

弥勒佛解释道：“那是佛慧山的神石，可能是晶体，可能是琥珀，可能是矿，但无论它是什么，也无论它的所有者是民仙还是上古之神，里面蕴藏着的，是佛慧山几万年来的能量，万物的消亡最终汇聚于其中。”

“也就是说”，天宇说，“那是一个容器。”

“可以这么说”，弥勒佛点头，“这些鬼魂都只是灵魂和能量，它们最初可能是人，可能是飞禽走兽，也可能是花鸟鱼虫，但现在它们都是同样一点一点的灵魂，同样一点一点的能量，本没有形态，是梵净让它们成型。”

“所以这些东西打不散，要处理就只能重新收集起来？”天宇问。

“对。”弥勒佛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那可好办了，睛明拿出烛明的酒葫芦，把阿尔法放了出来。阿尔法出来以后，往千佛山顶跑去，边跑边变成老虎，然后在山顶一声虎啸，战场的鬼魂原地打颤，山上的水流产生波纹，随即最清澈的那部分水集合起来，汇聚到睛明身前。

虎啸结束了，鬼魂们重新进入了战斗状态，继续朝着烛明扑过来，但一瞬间，无数清水形成的水球将他们尽数裹住。

烛明回头一看，睛明和天宇已经过马路来到了这边。

接下来，睛明小手一挥，所有水球聚合为一个大水球，然后浓缩，直到变成一块水晶般坚硬手掌般大小的冰晶。

这块冰晶是如此的凉，寒气刺入骨髓。睛明把清水分给了烛明，这样，烛明可以徒手将其拾取，然后使劲扔向天空，其高之处，冰晶爆炸，发出巨大的声响，绽放万紫千红的火花。

“这下好了，查烟花的又要来了。”天宇笑着说。

“他们最好不是因为害怕有人发狂才查的烟花。”烛明说。

“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能量本可以用来增长法力，烛明上仙竟拱手让出？”弥勒佛笑着说。

“这些灵魂经梵净之手，沾上了你的法力。”烛明对弥勒佛说。

弥勒佛笑脸消失。

“换言之”，烛明接着说，“在黄岛，你的法力没有被他清除扔掉，而是被吞了。”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1）——阿尔法和坏猫

处理完佛慧山的事情，烛明和睛明回到了酒葫芦里。

睛明睡下之后，烛明打开电脑改了改程序，然后就收到了紫晶发来的消息：

就在刚才，紫晶走在路上，在宿舍楼下，她见到一只小黑猫，长得非常可爱。于是紫晶伸手去摸，然而没有意识到，如此可爱的猫猫不应该在流浪。果然，手刚碰到猫猫脑袋的那一刻，猫猫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伤了紫晶的大拇指，然后不知从何处，更多的黑猫跑了出来，对紫晶发动袭击。意识到自己中计，紫晶手一挥，手串的珠子分散开飞向猫猫们，打完这个又去打那个，好几个珠子兵分好几路，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防御和进攻之后，猫猫们败下阵来，纷纷躺在地上哀嚎。

“出血了没？”烛明问。

没错，出血了，伤口暴露，得打疫苗。

烛明拿起褂子就要出门，但一只脚刚出门的时候他听到了阿尔法喵喵叫着走了过来。烛明回头看了眼阿尔法，阿尔法看着烛明，喵了一声。

烛明和紫晶去到了五院——那个唯一能打疫苗的地方。虽然紫晶已经很大一个人了，但说到打针，还是会害怕，更何况那些发烧肿胀的毒副作用。经过一番纠结，她还是坚强的被打了两针。

与此同时，阿尔法悄悄溜进了学校里面，它去到晶晶楼下，看到了那群袭击晶晶的黑猫们。阿尔法一步步走了过去，黑猫头目发现了阿尔法，对阿尔法发动警告，阿尔法丝毫不理会，径直往前走。黑猫们见阿尔法不走，纷纷走上前来，想用猫数优势把阿尔法吓走，但阿尔法首先不是吓大的，其次聚一堆儿但省力气包围了，于是阿尔法直接变成老虎把它们全都咬死。

医院里，紫晶打完疫苗需要待半个小时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在这期间，烛明仔细观察了晶晶的伤口，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于是用法力聚集出一滴清水——就是刚在佛慧山得到的睛明清水，令其贴住紫晶的伤口，然后又驱使其离开伤口浮在空中，烧以烛明蓝火，果然提取出了从没见过的法力。

也恰好在这时，阿尔法走进医院喵了一声。烛明回头看见阿尔法，万分确信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就在这里。紫晶看烛明严阵以待，也没有了睡意，跟烛明一起观察起四周。

虽说此时医院里面已经没有病号了，大厅里面唯二的工作人员也在专注工作，但也就是这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环境，带给了烛明紫晶巨大的压力——根本不知道哪里有疑点。

但紫晶是一名不以侦探为主业的专业侦探，在没有思路的时候，她决定创造思路。她把自己手中的矿泉水扔向了厚重的棉布门帘，如其所料，门帘接下来就被从外向内撞击，撞击物是猫猫大小。烛明见状，用法力轻轻轰击门帘，然后两人一猫掀开门帘夺门而出。在外面，他们见到了烛明提取出的法力的源头——那只脖子上戴着银项链的黑猫。

“坏猫！”烛明低声说到。

黑猫盯着烛明他们，然后脖子上的项链发出了明亮的金属光泽，接下来它身边的十几只小猫就快速长大到成年状态。长大后的小猫们瞬间有了杀意，往烛明他们扑过来。

烛明叹气，然后阿尔法变成老虎把扑过来那些猫猫还是全部咬死，最后变回猫猫。

猫猫又不会用手机，消息不通很正常。

已经没有小猫崽了，黑猫也意识到自己的其他猫崽也被咬死了，扭头就想跑，而就在这时，它的脖子被一股法力掐住，项链被法力摘下，随即断气没了呼吸。

“怎么老是你？”烛明看着几个小时前刚刚见过面的梵净说。

梵净不说话，要走。

“你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佛啊？”烛明又问。

闻此，梵净止步，转过头来，但是不说话。

“你兜里那块儿骨头，那块儿佛骨，从哪里捡的？”烛明继续问。

梵净转过身来，愤怒的看着烛明：“神仙都一样虚伪。那天你们这些神仙打架的时候，所有人都转移走了，唯独把我给留下，你知道我当时躲在角落里有多绝望吗？”

“嗯？所有人？好像只有佛界大军压境那一次才转移了所有人吧。”紫晶说。

“嗯？漏了吗？你当时在哪里？”烛明问。

“我当时刚应酬完，醉倒在了胡同里。”梵净愤怒的说。

“这……你喝醉了，我的酒进不去，送人们去避难的法力在酒里面……”烛明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

“佛我也拜过，从没有保佑过我，反而现在待在我的布袋里祈求我不要打碎它，甚至愿意拿出它拥有的所有法力和知道的一切。能够保佑所有人的神仙也把我排除在外。既然没有神仙能保我平安，让我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那我就创造一个神仙听命于我，让一切成为我手中的玩物！”

梵净说完，拿着项链就走了。

紫晶生气的说：“他这……当神仙是为了他自己吗？！要是你的话，让你喝到躺在胡同里，你得酒局上就掀桌子了吧。”

“唉，就这样吧，放他把项链拿走，算是补偿他了吧。”烛明说。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2）——争夺佛木

“什么？！”睛明听了烛明的转述感到震惊。

没错，一个凡人，不但在诸佛林立的战场上活了下来，还捡了一块儿佛骨，烛明听了也很震惊。

“我跟晶晶想的一样，法力怎么能用作让自己当皇帝呢！”睛明说。

“就是啊”，烛明说，“正神只是履职不称，他这样是连履职都不想履。”

“唉”，睛明生气的叹了口气，“他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第一次是去美术馆拿走了神笔，第二次去佛慧山拿走了神石，这次又不知道去哪里得到的项链，创造一个佛到底需要多少东西。”

烛明也在思考：“虽说他的去处难以揣测，但是换个角度想的话，操纵世界，无非生长化收藏五个环节。”

“诶（二声）”，这个角度提醒了睛明，“神笔创造万物，代表生，神石封存法力，代表藏，项链让小猫长大，代表长。”

烛明面露茅塞顿开之表情：“对耶，他手里还有弥勒佛的法力作为原初的动力，如果再把佛骨打碎，消灭佛骨内原先的法力，以这无主之骨架作为躯体……”

“对！就是这样！”睛明兴奋的说，“所以接下来他会去寻找主管化和收的法宝。”

有了思路就干！烛明当即给弥勒佛千里传音。

“化之法宝的话，因为法力就能够进行变化，所以有什么法宝我已经记不清了，需要查了资料才能传达上仙。但是收之法宝恕小神不能给予。”

“弥勒佛这是何意？”烛明说。

“其事有因，请言其详。此收之法宝，乃我千佛山之佛木，其收集众人之上香敬佛所携祈愿，为小神修炼之用。”

“这么说的话”，烛明说，“看来这佛木不大。”

弥勒佛一听，知道自己又中了一招，无论如何烛明都会来抢的。

当晚，烛明从北边摸上了山，带着这几天心烦意乱的程桑，而睛明则和阿尔法从南边上山。程桑的歌声首先吸引了弥勒佛的注意，他感应过去，却发现仅仅是一个高个的男生在唱歌，仅此而已，烛明在旁边没有一点儿要动手的意思。他疑惑了，既然烛明为佛木而来，这歌声一定有问题。于是弥勒佛又继续监视了他俩十几分钟，这期间除了程桑唱歌和两人登山，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发生。

另一边，睛明和猫猫阿尔法不发出一点儿声音的上山了。她俩迅速到达了兴国禅寺附近，然后阿尔法用它敏锐的嗅觉问了问，最后确定了佛木的位置，睛明则快速出手，直接用法力轰出一个坑，成功的把佛木取了出来。

烛明听到声响知道睛明成功了，弥勒佛听到声响知道自己中计了。

拿到佛木后，睛明抱起阿尔法迅速跑路，结果却撞到了一道透明的法力屏障上。很显然梵净也来到了这里，并且成功把睛明和阿尔法困在了屏障之内。

烛明感应到情况不对，恰好此时程桑提出要下山，于是烛明说去趟厕所，让程桑先在小卖部里坐坐，接着进了厕所之后，则翻窗偷偷溜走，赶去睛明的方向。

那边，睛明被困之后，用法力感应着梵净的位置，可是突然，屏障顶部升高四周外扩，睛明迅速反应，用清水在自己周围凝结一层新的屏障，接下来梵净的屏障迅速收缩，打在睛明的屏障上。显然是清水更硬一点，梵净的屏障破了。但刚喘了一口气，一层新的屏障就从睛明右前方飞来，砸在睛明的屏障上，虽然和刚才一样，清水更硬一点，可接下来，更多的屏障接二连三的飞了过来，打的睛明的屏障都位移了，睛明也跟着后退。

便利店内，程桑看着店里的木鱼玩具，发现了一只破旧的木鱼。他问店员这个怎么卖，店员说这是山上捡的，成色不错，不卖，但可以敲。

烛明迅速往山的那边飞过去。

睛明那边，频繁的撞击后，睛明的屏障出现了裂纹，梵净也从草丛中现身，接下来的不是屏障，是梵净本人。显然梵净又从神石里面调出了一点儿法力，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由不得多想，睛明令屏障破裂后迅速把阿尔法和佛木扔向一边，转头就应对梵净。但梵净太快了，一下子就抓住睛明的脖子把她提了起来。阿尔法见睛明遇险，一步站稳之后就变成了老虎，左脚压住地上的佛木，朝梵净低吼示威。而梵净只说了四个字“给我佛木”，随即抓住睛明的手掐的更紧了。

小卖部里，程桑一边唱着流行歌曲一边敲起木鱼来。只不过谁都不知道的是，这只木鱼是弥勒佛当时落在山路上的法器，它的声音可以传遍整个千佛山。

阿尔法继续和梵净对峙，但没有几秒，睛明就出现了要缺氧晕过去的表现，阿尔法依旧低吼，但是不甘心的一脚把佛木踢了过去。梵净拿到佛木后没有立刻放开睛明，而是停了一下后把睛明狠狠往不远处的的石壁扔去。阿尔法焦急的狂奔过去，但也来不及了，好在烛明及时赶到，接住了睛明把她抱在怀里。

显然梵净还想继续发动攻击，但这时候，程桑的木鱼声传了过来，打断了梵净的注意力，他才开始使用法力，尚不熟练，这一打断，他需要把法力重新聚集。但接着第二声木鱼传了过来，又把他打断了，然后是第三声第四声第无数声，其中还隐约夹杂着一个男人豪迈的歌声。

见睛明没事，阿尔法转头要和梵净开干，梵净见势不妙跑了。佛木被抢，阿尔法好大一只老虎沮丧的趴在地上。烛明摸了摸它的头说：“没事，好猫。”

睛明带着阿尔法回到了酒葫芦，烛明回到溜出来那个厕所，假装刚上完出来去便利店找程桑。

烛明对程桑说：“你这五分钟唱的歌我在厕所里都听到了，太令人振奋了。”

“啊！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程桑豪放的仰天大喊到。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3）——不再需要佛的济南

某个幽深的树林里，一只鸣蝉安静的趴在树上。不一会儿，它感受到了什么，然后大叫了一声，紧接着，林间的大树灌木乃至小草迅速的由枯转生，令这片树林重新茂密起来，让入侵者无法看清里面的一切。

但显然入侵者并不想进入树林，一个火球砸了进来，令树林顷刻间化为灰烬。那个入侵者——梵净，走到那颗没有被烧毁的树旁边，发现鸣蝉已经不知所踪。

此时的睛明，正和烛明在奶茶店里坐着。他俩依然在等着弥勒佛的千里传音，其实也是比较急的，虽然是在奶茶店里。不知这个法宝到底是怎样的少见，弥勒佛查了这么久的资料都没有查到。天已经黑了，济南城再次喧闹起来，迎接着新的阳历年到来。

睛明等的有些不大耐烦，趴在了桌子上，窗外的蝉鸣声让她更加烦躁。等会儿，蝉鸣？大冬天的竟然有蝉鸣？睛明和烛明一齐往窗外看去，真的是一只蝉在叫！

这只蝉很快就飞走了，紧跟着另一个黑影也飞了过去。“是梵净！”那个身影，化成灰烛明也认得。烛明和睛明立刻出门去追，他俩穿过林立的高楼，一只追到千佛山顶，落脚后，梵净手中拿着那只鸣蝉，侧眼瞥了他们一眼，然后用法力从兜里拿出那块儿佛骨，将其在空中碾碎，骨灰落在鸣蝉身上，将鸣蝉迅速骨化。

就这样，梵净收集齐了掌管生长化收藏的五样法宝，他把神笔、神石、项链、佛木和鸣蝉一起扔向身后的天空，随即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向烛明和睛明传来。烛明迅速背过身用外套把睛明挡住，冲击波过后他俩看向梵净的方向，如银幕被撕裂般，梵净身后千佛山最高的地方，一尊金身大佛自茫茫黑色中显形，闭着眼，但将佛光撒向烛明和睛明身后的济南城。

这金光将黑夜变得如同白昼，紫晶、曦和、逐霜和荇蔡在楼顶警戒起来，紧盯着远处的千佛山，医院里先前发狂的人们开始更加疯狂的挣扎，渴望佛降临的人们双手合十默念阿弥陀佛，人群骚动起来，不安的情绪和言语迅速传播。

“真的是一个佛……”睛明说。

“不，这只是一具存放和运行法力的空壳，真正支配它的是梵净。”烛明说。

“现在，我就是世界新的主宰！我要杀死所有忤逆我的人，就从你们开始吧。”梵净说罢，朝着烛明和睛明掀起了风力极高的强风。

烛明睛明立刻放低重心让自己站稳，然后一起用法力从地面抬起一个土坡，两人则躲在土坡之后，暂时避风。喘了一口气之后，烛明也开始施法，同样刮起强风，风力对冲之后，睛明张开双臂，借助风力快速飞向梵净，接触到梵净之后，她把梵净摔出十几米远。

风力停了，烛明也停风，往梵净的方向飞去。睛明也往梵净那里跑去。但梵净现在拥有无尽的法力，尽管烛明和睛明的速度已经够快，梵净还是先一步起身，先挡住了睛明的几记蹬腿，然后烛明上来，又挡住了烛明的拳法。他不但挡住了烛明和睛明一齐进攻，还转守为攻，一度在相持中占据主动。烛明和睛明接连不断的对梵净发动攻击，火烧冰刺轰击落雷放电，悉数使用，但梵净丝毫不带怕的，毒蛇藤蔓随手拿来，飞镖抓把土一熔化就是。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次一样让烛明睛明打的如此吃力的战局了。

几个回合下来，梵净不但一点儿不累，反而更加起劲了。烛明把阿尔法放了出来，加上空中纷飞的酒葫芦和阿尔法变成的老虎，现在是四打一。战斗还在继续，终于在某一个瞬间，阿尔法咬住了梵净的胳膊，烛明趁梵净攻击阿尔法的时候，扔出酒葫芦，梵净没有完全做好防御准备，被击中。

这一击酒葫芦打中梵净的前臂被弹了回来。到现在，激烈的战斗迎来了喘息的时机，阿尔法受重伤变回猫猫被烛明送回到了酒葫芦里。烛明睛明在梵净和金身大佛的对面与其对峙。

“很好”，梵净捂着被打中的胳膊说，“很好！既然你们迫切求死，那就让济南城为你们陪葬吧！”

说罢，梵净仰天大吼起来，一声固定赫兹的音波转瞬即逝的传了出去，紧接着的便是冲击波过境，烛明和睛明被打飞数十米，整个济南城山崩地裂，水漫火起。尚在济南的诸位凡圣用尽全力，也未能阻止这场浩劫的蔓延，因为发疯被绑在床上的人们发出了临死前的狂笑，渴望佛神降临的那些人大喊“佛祖为什么这么对我们”后也死在了浩劫里，整个济南城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一片绵延千里的废墟，废墟之下，躺着无数绝望的尸体。

烛明躺在地上，怀里紧紧抱着睛明，酒葫芦掉在前边。虽然依旧在千佛山顶的战场上，但刚站起来的那一刻，烛明一下子就没有了力气，只能单膝跪在原地，而睛明，正步伐坚定的走上前，捡起酒葫芦后快速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张开双手放在身前，用法力驱动酒葫芦进行瞄准，同时她的四周产生了同向的旋转气流，形成了一个风场，风场中，睛明的头发慢慢变白，直至全白，睛明怒目而视，酒葫芦迸发而出，贯穿了金佛的胸膛。

梵净看着被贯穿的大佛震惊了，然后他立刻回头，刚回过头来，睛明就已经冲到了他的身前，一拳打在他的左脸上，梵净措手不及，一下子处于被动，紧接着就是睛明一招接一招的进攻，梵净在防御中找机会反击，但接下来，睛明开始使用法力，现在的蓝火比刚才更炽热，清水比刚才更寒冷，法力轰击一个接着一个，惊雷闪电直入骨髓。大佛开始碎裂，开始崩塌，梵净的法力亦开始流失，眼看自己胜算已尽，梵净聚合了自己全部的法力，准备一招解决睛明。睛明也不害怕，亦聚集自己的法力，给予梵净最后一击。

这是最后一次法力对冲，声响巨大，烟尘四起，梵净被睛明打下了山顶，摔死在了千佛山某处。

随着梵净的死亡，金身大佛碎了的没碎了的都消失了。烛明缓过来了，站了起来。睛明往烛明这里走过来，但到了烛明身边没有站住，用清水凝结一个屏障把烛明困在里面后又继续走到崖边。风场再次出现在睛明周围，睛明背对着烛明，她再次深呼吸一口气，只不过这次很舒缓，然后她说：“伙伴，谢谢你带我走出幻境来到了这里，你对好多东西都带有恨意，却把远多于恨的爱给了我，给了曦曦他们，给了你珍视的所有人。这次……”，睛明回过头来，“我要睡好久了。”然后转回头去，在风场中浮起。

易者，变也。此阴阳易之法，让已经覆灭的济南城变回了人们开始发狂之前。

阴阳易施展完毕，风场消失，睛明慢慢的往下落，烛明上前接住法力耗尽的睛明，把她抱在怀里。烛明笑着叹了口气：“你可以用阴阳易，为什么我不能呢？”然后一个风场在烛明身边形成，随着风场越来越强大，烛明渐渐失去了所有的感觉。他尽力让自己站稳，直至法术完成，视觉恢复后，烛明睁开眼，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活蹦乱跳的睛明。

新的一年到来了，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烛明作词一首：

"""

丽都假日·在这特殊的晚上

晨曦

是每个早晨均匀的流动

落霜前

我们用心静静去感受

水晶

是张张笑脸珍藏的时候

寰宇间

总有一份真挚的感动那

就让我放下那些不自觉的害怕

让岁月注入那难以言说的融洽

就让人间都期待春天的生发

遥望着最喜欢的人啊别怕

原本的我就很好啊

为什么改变她

我寻找的是自在快乐的那个她啊

绽放吧一如绚烂的繁花

无妨春秋和冬夏

展开书卷描绘灿烂图画

时间流在指尖之中不曾留下

过去未来都亲自去回答

盛开吧同那盛夏的月牙

在那璀璨星空下

听着蝉鸣一起休憩树下

现在静悄悄在那一点不说话

追逐吧

属于我们的童话

由我们整理收纳

宏论

是我们无需多做的事情

一抹青

回忆起那传奇的故事

仲夏

是嫩芽已经成熟的季节

到那时

写下属于我们的故事我

彻底决定表达真情流露的抒发

就算一切为敌精神永远也不乏

此刻我们都惬意在这一刻吧

凝视着最深爱的人啊别怕

原本的我就很好啊

为什么改变她

我喜欢的是自在快乐的那个她啊

绽放吧一如绚烂的繁花

无妨春秋和冬夏

展开书卷描绘灿烂图画

时间流在指尖之中不曾留下

过去未来都亲自去回答

盛开吧同那盛夏的月牙

在那璀璨星空下

听着蝉鸣一起休憩树下

现在静悄悄在那一点不说话

追逐吧

属于我们的童话

由我们整理收纳

"""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4）——元旦登腊山

阳历新年的第一天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烛明带着睛明坐上了新开通的地铁线，去济南西部边陲找兆宏。

地铁开通后，原先两个小时的车程被缩短为了一个小时。他们到了学校，兆宏的人工智能小宏在他们面前展开全息屏幕欢迎他们。

“兆宏呢？”烛明问。

“兆宏昨天研究了一晚上济南城发生的事情，五点才睡觉，现在刚起床，请二位去餐厅稍作休息。”小宏说。

此时的餐厅，已经因为学生放假，空无一人。烛明和睛明坐在餐厅里，等了一会儿，兆宏来到了餐厅。

“嗨嗨，我来了。”

“你终于来了”，然后烛明介绍说，“这就是兆宏。而这位……”

“就是睛明！”兆宏说。

“我就知道……你让小宏监视我们！”烛明笑着说。

“没有没有，是你们昨晚的动静太大了。”兆宏说。

“也就一般吧。”睛明说。

“扭转一座已经覆灭的城市，很厉害了哦。”兆宏说，“来几笼小笼包小宏。”

小宏变出了小笼包，三个人吃起来。

“说起来”，兆宏对烛明说，“你得损耗不少法力吧。”

“是损耗了一些”，烛明说，“但影响不大，又不是扭转整个城市。”

“那也是损耗啊”，兆宏接着说，“虽说你们两个不老不死，但一下子用了这么多法力，尤其是睛明，怎么也得有点儿变化吧。”

“变化吗？”睛明想了想，“没发现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只有我的头发。”

“你头发不还是黑的吗？”兆宏问。

“我可以让它变白。”说罢，睛明真的用法力让头发变白了。

“哦，好消息，那看来真的是没什么不好的情况了。”兆宏说。

“没事的”，睛明让头发恢复黑色，“我们等会儿去哪里？”

“我看地图上南边有个来佛山。”兆宏说。

“来佛山啥情况，小宏。”烛明说。

“不建议去来佛山”，小宏说，“因为它没有上山的路。”

“有什么别的地方吗？”兆宏问。

“小宏建议三位去西城天街，地铁直达，时间充裕的话可以上腊山看看。”

三人采纳了小宏的建议，吃完饭就坐上了去西城天街的地铁。

这是济南西部最大的商城，伴随着新地铁线的开通，此地俨然成为了焦点。

三人在商场里慢悠悠的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于是三人在一家板面店吃了饭。饭后，兆宏睡意上头，于是三人又去咖啡店坐了一会儿。

休息过后，三人往腊山走去。他们穿过明星小区，通过农贸市场，一路南上，到了腊山东边上山口。

东边上山路还是很陡峭的，但是半山腰就可以看见刚刚离开的商场，上到顶，便可看见山南丘连着丘。腊山就很正常了，不像华不注山一样，平地突然冒出一个山来。

按兆宏所说，在台湾，上了山望到头就是海，但在济南，根本望不到头。继续东行，坡已经没有了，路平缓了起来，直至腊山西侧最高处，已然可以看见西边一马平川。

在此处向西眺望，湿地公园成为了参照物，黄河在参照物周围揭开了朦胧的面纱，跨河大桥真容显露，德州东南入口一瞬间门户大开。

腊山之行结束了。咖啡终究不能代替睡眠，于是，在同一个地铁站，烛明和睛明坐上了向东的车，兆宏坐上了西行列车回去睡觉。

迎击祝融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5）——华不注

济南的冬天已过三分之二。

这一个寒冷的晚上，烛明上仙和抟鹏将军在某处交谈。

“我昨天在藏经阁查到了好东西。”抟鹏说。

“藏经阁？”烛明说，“你的书房什么时候开始叫藏经阁了。”

“当然不是我的啦，那是弥勒佛的藏经阁。”

“他竟然能让你进去？”

“他敢不让我进去！”抟鹏兴奋的说，“打梵净的时候连面都不敢露，他哪敢多说话。”

烛明笑了，说：“幸亏他没露面，他要出来让梵净给吞了，那就真麻烦了。”

“堂堂弥勒佛祖……竟然会这么轻易被吞掉！他哪有资格多说话。”

烛明再次笑了出来。

抟鹏继续说：“不过这弥勒老儿的书房是真有些东西，就我昨天看的那本山水志，上面就写了一句话叫‘玉帝起华不注山为阁藏其卷’。”

“华不注？”熟悉的名称引起了烛明的注意，“是我经常去的那个华不注吗？”

抟鹏稍加思考，然后说：“济南应该没有第二个华不注了。”

“既然这样……那这个卷，是什么卷？”烛明问。

“当时我也在思考这个事情”，抟鹏说，“如果是玉帝的书的话，那直接放在天界就行了，所以这个‘其’字，应当理解为‘那’。所以这书应该和天界没有关系，但是我去问弥勒佛的时候他一直不回答我，在那里支支吾吾别的东西。”

“那问题又来了”，烛明说，“我去过好几次华不注山，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书卷。”

“你每个地方都看过了吗？”

“诶（二声），倒是那山下的华阳宫我没进去过，每次我去它都关门。”

“有意思”，抟鹏说，“一个公开景点不开门，有意思。”

那晚月色静谧如水。

次日下午，抟鹏叫烛明陪他去剃头。

剃头的时候，老板和抟鹏聊起了趵突泉，说是趵突泉已经趵不动了。

“趵不动了？”烛明心想，然后不作声继续听。

抟鹏表示应该是偶然，但老板一周去了四次，每次趵突泉都比上一次没劲儿。

打道回府的路上，烛明和抟鹏聊起了这个问题。

“按说的话，泉水异动的问题很早之前就被我们给解决了”，烛明说，“当时还是你去撞倒的神树。”

“对！这很奇怪。老灯你有什么想法吗？”抟鹏说。

“等几天我去趵突泉看看，瞅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烛明说。

“好！那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继续去藏经阁看书。”

“好你个大灯，竟然忍心让我一个人冒险。”烛明笑着说。

“嗨嗨，谁让老灯死不了呢。”抟鹏也笑着说。

“好好好”，烛明说，“不过可以让睛明今晚上翻墙进去看看……不行，她今晚要去别的地方玩。”

“说起来我还没见过她。”抟鹏说。

“等什么时候时机到了，你们就见面了，要淡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烛明说。

“这样的话……偷袭！”

“你竟然偷袭我！接招！”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6）——泉脉要旨

与抟鹏归来后，烛明收到了逐霜的消息，问他去不去五里牌坊打乒乓球。

“五里牌坊是个地铁站吧。”睛明的声音从烛明背后传来。

烛明被吓了一大跳：“你吓死我了。”然后大口喘气。

“咱们一起去吧，我还没见过逐霜上仙来。”睛明说。

“你不去玩了？”烛明笑着说。

“那地方什么时候去都行，但逐霜上仙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见的。”睛明也笑着说。

于是乎，五点的时候，他们两个坐上了去五里牌坊的地铁。很快到站了，两人先是从地铁站坐直梯上到地面。这里是连城广场，对面是和谐广场，而打球的地点，就在两个广场中间的地下，逐霜健身的地方。接着两人又进入了过街地道。这地道里，是第三个商业广场，地下二层健身馆前，摆着一张球桌。

显然这时候逐霜还没有下班，所以烛明带着睛明在这里逛了逛，一会儿逛完了，回到球桌的时候，逐霜也换好衣服从健身馆出来了。

“你的头发！”烛明笑着说，他第一眼就看到逐霜剪头了。

“呀！你竟然发现了！”逐霜也笑着说，然后转头对烛明身边的睛明说：“你就是睛明吗？”

“对，我就是。”睛明笑着说。

睛明坐在一边看，逐霜和烛明一边打球一边拉呱。自逐霜开始实习以来，已经有半年了，前几天她剪了头发，医院的护士都说太短了，她问烛明，烛明打包票的说正好，很美，他们说的都不算数，他说的才算。而逐霜很想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摆一张乒乓球桌，看得出来，逐霜依旧是那么有活力。

而打着打着，突然有那么一刻，本该弹起的球竟然贴着桌子滚了起来。啊？啊？！烛明和逐霜都发出了疑惑乃至震惊的声音。睛明上前一看，是一滴水，里面混着沙土。这不对劲，按说虽然济南地下泉水密布，但这地方既然能修地下商场，显然不

应该有水存在，就算有，也应该被抽走了，所以真相必然只有一个，这是泉水，并且泉水改道了，渗了进来。

想到白天理发店老板说趵突泉的事情，烛明顿时意识到有情况。于是烛明叫了两声小宏，如期所料，小宏在线。烛明令小宏沿着渗水点扫描这股泉水的线路，很快，一幅全息投影出现在了烛明面前。逐霜睛明凑近过来，三个人观察这幅全息投影。

按投影所述，渗水点所涉及的泉道起源于南部山区，确如烛明所料。而这条泉路复杂纷繁，交通无数其他泉路，这种交通程度让小宏都给出了建议——非自然形成。

“也就是说有人新打了一条泉出来？”睛明疑惑的说。

“不大可能”，逐霜说，“之前大哥跟我说过，济南七十二泉，乃上古时期民仙诞生之前济南的护法真神，因此，泉路不会新增，只会更改。”

“老灯！问出来了！”抟鹏恰好在此时发来消息，“我把弥勒老儿灌醉了，他说华不注山藏的那卷，是那无字法宝——泉脉要旨。”

“泉脉吗……那看来很有意思了。”低声说罢，烛明放出一滴清水，令其接近渗水点，然后骤然冷却，清水成冰，亦冻结了那陌路之泉。

“哇偶！”逐霜低声赞叹。

“看来有必要去华不注一趟了。”烛明对睛明说。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7）——地宫

晚上睡了一觉后，烛明和睛明坐车前往华不注山，下车以后因为不是直达，所以走了一段距离。但刚走到华不注山门口，眼前的景象令两人万分震惊——华不注山连同其外围公园，整个变成了一片火海。

睛明见状，放出清水，将入口的大火扑灭，然后烛明一个箭步冲了进去，把整个华不注区域内的火吸了过来，然后将火球扔进了华山湖里，一下子，水面升温了，沸腾迅速扩散到整个华山湖。

火灾的事情解决之后，两人立刻往里跑去，一路上所见的情景，不说尸横遍野，但也死者无数。到了华不注山脚下，两个人先是调转脚步，去到烛明从未去过的华阳宫。这里亦有不少死者，但不同的是，此非常人，乃天兵也。两个人分头展开了一番探查，确认天兵尽死的同时摸清了华阳宫的布局，随即开始寻找纵火者的线索。在宫门处，他们发现了一股法力，虽然经过烈火烧灼已经无法具体辨认，但顺着这股法力的痕迹，两人再度深入，一直追踪到一幢锁着门的建筑这里。

火烧华阳宫来抢东西，竟然还知道抢完了要锁门，挺有礼貌的。一掌下去，烛明把大门给拆掉，然后和睛明一起进去了。

要说这屋子，一没有三官殿之明亮，二没有四季殿之宽敞，三者其内部空无一物，莫说藏东西，连躲都没地方躲。烛明刚要出去，睛明突然拉住了他，因为这次他们是从西边的路上来的，但刚才睛明从东边的路上去探查的时候，此地还有地下一层。

烛明低头看着地砖，这些地砖并非人间之材质，细细查看，有缝隙。那想必是和酒葫芦一样需要法力才能移动之物了，烛明遂尝试以法力驱动其下沉，果然，地面下沉，令二人来到地下。

地下的空间内，有落地窗两扇，观其外景，确为睛明探查之情景。向北看，有一宽敞地道，似直通华不注之下。烛明放出一个火苗照明，与睛明往里走去。

地道无比深邃，其两侧有壁画十分清晰。第一部分，乃形态各异之上古诸神，其为人间布施甘霖，清除风暴与烈阳。第二部分，似民仙数位而与人相处，令苍生和睦，人间幸福。第三部分，为林立之正神，体量庞大，人数众多，众人因祈求而饱腹，亦在角落之处躺有死者。

“这些壁画还挺客观的。”烛明说。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地道必然不是玉皇所作，他不可能把自己履职不称的事情画上去。”睛明说。

“有道理！”烛明顿悟。

“看！这里还有！”睛明说。

烛明走过去。此第四部分，乃人间诸物如狼似兔像牛等者，为某种神仙之势力诛杀，然其壁画已经模糊，无法详细识别。

至此，地道已尽，其阁者已在脚下。既壁画非玉皇所作，此阁想必亦然。阁乃圆形，中有一台，应为置泉脉要旨之处，其上已空。周之墙亦有壁画，似为一人探诸泉作泉脉要旨之无字卷轴之事，然壁画亦有磨损，无法辨认其人为谁。

“这里的法力有正神的，但覆盖在正神法力之上的……从未见过。”睛明说。

“或许我们可以留个样，等着详细研究。”烛明说。

“好主意。”说罢，睛明令清水覆盖在那壁画中模糊的制卷人面部，随后让清水凝结，这样，那未知的法力、模糊的正神法力以及那制卷之人，都被记录了下来。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8）——神通

“怎么样？”抟鹏将军问。

“我们去看了，两股法力模糊不清，根本无法追踪。”烛明说。

“那岂不是济南城现在很危险！泉水不一定就改道到哪里了。”抟鹏说。

“的确很棘手。但除了追踪，我还想不出别的奇招来。”烛明说。

“/*抟鹏将军粗话*/，不给他点儿厉害，当我们是什么了！”

“你有办法？”烛明问。

“找个高的、隐蔽的地方，让他看看我的厉害！”抟鹏说。

“既然这样”，烛明说，“那咱们去英雄山找睛明吧。”

此时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睛明正在英雄山最高处眺望。

“你就是睛明吗？”一个声音从几节台阶之下传来。

“嗯？你是谁？”睛明问。

“我是毓秀神女，烛明上仙的朋友。”

“原来是神女，我听伙伴说过你。”

“我听大灯……抟鹏将军说泉水再次异动，来看看。”

“显然，这一次不同寻常。”睛明说，“这次有外力参与。”然后睛明往山下看去，烛明正在跟她招手，“他们来了，我们下去吧。”

睛明带毓秀抟鹏烛明去到了山上一处隐秘的角落，背光之下，此处无人发现。

没有任何犹豫，抟鹏闭上眼睛，立起剑指，以抟鹏将军之名，将搜查的请求附带华不注山法力的线索昭告鲁地众灵。一瞬间，狼王号令族群，猛虎走出山林，鸡鸭快步疾行，蛇鼠开始搜寻，山野所有的动物，立刻在自己的领地，搜索两股法力的踪迹。

几秒钟后，毓秀亦开始闭眼施法，左手握拳，将搜查之请求，亦广播天界。一时间，天上之飞禽锃亮它们锐利的双眼，几个天界小神也走出住所帮忙。

几分钟后，抟鹏睁开眼睛，表示洪家楼一只土犬发现了类似的法力痕迹。随即毓秀继续施法，不出一分钟，毓秀也睁开眼，确定法力相似度最高之处位于洪楼天主教堂。

“天主教堂吗？”睛明甚是怀疑，毕竟能跟教堂联系起来的，她只知道洪秀全。

“去看看吧。虽然另一股法力还没确认，但确定一股已经进展很大了。”烛明说。

烛明让毓秀和抟鹏先行归去，毕竟洪秀全是自己人，不会有大问题，然后就和睛明一起坐上了前往教堂的车。

不久，车到站了。一下车，那股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两人确定，华不注那两股法力中被掩盖而模糊的法力确与此有关。

下午的教堂人还是挺多的，游客在教堂里外游览、拍照，信徒在教堂内听讲。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教堂，外面的建筑风格，里面的壁画布景，都给人无比协调的感觉。

睛明在一幅玻璃之前专注的看着其上的油画，洪秀全的声音从她左边传来：“睛明小姐好。”

闻此，睛明转身也向洪秀全问好。

“睛明小姐怎么有空来蔽屋游览？”

“我和伙伴在华不注山发现了类似于你的法力。”

“类似于我？可那是玉帝之阁，在下不曾去过。”

“只有玉帝水平的神才能去吗？”烛明走了过来。

“然。除非是专职天兵。”

“那这么说的话，那股法力只可能属于一人。”烛明说。

“青华大帝。”睛明说。

“最近忙于太白真君之学业，无暇顾及家父之行踪，然今早见家父，乃于太医之处。”洪秀全说。

“那就对了。”烛明说，“华不注山下愈深之处壁画有所受损，应为大帝之与暴徒搏斗所留。”

“可让我等见青华大帝一面？”睛明转头问洪秀全。

“甚可。请上仙与睛明移步天界，在下这就通知天兵届时为两位带路。”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39）——祝融

烛明和睛明在一位天兵的带领下走进了青华大帝的病房。

“呦，何其荣幸能得到烛明上仙和睛明小姐的探望。”青华大帝说。

“竟然还有力气贫嘴，看来伤情不重。”烛明说，“倒是令人疑惑，你精的跟个老狐狸似的，竟然还能受伤？”

“嗯？什么狐狸？”青华大帝说。

“哦，对不起。”烛明说。

“所以您到底是怎么受伤的？”睛明问。

“能找到我，想必二位对华不注山的事情已经略知一二。”青华大帝说。

“那是，也不看华不注的大火是谁灭的。”烛明说。

“啊！”，青华大帝叹了口气，然后说：“既然火已经灭了，那小神理当告知。此华不注，无所连之山者，初乃平地也，黎民百姓造宫于其上，藏其财宝也。后玉帝清其宫，挪其至南，起华不注山，乃为华阳宫也。”

“这和泉脉要旨有什么关系？”烛明问。

青华大帝继续说：“上仙莫急，容我细细道来。起华不注山后，我与天兵入华阳宫，开地道，加固地宫，为之阁，藏泉脉要旨也。时其地冷清，故请济南最后一位民仙，携百姓数名，作地道之壁画。凡天兵有意见于民仙百姓者，皆斩。至民仙已逝，百姓厚葬，壁画已成。”

“怪不得那壁画竟客观到这种地步，原来是青华大帝之功。”烛明说。

“可是”，睛明说，“那前三幅壁画——上古之神、民仙、正神，很符合时间顺序，但为什么第四幅壁画却话锋一转，描绘了护法真神被杀的情景呢？”

“实不相瞒，那第四幅，实为小神所作。壁画完工，吾删第三一画之半而为之，乃吾之私心也。”

“大帝之私心？”烛明突然意识到什么，“莫非那探百泉而制泉脉要旨之无面之人，乃大帝也。”

“然也。”青华大帝说，“吾作其卷轴藏于华不注，为其画之四后，一时兴起，又作壁画于地宫之墙壁也。”

“还有一个问题”，睛明说，“杀害济南上古护法真神的，乃是何人？”

“其人乃上古之火神祝融也。吾作卷轴，本为制诸泉而安民，然几日前祝融进攻华不注之时，小神才知祝融并未死去，虽身为六御，亦不敌祝融，令其取卷而去，留吾一身之伤。”

“大帝曰济南七十二护法真神俱亡而不能灭祝融乎？”烛明问。

“大伤其元气，如覆烈火而留其火苗，非不能灭也，小神以为，应为诡计使然。”

“原来如此。”睛明低声说。

“谢大帝。”烛明说罢，就和睛明离开了。

回到人间之后，烛明一直在思考祝融的事情，思考良久，头昏脑涨之时，曦和邀其见面。见面后，曦和给了烛明两个橙子，这是曦和听睛明说要对付祝融赶工制造出来的宝贝。

两人分开后，曦和赶紧去学习了。烛明看着手里两个橙子，万分感动之余一丝舒缓在眉间涌开，继续准备对付祝融的事情。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0）——且试上古火神

这天，逐霜刚下夜班，在健身馆健身一段时间后感到无趣，遂邀请烛明来健身馆之前的球桌打乒乓球。

也是巧了，昨日得到祝融情报之后，烛明经过深思，正想今天去会会祝融。而睛明心有灵犀的也起了个早，跟烛明一起坐上了前往五里牌坊的地铁。

下车以后，两人走进地下商城，去到了上次和逐霜打乒乓球的地方。刚到那里的时候，那里有很多跳舞的老头老太太，于是烛明先和逐霜打了一会儿球，期间睛明盯着上次堵死的那个漏水点看了好一会儿。不久后，老头老太太们走了，逐霜发现了睛明一直在看漏水点，于是问到：“睛明还在想那个叫泉脉要旨的东西吗？”

“是，也不是，我们已经确定了偷走泉脉要旨的是上古火神祝融。”睛明说。

“上古火神？”逐霜听到震惊的称号，一下子打漏了一球，转头对烛明说：“我记得我们和曦曦一起打倒的那个共工，好像是上古水神吧。”

“对的。”烛明说，然后继续接逐霜打来的球。

睛明接着说：“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伙伴还没睡觉，我就知道伙伴今天一定会来跟祝融过两招。所以想必伙伴一定已经有了引祝融现身的办法。”

“那是当然！”说罢，烛明调转方向，将乒乓球往漏水点打过去。球击中漏水点后，开始慢慢的往外滴水。祝融手里有泉脉要旨，他一定会发现滴水的事情，然后让更多泉水改道到此处。果不出烛明所料，一分钟后，漏水点滴水的速度突然变快，祝融已经上钩。睛明眼疾手快，小手一握，漏水点残留的清水冰晶瞬间再次将出水口堵住，并顺势逆泉水流向将冰冻上行延伸，就这样，这一下子就锁住了好多股泉水。睛明看着那漏水点，自豪的两手掐腰。

果不其然，紧接着才过了不到一分钟，一段铁棒从旁边某个入口处朝着睛明飞了进来。烛明见状，扔出手中的球拍，把铁棒打飞嵌进了墙里。

接下来，一个从未见过的人从那个入口走了进来，他的法力与华不注收集到的一模一样，来者就是火神祝融。

见祝融现身，逐霜接着就要上去开战，但被烛明拦住。“这里还有健身馆啥的，你守好，他交给我们。”逐霜环顾四周，按烛明说的后退几步，随时准备在祝融搞大破坏的时候拦住他。

祝融面露怒色，烛明上前一步，抬手示意他过来。祝融面带愤怒的一拳打来，击中烛明的瞬间，拳头上的火焰将两人吞没，火焰散去后，只见烛明别开了祝融这一拳。

“幸亏别开了。”烛明低声说。说罢，烛明一拳打在了祝融的肚子上。祝融也毫不示弱，和烛明缠斗起来，每隔几拳就发出一团火焰。前几下，烛明还是靠反应力躲开了祝融的火焰，但几下之后，烛明找到了祝融的思维定式，近身就能把他发出火焰的胳膊给别开。

而祝融见自己的攻势被逐渐化解，转身放出一片火场。逐霜见状，准备对祝融发动突袭，但好在睛明及时放出清水限制了火场的范围。而祝融见一个小孩儿竟然制约了自己的火场，气从心头来，转头就朝着睛明冲了过去。睛明即便没有祝融力气大，但也丝毫不慌，她敏捷的躲避祝融的进攻，趁他一拳放火的时候，用清水包裹住了他的拳头。一瞬间，水和火接触形成的水蒸气直接把祝融的拳头烫起了皮，疼的祝融嗷的一声叫了出来。

“既然您当年没死”，烛明说，“想必您一定听闻了共工复活再死的事情。”

“那又怎样！”祝融一身带着火愤怒的往烛明冲过来。

烛明拿出一个曦和给的橙子扔了出去，砸在祝融身上。要说这火，祝融这终究无主之火，怎么能比源于生命之水更有能量呢？于是乎，爆开的橙子不但灭掉了祝融身上的火，还让祝融疼的大叫起来。

“我们可是干倒过共工的人。”烛明说，“告诉我们，你抢夺泉脉要旨，意图为何？”

祝融虽不服气，但不敢轻举妄动，他说：“那七十二神，竟然为了草芥和我作对，甚至把我几乎打死，我要让他们亲手灭掉他们视若珍宝的草芥——那名为人的生灵。”说罢，祝融跑掉了。

至此，烛明他们可以确定：上古时期，济南七十二护法真神佑人之安宁，与祝融大战后，七十二真神尽灭，祝融苟且。后民仙数名，令人间和睦，生活富足。至正神

林立，幸得青华大帝勤恳，造卷轴以制诸泉安民也，民仙之最后者与诸位凡人为之壁画。今灾祸再起，理当平于凡圣，继真神与民仙之职。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1）——夺卷焚毁

烛明准备好了一切，跟睛明一起踏上了去往济南西部边陲的地铁。

这几天，烛明和睛明一起策划好了大战祝融的计划，并且叫好了帮手，曦和逐霜毓秀抟鹏已经待命。

按照烛明推演，济南七十二泉发源于南部山区，泉源水流尚细，力量不够，泉眼距离过远，水流无根，中部深藏地下，其法力无法获取，故劫取法力、控制泉流、毁伤济南最合适的地方，当属玉符河流过的西部边陲。

当天，兆宏对西部边陲全域展开了自动化搜索。烛明和睛明下车后前往咖啡店帮毓秀写作业，刚写完，兆宏就千里传音告知烛明睛明和所有待命人员发现祝融的消息。

曦和放下手中的书，往西部边陲飞来。抟鹏走出教室，也飞过来。逐霜换好衣服走出医院，骑着巨龙飞了过来。烛明和睛明帮毓秀收拾好东西放进房车，三个人往兆宏所说的地点走去。

同样是按照烛明的推演，人少之处必有瘴气，唯多与少耳，人多之处过于招摇，易行踪暴露。其最适之所，当此地大学之城商圈也。人少乎？大学之城也，人多乎，课业未下，俱不出乎。

而毓秀所在的咖啡馆，正好就在商圈之内，所以走了两步路，烛明三人在商圈空地上看到了闭目而立的祝融。此刻，烛明站在前面，两手背在后面，舒了一口气，随后祝融猛的睁开眼睛，烛明的蓝火和祝融的红火好几股的陆续出现在空地的各个角落，对抗，吞噬，你支援，我截断，不时产生爆炸，如楚河汉界一般。

伴随着一次剧烈的爆炸，场上所有的火焰都被吞噬了，祝融没有得到任何优势，于是他拿出卷轴，开始劫取泉水之法力，以生起更加强劲之火。霎时间，几十个西瓜大小的火球朝着烛明飞过来，而烛明丝毫不躲，因为睛明的清水，已经凝结化而为冰飞了过去。仅仅一小块儿冰晶，便能吸收无数的热能，令火焰熄灭。至第一块儿冰晶飞临之时，祝融全身燃起火焰防御，火球停止形成，毓秀亦令烈阳高照，蒸清水以增湿气制火苗，限制住了祝融的神通。

按照烛明的推演，此时曦和应如期而至，果然，一根长棍自空中刺下，祝融一躲，曦和落地拔出长棍就往祝融身上劈过去。祝融本就措手不及，无暇思考，只知以前臂硬挡，直到被一棍打退数十米。

愤怒的祝融以全力聚起火球，往曦和扔去。这一个火球之大，即便曦和用棍破开，之后的进攻也不会再有足够的力量。但曦和没有后退或躲避，甚至没有站在原地，而是一脚蹬地飞了上去。同时也未能如祝融愿，抟鹏自侧面飞来，以其金刚不坏之身撞上火球帮曦和开路。最后，曦和一棍把祝融打飞。

即便是如此强有力的进攻，依旧没有让祝融受重伤，他落地后没几秒就站了起来，愤怒令其仰天大吼，黑虎白蛇苍龙鸣鹿金豹烈马等泉水化身纷纷现形。也就在这时，傲霜三七骤然落地，发出怒吼，待逐霜自其上下来之后拍了拍它，三七扇着翅膀冲了上去。在三七激烈搏斗之时，睛明把猛虎阿尔法也放了出来，接着祝融亲自参战，烛明睛明逐霜曦和抟鹏也亲自参战，毓秀在原地控制战场湿度，令水汽既能制约祝融，又不会增强诸泉化身，以及伤及战友。

这是一场持续数分钟的激战，但大家镇静自若。按烛明推演，火气旺者必耐心少，天渐渐黑了，祝融果然耐不住性子了，拿出泉脉要旨卷轴将诸泉尽数散形吞噬后，跳起来飞走了。

都到这个地步了，不可能让祝融跑了的。逐霜把不会飞的毓秀和飞的慢的抟鹏拉上三七后背然后带上猫猫阿尔法之后，骑着三七和烛明睛明曦和一起去追祝融。

这又是一场激烈的空战。祝融放出火弹，烛明以冰盾防御，紧接着睛明又放出冰箭，祝融留下一片火云融化冰箭的同时干扰了烛明睛明曦和的视线。而就在这时，兆宏让小宏把祝融的空间位置展现在了骑在三七背上有精力仔细分析空间信息的逐霜等人面前，紧接着就是逐霜一声“跟我来”，一行人重新追上了祝融。

空中的追逐依旧在继续，而现在，到了烛明推演的最后一步，兆宏已经把大学城那至今未开业的文旅城里里外外加固了一番，用作决战的战场。时机已经成熟，烛明和睛明展开冰盾，曦和踩在冰盾上跳了出去，以更快的速度飞向祝融，然后和祝融近身作战。几招下来，祝融被打飞到文旅城里。

祝融重重的落在文旅城里，兆宏走了出来，烛明睛明曦和帅气降落，三七稳稳的刹在地面上。

决战的时刻到了。拿着酒葫芦的烛明，拿着长棍的曦和，还有睛明抟鹏逐霜毓秀兆宏，以及巨龙三七和猛虎阿尔法，将祝融团团围住。祝融站起来后，释放出一片火场，毓秀取旁边湖水形成水之场后，兆宏立刻展开全息屏障将整个文旅城包围。

至此，决战正式开始。一时间，酒葫芦翻飞，棍花眼花缭乱，雷闪轰鸣，风动起漩涡，清水蓝火凛冽，湖水场和祝融之火场你争我夺而你去我挡，自动化机关悉数触发，龙咆虎啸震天。即便形成了压制，烛明深知祝融仍有余力，要想战胜他，以绝水患，就必须抓住时机。而终于，时机到了，祝融取出泉脉要旨之卷轴，欲百泉齐动，毁灭济南之城而吞没苍生，烛明抓住时机，一把夺下，如那是兆宏之急停电梯，迅雷不及掩耳。

夺过卷轴后，众人后退脱战，独留祝融一人于战场中央，绝望的等待死亡。但不同于祝融所想，烛明未以诸泉之力将己身覆灭，他烧毁了卷轴，令诸泉摆脱束缚而解放，一时间，七十二泉之化身冲破全息屏障，以泰山压顶之势将祝融毁伤。至此，诸泉恢复理智，泉水异动终成一方幻想。

为答谢众人，七十二泉——济南七十二护法真神各拿出一点法力，化成金龙一条，交予众人手中。

“这龙虽说不大，但也不小，好像也不能变身，三七都是变成守宫，它放医院会被发现的吧。”逐霜说。

“那学校也会被发现啊。”兆宏说。

“上我们那里吧。”睛明说。“酒葫芦里还有不少地方。”烛明说。

“谢诸位上仙诸位仙家了。”黑虎泉之护法真神说。

“谢啥，要说你们还是操之过急了，祝融跟你们那次一样，没死透跑了。”毓秀说。

“是我们把屏障打破的原因吗？”黑虎真神问。

“不要紧了诸位”，烛明说，“虽然祝融跑了，但这次，我们没有一死一伤。”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2）——思考祝融去向

酒葫芦里，烛明正坐在客厅里查资料。

一只狗狗从外面走了进来。

烛明看着它，一会儿反应了过来，是那条小金龙。

“啊？贝塔吗？你竟然会变了，你才出生不到二十四个小时诶。”烛明说。

“贝塔怎么了？”睛明从楼上下来。

“你看。”

“呀！贝塔变得好可爱！”

此后，阿尔法猫猫在别墅天台上晒太阳的时候，隔三差五贝塔这条大黄就会拉它出去玩。

而关于那天晚上祝融逃到了哪里去这个问题，烛明设想了很多可能藏匿的地方，但无一例外，都一无所获。

“按说的话，祝融应该跑不远，应该离不开济南。”烛明说。

在睛明组建的内网上，大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曦和说：“竟然还有大哥想不到的地方？那我倒是觉得祝融应该去了某个荒郊野岭，毕竟那些地方虽说略显险恶，但确实不容易被发现。”

抟鹏说：“如果真是在荒郊野岭，那等我恢复恢复我就请求山野的飞禽走兽去调查一番，但我觉得现在荒郊野岭也不多了，祝融应该不至于那么好找地方。”

笑天说：“这不是哈基猫师哥吗？我也觉得哈基猫师哥说的对，如果我是反派，我会在城里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这样随时都能卷土重来。”

绪康说：“/*绪康粗话*/，虽然我就是济南人，但要说藏哪里最好，这我还真不知道，我觉得历城一中那里就挺好藏的。”

紫晶说：“又是激动人心的破案时间，伟大的侦探又要出动了。”

逐霜说：“是不是可以排除我这边医院这里了，之前地下商场那个漏水点也没问题了，也没看到有什么类似于祝融所为的坏事。好像还不大行，他可能还在潜伏没出手。”

烛明说：“等着让阿尔法带贝塔去霜霜你那里玩吧，贝塔能变成狗狗之后精力特别旺盛，隔三差五的就在家里嚎。”

逐霜说：“狗狗贝塔吗？好啊！让它来吧。”

兆宏说：“诶（四声），也不知道是祝融藏的太好了还是我漏了什么地方，我也没扫描到祝融的踪迹，他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毓秀说：“祝融不可能消失，之前他差点被济南那七十二真神打死都苟延残喘了那么久活下来了，这次他逃了，加上他火气那么大，不可能自我了结。但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应该不能排除他离开济南的可能。”

烛明说：“说起来这么多天了，也不知道华不注山那里弄得怎么样了。”

睛明说：“前几天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现在洪秀全和青华大帝住在那里。”

烛明说：“原来如此。那我就没必要亲自去看了。”

笑天说：“你们那天晚上的动静，我在教室都听见了。我还以为济南允许放烟花了，结果竟然不是，太失望了。”

睛明说：“来我们家！我和伙伴给你放！”

林泽说：“师哥我和老师交接失败了！我把老师的饭卡寄给你。”

烛明说：“好。”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3）——瞑目共工

降温了，烛明和睛明跟着秋老一起去红纪之地出诊。

虽说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但这地方，总是给烛明一种久远的感觉，也正是这时，烛明会感觉到，原来已经过了很久了。

当初为了对付共工，烛明逐霜曦和三人远赴融创打死了共工，然后又来到这里战胜了攫取共工神力的兰孙阖佳。而如今，此地已经不再遥远，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切已经了然于心，变得熟悉起来。

但熟悉就意味着思维定式，给人一种一切都和之前一样的错觉，而睛明虽然也来过很多次，却只是到过秋老坐诊之处，其上之山者未曾去过，于是她敏锐的发现了此地的异样。

烛明和秋老坐诊，睛明沿山路上山。山上石路巍然，气运赫赫，仿佛涌动着一股力量，正在挣脱牢笼。

睛明没有停下脚步，这点点还是吓不到她的。她一边上山，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山并不高，很快她就走上了最高处的烽火台。这烽火台，虽为烽火台，但和烽火没有关系，上面有一个罗盘，指向一些有名的地方，并且标注了距离。

“哎。上古的水神共工，你还未瞑目吗？”睛明说。

附近传来低语。

想必是当初烛明和兰孙对决的那最后一击，剧烈的爆炸使得共工的些微法力得以留存于此吧。

“你感受到了祝融卷土重来，心里不平衡吗？”

附近再次传来低语。

睛明停了一下，然后说：“伙伴曾告诉我，神治早已结束，现在是人治的时代了。虽然人们需要神，但总有一天，人们会不再需要，所以现在即便强如烛明上仙，也越来越少做独当一面的事情。”

低语柔和了，不知是不服气，还是放松了。

“睡会儿吧，你们的时代已经落幕了，睡去吧……等到某天人间重新需要你们的时候……虽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和人们一样，你也需要有点念想不是吗？”

最后一阵低语传来，此后再无声响。

睛明往山下走去。

“你是说你们在长清搞了一场大战？”秋老说。此时秋老和烛明正在搓丸子。

“是开。当时动静还挺大的，笑天都听到了。”烛明说。

“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抓捕祝融的计划吗？”秋老问。

“做计划不是我的风格，如果没有帮手，我就自己去干。”烛明说。

“你永远有我哦。”睛明说。

“回来啦！”秋老说。

睛明也加入了搓丸子的队伍。

“伙伴找到问题了吗？”烛明说。

“找到了”，睛明说，“而且让他睡了。”

“睡了？让谁睡了？”秋老问。

“应该是那次被我们打败的上古水神共工吧。”烛明说。

“是的，就是他。”睛明说。

“同样是上古神，不会是心里不平衡了吧。”秋老说。

“是不平衡”，睛明说，“但是，他们该谢幕了，无论是共工，还是祝融。所以总有一天，而且就在不久，我们会把祝融的祸患给解决。是吧伙伴！”

“那是当然！”烛明说。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4）——圣井

抟鹏在弥勒佛的书房里查资料，此时的弥勒佛还在睡觉。突然，抟鹏大喊“弥勒佛祖”，把弥勒佛惊醒，吓得他喘了好一会儿粗气。

“给我讲讲这书上的元音寺。”抟鹏说。

“小神没有去过元音寺，不知将军说的是哪个。”

“危山，就是危山那个。”抟鹏说。

“小神不记得有座山叫危山，将军不要逗小神了。”说罢，弥勒佛转身睡去。

可这是弥勒佛手稿上写的啊，危山和元音寺，那是弥勒佛一笔一画写上去的，他竟然不记得了？

偏僻，人少，而且被佛界遗忘，一片无主之地，这简直就是祝融藏身的好去处。于是收到抟鹏的信号后，烛明和睛明动身来到了危山脚下，还带着家里的猫狗。

此地远离城市，温度低，又处于山之阴面，刚下的雪都没有完全融化，他们一步步的慢慢上山，穿过一片树林后，阳光明亮起来，那段路的雪也不如上一段路厚了。

穿过这段雪少的路，就是一片水泥路，虽然仍有部分雪和冰，但毕竟是水泥路，还是好走的。

路过五谷画家的工作室，一路南上，很快就到了元音寺。此时的元音寺冰雪亦未融化，进门是一红一黑两尊神像，入里，是弥勒佛像和韦陀菩萨像，再往里，是三世佛像，其旁有佛塔一座。

烛明睛明阿尔法贝塔在三世佛殿盯着眼前的佛像，这三尊像一模一样，说祝融不藏在这里也没人信。最后还是祝融主动炸开佛像现身，毕竟也吸收了此地不少法力了，毕竟也无路可去了。

祝融一现身，便以烈火熔化殿内其他佛像，一方面吸收它们里面的法力，另一方面做金刚杵为自己的武器。

烛明拿出酒葫芦扔了出去，祝融一杵就把酒葫芦弹开到天花板上。看来祝融又变厉害了，于是在祝融冲过来的时候，烛明上前硬碰硬，睛明从侧面用清水凝结成无数

冰针，往祝融发射过去。勉强压烛明一头的祝融一挥手便将冰针融化，但融化后的水滴掉在地上又瞬间结冰，而贝塔在冰面上一个滑铲，把祝融咬住拖倒，然后是飞檐走壁的阿尔法把酒葫芦拍下来后从天花板跳下来变成老虎，一爪拍在祝融的脸上，把他拍到大殿后墙上。

祝融火气上来了，一把火引爆了三世佛殿，然后在爆炸的烟尘中，他和烛明打着架飞了出来，两个人在空中激战，从大殿打到佛塔，又从佛塔打到前殿。酒葫芦也在飞，干扰祝融手中金刚杵的攻击。贝塔变成金龙也在飞，盘旋缠绕干扰祝融的飞行轨迹，必要时一尾巴跟鞭子一样打在祝融身上。

睛明和阿尔法在地面盯着天空的战场，在祝融按耐不住开始放火的时候，睛明释放清水把祝融的火灭掉。长时间不能占据优势的祝融终于再也没有耐心，一声怒吼之后往地面飞来，重重的砸在地面上，然后以之为中心的冲击波将夕阳一般红色的火焰遍及危山。这还不够，祝融亦将自己化为火焰，融入了烈火之中，如风助火势，迅速往四下蔓延，所过之处尽是灰烬，学校、村庄、荒地、小区，亦不能幸免。

此时此刻，烛明深知手中的清水已经不足以扑灭这场灭顶之灾般的大火，他的脑袋飞速运转，思考一切可以化解危机的办法。睛明亦是焦急，但也是没有办法，从没来过章丘的她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而突然间，烛明想到上山的时候他们路过了一口圣井，其内涌动着法力，那井下必然有更多的法力，如果能将其激发，令井水出山，必能改写这场灾难。

说干就干，睛明调出清水，闭上眼睛聚集法力，清水形成了一个极其标准的水晶球。睛明为其赋予动能，烛明把手搭在了睛明肩膀上，阿尔法贝塔亦将手放在睛明身上。睛明头发开始再次变白，比在千佛山顶那次白的要快，至其全白，睛明坚定的睁开眼睛，水晶球如离弦之箭一般飞了出去，将圣井砸碎。圣井的法力被水晶球引动，井水喷涌而出，在几分钟内将大火浇灭。融入大火的祝融亦随大火消亡。

大火熄灭后，睛明坐在地上缓了缓，烛明阿尔法贝塔坐在睛明身边。待睛明恢复了，头发变回了黑色，他们下山坐上了回去的地铁，回去吃点儿好的！

那片花海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5）——那片要去的花海

这天黄昏，烛明忙完工作，和睛明去到了一个叫欧亚大观的商城。

这个地方离市区很远，烛明知道这个地方也非常巧合：

“这几天都是你在帮我，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毓秀说。

“给我一个我能去的好地方吧。”烛明说。

遂得知此地。

作为一个商场，这里琳琅满目，睛明一家店一家店的来回看，毕竟跟着烛明，总是能用低价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而有些物美但价不廉的店铺睛明就见的很少。但虽然物美，睛明什么也不想要，毕竟这里太贵了，跟着烛明八块钱就能吃饱。

作为一个商场，这里分层严谨，一楼是百货，二三四楼是服装，五六楼是餐饮。在一楼买了点儿济南特产之后，两人在二三四楼逛了逛。这里的衣服也是，看着挺好，但跟那四五十的看不出区别，价格也挺贵的。之前刚开始关注钱这个概念的时候，睛明跟曦和出去玩跟曦和吃顿饭花了得六十多，去服装店看到一件衣服两百多，包括类似于谷子店之类的，也不便宜，更别说打车那好几十了。但第二天跟烛明出去，吃饭花了八块，还比那次吃的饱，服装城一件衣服便宜的也就三十，贵点的也才七十，即便是后来去自助，睛明问花了多少钱，烛明说一人二十七。“值”这个概念，就这么留在了睛明的小脑袋里。

作为一个商场，这里配合协调，餐饮区不但有烤鱼等贵重餐厅，同时也有拌饭等不便宜但价格适中的。烛明和睛明在拌饭那里落座，说起了几天后要去的那片牡丹花海：

那是抟鹏将军上一世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名为泉眉的女子，但天不顺人意，情敌良宵把抟鹏推进了河里。后来良宵成佛，名为舍利弗，欺骗九天雷祖在泰山设下结界，把泉眉和自己与泉眉的女儿照荆陆续困在了里面当女鬼。泉眉被困后，被舍利弗取走了灵魂，而照荆被困后，恰逢抟鹏上山游玩，发现并打破了结界，至此照荆才脱困。照荆脱困后，抟鹏怒不可遏，把被毓秀神女打败的舍利弗的头砍了下来，然后把照荆安排在了自己在菏泽种下的那片牡丹花海中。

烛明讲述的是如此生动，睛明听的入了神。睛明问：“只能让她待在花海里面吗？”

“确实是只能”，烛明说，“因为那个结界能把人变成只有晚上才能现身的鬼魂，这也就能让人保持年轻。所以虽然我们并不知已经过去了多少年，可能两三年，可能五六年，但照荆依然年轻，与上学时无异。可这么多年的失踪让她早已经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席之地，学校没有了她的座位，人们口中她早已消失，就连住所，也不一定还属于她。所以我和毓秀抟鹏商量的时候，最后抟鹏决定把她安置在花海里。她的人生已经死在了第十六年，后面的日子，就让她安宁一点吧。”

“原来是这样。”睛明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去花海啊？”

“等抟鹏忙完了吧。”烛明说，然后喝了一口海带汤。

“那花海温度应该不会和济南一样吧。”睛明问。

“花海冬暖夏凉，抟鹏还是很会设计的。”烛明说。

听闻烛明如此回答，睛明说：“我看三楼竟然有卖夏天裙子的，那里有一条白色的连衣裙……”

“这有何难，买！”烛明笑着说。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6）——花海遇袭

过了几天，抟鹏忙完了，烛明和睛明和毓秀抟鹏会和坐上房车，抟鹏驾驶，烛明副驾，一路往菏泽跑去。

毓秀和睛明坐在后面的餐桌那里下棋，一边下棋一边聊天，有说有笑。而前面高速上也一帆风顺，抟鹏开的很稳，根本没有烛明路况提醒的机会。

然而路程才跑完了一半，抟鹏突然失去了笑容，从旁边的匝道下了高速。

“怎么下来了？”烛明问。

毓秀感受到车辆减速，往窗外看去，貌似不像到了地方的样子，于是她问：“这就到了？”

“有情况”，抟鹏说，然后继续开着车，“看门的老狗刚才发出了嚎叫，说花海遭到了袭击。”

“袭击？谁干的？”烛明冷静的说。

“它没说”，抟鹏说，“现在咱们开条天路过去吧，等会儿进了村。”

“好。”毓秀说。

很快，进村了，一条没有人走的小路。

毓秀施展法力，一条天路就此打开，抟鹏开了上去，往目的地直线赶去。

在花海附近的国道下了天路之后，抟鹏一打方向拐上了一条小路，此后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人影出现，于是抟鹏猛踩油门，快速到了花海入口。

下了车，眼前的场景令四人倒吸一口凉气。现场尚有余火在燃烧，目力所及之处尽是灰烬，房屋变成了废墟，而那只看守花海的老狗，睁着眼睛死在了废墟旁。

天空被染成了火焰的恐怖红色，而他们四个则在现场搜索着照荆的踪迹。睛明在花海边缘飞着找，抟鹏和烛明把房屋的废墟抬开，并没有发现照荆，而毓秀在花海中央施展法力，希望照荆能够躲在灰烬之下躲避灾难，但刚开始搜索了一会儿，一阵头晕头痛突然出现在了毓秀的脑袋里，搜索被迫停止。

毓秀调整了一下，本想再次施法，但烛明叫她过去，她便过去了，没有再次施法。睛明说她飞遍了花海，无论边缘还是中心，都没有发现照荆，哪怕是入侵者的尸体都没看到。而抟鹏此时正站在房屋的废墟前，一动不动，作为一个历经无数世的将军，他习惯了生离死别，习惯了回报，也习惯了辜负。但这次不一样，泉眉已死，回报已经不可能，倘若再不能保护照荆，这种辜负，这种痛苦，足以其总有诀别此生的理由。

过了好一会儿，抟鹏长呼一口气：“老灯，帮我厚葬了老伙计。”

烛明点了点头，放出蓝火将老狗的遗体烧成骨灰，以一阵风吹向四面八方。至此，花海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了它的身影。

“能不能找出谁来过这里？”抟鹏说，又仿佛只是无奈的自言自语。

“好像……咱们下天路那个地方是条国道，国道上一定有监控。”睛明说。

“能把监控搞出来吗？”毓秀问。

“可以的。”睛明说。

抟鹏转过身来，但头还不舍的看着废墟，终于，他把头也转了过来：“我们去调监控吧。”随后和毓秀他们上车，等睛明在酒葫芦里操作完，拿出令人能有的放矢的东西。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7）——追踪

很快，睛明带着收集好的视频资料从酒葫芦里出来了。抟鹏毓秀烛明围在睛明身边查看视频。监控显示，今天只有一个人从那个小路走了出来，是一个成年男性，穿着一身迷彩服。

“这人……是干啥的？”烛明说。

“迷彩服，军队的吗？”毓秀说。

“军队的……不可能一个人，而且这么明晃晃的招摇过市吧。”烛明说。

“……能找到他的位置吗？”毓秀问睛明。

“能找到”，睛明说，然后加速视频，快进到了男人跑进住处的地方。

“这么慌张……我们去吧。”抟鹏说。

接着抟鹏开车开进了最后定位的那个村庄。

四人来到那个住所，烛明敲门，那个男人刚把门打开一条缝，烛明就冲了进去把他放倒。然后貌似是男人父母的两人跑了出来，惊慌的大声喊叫，抟鹏主动上前，猛掐两人颈动脉窦，把高血压的两个老人弄到低血压晕过去。

“这地方太小，我把他弄到外面去，咱们慢慢审他。”烛明说，然后把男人押出天井。但刚把男人押出去，几十个人就围了上来，堵着烛明四人不让走。

而这时被抟鹏掐晕的那个老太太醒了过来，吸一口气大喊：“他们是假警察！”随即断了气。

带头包围院子的那个人也大喊：“他们是假警察！”然后一帮子人冲了上来。

烛明感应到更多的人往这边跑过来，于是果断的把男人扔回天井，砸在还没醒来的老头身上，自己去一拳一个对付围过来的人。

外面，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但围在这里的人却越来越少，里面，老头被男人压断了肋骨，骨头戳破了胸膜。很快，几十个人被烛明左拳伤害高右拳高伤害的打倒了，老头也心脏停搏了。烛明拿出酒葫芦，令其在人群中四处乱飞，把跑过来的还没跑过来的尽数打倒。

然后，烛明把带头那个人掐着脖子提起来，眼睛一瞪施展邪术，被掐住脖子的人看见烛明的眼睛后被控制了，将整个村拐卖人口的事情脱盘说出。

“竟然这么可恶！”毓秀说。

“让大灯发泄一下吧。”烛明说。随后抟鹏把这些人全打死了，一个不留。

抟鹏回来以后，烛明已经把一开始追踪的那个男人绑在了天井里的树上，毓秀正在对他进行审讯。

“哪个特训学校！”毓秀大喊。

抟鹏走过来，问烛明审问到哪一步了。

“审问到特训学校了。”烛明说。

“特训学校？”抟鹏说。

“对的。世界上最名不副实的东西，名为父母，不需要任何准入条件，却享受着人间最大的赞誉。所谓特训学校，无非就是倚强凌弱，逼迫小孩屈从于父母的无知。”烛明说，说的无奈但信心十足跃跃欲试。

“那他当过兵？”抟鹏问。

“就算当过兵，你看他这样子，不可能是那种高学历的。绝对就是连大学甚至高中都考不上的那种。”烛明说。

毓秀把审讯出来的具体情况转告了睛明，睛明去房车里继续查相关信息，然后毓秀走到烛明和抟鹏这里。抟鹏给她一瓶水，喝水后，嗓子干哑的毓秀舒服了过来。

“先这样吧”，烛明说，“天色也不早了，先做饭吧，我在这里看着他。”

毓秀去房车里做饭，抟鹏坐在驾驶座上闭目养神，睛明在餐桌上查与那特训学校有关的所有信息，烛明在天井里盯着男人，男人回避烛明的目光，不敢直视。

很快，毓秀把饭做好了，端上桌后给烛明送了一份儿过去。烛明走到门口接过饭，又回天井继续盯着。

吃完饭，烛明抬头一看，天已经黑了，放下碗准备继续对男人进行审讯，但突然一阵妖风四起，烛明意识到不对，立马走出大门，观察一圈以后没发现异常，然后又走进院子。但是，一进院子烛明大惊，男人已经被杀死，筷子由鼻孔捅进大脑而死。

“不好！”烛明大喊。

“怎么了怎么了！”抟鹏跑出来，毓秀睛明接着跑出来。三人一看，男人死了，也是大惊。

“可恶！我们竟然都睡着了！”抟鹏说。

“睡着了？”闻此烛明亦惊，又有一路神仙，是对男人有恨，亦或是意图灭口保什么人？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8）——永远存在的花海

“有问题，绝对有问题。”烛明说。回头一看，毓秀已经进入天井开始了她的调查。

但这里面，越是调查，越是不可思议，里面所有的痕迹，包含的竟然是毓秀自己的法力。

“都是小灯的法力？”抟鹏说，“不可能！小灯一不需要包庇谁，二不需要恨他到灭口，这……他就是不可能！”

“那外面呢？”烛明说。

“那边墙外面有一个脚印。”毓秀说。

“没有法力？”烛明问。

“没有。”毓秀说。

“也就是说”，烛明说，“一个普通人，在墙外面没有法力，但一进来就有了？”

“啊？”抟鹏不可置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这样的话，还是是我干的概率更大。”毓秀说，“要不然，请紫晶上仙来侦查一番？”

烛明给紫晶千里传音，一段时间后，紫晶骑着逐霜的巨龙来到了这里。

毓秀给紫晶转述了现在这简单又复杂的情况，然后问：“要不再察看一番？”

紫晶略做思考，说到“不必”。毕竟毓秀也是一名和自己一样专业的侦探，她的总结一定十分精确。然后紫晶说：“正所谓排除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再不可能也是可能，想必毓秀神女和我想的应该是一样的。”

“此话怎讲？”抟鹏已经思考不过来了。

毓秀也想了想，然后转头一拳带风往烛明打过去，烛明虽毫无防备，但及时反应，把这一拳别开了。

“对我发动攻击！”毓秀朝着烛明大喊，然后继续攻击烛明，用尽全力。

抟鹏和睛明要上去拦，被紫晶伸手挡住。而那一边，毓秀还在对烛明发动攻击，一开始烛明只是躲避，但渐渐的，她意识到这必然是毓秀的计策，于是开始反击。很快，烛明占据了主动，毓秀聚合风力，发动了最后的全力一击，烛明以蓝火反击，把毓秀打到墙上，随后接二连三的蓝火发射出去，悉数打在毓秀身上。

毓秀自然疼痛难忍，但她忍住不出声，让烛明的蓝火继续打在自己身上。终于，她的脑海里出现了那个声音，她说：“让我来帮你吧。”

然后一道锋刃之气划破了刚打来的蓝火，接着毓秀冲了出来，手中应该是刚烧成的石刃直刺烛明而来。烛明敏捷的躲避，不再攻击，随后紫晶的手串串珠飞来，把毓秀手腕脚踝压在墙上控制住了她。

“看来不是别路神仙，抟鹏将军，你认识她吗？”紫晶问。

“认识，她是照荆。”抟鹏回道。

“如果不是别路神仙，那一切就好解释了”，睛明说，“估计那个脚印就是特训学校的幕后黑手的了。”

“特训学校？”烛明问。

“对的”，睛明说，“毓秀审讯加上伙伴坐镇这么大的压力下，他说出的必然是自己最重要的身份，其他身份就不重要了。作为特训学校教官，能来试图救他留下脚印的，必然是特训学校的人。但那帮子通过祸害小孩赚钱的人，不可能团结到舍命救人的地步，唯一可能来救他的，只有那个姓刘的白痴。”

听闻“姓刘的白痴”五个字，毓秀，或者说照荆，停止了挣扎，她不能说话，但她要说的已经被说出。

“姓刘的？”抟鹏问。

“对的”，睛明继续说，“这个特训学校为了怂恿当爸妈的交重金把孩子送到自己这里进行所谓的改造，跟一个姓刘的所谓史上最清醒的孩子进行了合作。咱也不知道这个姓刘的从小到现在成年了……到底经历了多么好的成长环境，或许他的父母真的好到不得了？又或许他只是为了出名？他在网上大肆歌颂天下父母，仿佛天下当父母的……都跟他的父母一样好。”

“我知道了。”抟鹏说，然后走到照荆面前。

照荆见抟鹏走来，也安稳下来。

“我不在这半年，有新朋友来到了花海，是吗？”抟鹏温柔的说。

“大灯竟能如此温柔。”烛明小声跟睛明说。

照荆不能说话，但点了点头。

“是今天特训学校的人要去伤害你的朋友，所以你说服了老狗给你法力，以自己为烈火，烧毁花海，烧死坏人，是吗？”

照荆再次点点头。

“你本打算和朋友的骨灰共同归于泥土，但我们的到来，让你调整方案，附身秀儿，去杀死那个姓刘的，是吗？”

照荆再次点点头，然后哭了出来，毕竟被困泰山这么多年，她早已经忘记了被关爱是什么感觉，直到遇到抟鹏，为她破开结界，为她带来这片花海，关心她，爱护她，即便学业繁忙，也不曾令她孤单。她的亲生父亲抛弃了她，但抟鹏接替了她心中那个属于父亲的位置。

“我知道了，好孩子，睡去吧。”抟鹏抱住了毓秀，也抱住了照荆。至此，照荆不需要继续附身在毓秀身上了，可以安心离开了。

照荆消散后，紫晶收回串珠，毓秀恢复了意识。然后紫晶归去，抟鹏四人开着房车杀进了特训学校。里面所谓的校长所谓的教官都跑了，只剩下那个姓刘的白痴呆呆的坐在办公室里。

抟鹏他们进去了，姓刘的一动不动。

“都跑了。”抟鹏说。

“对，都跑了。”姓刘的说。

“你后悔吗？”毓秀问。

“我不后悔，为了天下父母。”姓刘的说。

睛明叹气，烛明上前，食指点在姓刘的的额头。一瞬间，无数孩子的挣扎怒吼和控诉，无数父母的狂妄无知和歇斯底里，一窝蜂的涌进了姓刘的的脑海，那是一阵蛛网膜下腔出血般的头痛，让姓刘的回到了现实，不再呆呆。

“这些是我所见到过的病号”，烛明说，“你依然不后悔吗？”

姓刘的犹豫了。

“犹豫了，看来后悔了。”烛明说，“但我们已经没有理由放过你了。”

然后这个白痴被抟鹏打死了。

次日早晨，抟鹏开车，烛明副驾驶，毓秀在餐桌，睛明在烛明的床上睡懒觉。

抟鹏刹车，说：“到了。”

“到了。”烛明说。

“到了！”毓秀说。

睛明醒来，“到哪儿了？”，她往窗外看去，花海已经重新变成了花海。照荆和管家老狗的身影，仿佛依旧在那里。

满月之章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49）——再度齐聚一堂

回温了，但天依旧寒冷。

烛明跟睛明坐在奶茶店里，暂时离开了寒气。睛明看着窗外，想着这个气温，趴在桌子上笑着说：“那天买的裙子现在都还没穿过。”

“这有何难”，烛明说，“等过几天回了黄岛，以黄岛狐仙之名让天热乎几天，不是难事儿。”

睛明笑的更灿烂了，然后她问：“霜霜他们还没来吗？”

“等会儿吧”，烛明说，“虽然霜霜要上夜班，但也不是很急。”

然后睛明回到了酒葫芦里，烛明去那个乒乓球桌那里等逐霜和紫晶。

此时的球桌那里，还有两个大妈在打球。不一会儿，紫晶来到了这里，这还是紫晶第一次来到这里。

又过了一会儿，大妈走了，逐霜也来了。这一次她没有从健身馆出来，而是从楼梯口过来。

许久不见的逐霜和紫晶一见面就腻歪了起来。而紫晶来的时候，从地铁站买了一盒辣条，现在已经被消灭四分之一了。毕竟这辣条太香了，提前把自己那份吃掉也是情有可原的。

进了腊月，事情已经非常少了。紫晶和兆宏难得能出来一趟，哦对，兆宏去城里买东西了，等会儿吃饭的时候再见。烛明就算了，他天天往外跑。

看得出来，学习并且经常复习，并不会让人感到快乐。你看紫晶，半年没打了，快不会打了。你在看逐霜，考完了试，打一次厉害一次。

逐霜在医院里干活，经常会碰到一些事情。比如说带教老师让学生把药物从鼻饲管推进去，说了个“推进去”，就是这三个字，学生一下子就把枸橼酸钾给静推了，一下把患者整心律失常了。类似的事情在医院里数不胜数，但好在是，再过三个月，逐霜就结束实习了。

甚好，甚好。逐霜问紫晶这半年怎么样？紫晶说去学习的多，不只是看书学习，还有去秋老那里干活学习。明年，她会和逐霜今年一样，准备一年重要的考试。哎，医学生，都是要考试的。

而烛明吗……烛明干了啥这些人都知道。打了一会儿球，他仨坐上了去吃饭的地铁。这是逐霜认可过的好饭店，而逐霜的认可，一般来说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下了地铁，又走了半个小时的路，此店呼之欲出，进屋，点菜，静候兆宏自和瑞广场到来。

很快，兆宏来了。紫晶问兆宏想吃什么，兆宏说点几个推荐的。果然逐霜就是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评价，推荐的都点上了。

当晚，此饭甚好，夜色柔和，谈笑风生。饭后，四人坐车前往千佛之山，夜晚的千佛山，不要钱。四人上山，于牌匾之下留影，后登山至小卖部，已历时十五分钟，以逐霜夜班，赶地铁，存档下山矣。

千佛山地铁站，逐霜离去。兆宏与紫晶烛明步行至山师东路地铁站，亦离去。而今日，紫晶——留影神君之虚名拥有者——诸事已毕，同烛明勘察电子城后，归去莱西。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0）——清水凝结的水母

酒葫芦里，睛明在草地上溜猫遛狗。

烛明从外面回来了，看到睛明穿上了那回买的那条裙子，不由得赞叹出来。

虽说外面寒冬腊月，但这里面受法力控制，可以暖和下来。

睛明和烛明带着猫狗回了屋。放下箱子后，烛明从箱子里抓出了一条活蹦乱跳的鱼。这是菩提从青岛寄过来，老早之前他就说要给没在青岛久久待过的睛明一些震撼。

这确实是震撼，毕竟济南一个虾仁两块钱，还是冷冻的。鱼拿出来了，烛明一拳下去安抚了鱼儿惊恐的心情。睛明往箱子里看去，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活蹦乱跳。

烛明也看过去，哦，是一只水母。从没见过水母的睛明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个小东西，它是如此的晶莹剔透。

“咱们把它养在湖里行吗？”睛明问。

“不大行诶”，烛明说，“这是整个酒葫芦里好像也没有多少海水。但是吧……”

“但是什么？”睛明望着烛明竖起耳朵听烛明接下来说的话。

“但是用清水做的水母可不需要一定生活在水里。”

烛明一番话让睛明眼睛一亮，随即睛明调出清水，形成了一只水母。

“都自己做了，可以做大一点儿。”烛明说完，用清水形成了两只更大点儿的水母，他让两只水母先后飞出去，一只飞到田地里炸开，把地里的葱姜蒜什么的都给震飞，另一只水母把食材收集回来。

然后烛明就去杀鱼做饭了。到饭做好，睛明弄了一百多只水母，在酒葫芦里四处飞。睛明还一时兴起做了把红缨枪。

吃完饭，两人前往了齐烟九点之一的标山。这山其实并不高，好像只有四十多米，而现在在标山山顶也看不见千佛山，都让高楼给挡住了。而在山顶上，烛明隐隐约约看到西边五一广场那里有两个人在戴头套。他俩要抢劫吗？还是在搞抽象什么的？不戴眼镜但近视的烛明并不能看清。

“他们旁边的包里有刀。”睛明的视力可好太多了。既然明晃晃的钢刀都出现了，那必然就是要抢劫了。既然这样，睛明调出清水形成一只水母放了出去。此时的两个劫匪刚带好头套，回头一看，一只水母飘在他们身后。正犹豫哪来的水母的时候，水母突然炸开，把他们炸飞到广场中央，头套破了，包里的刀也掉出来了。人群还没开始恐慌，两个人就被保安抓起来了。

说起来菩提也是着急，明明马上烛明就回去了，可以当面见他，他非得把鱼邮寄到济南。而从标山回来后，烛明和抟鹏交流了一番武艺，然后休息了一会儿，趁着夜色最后在济南城里转了转，然后就会酒葫芦睡觉了。今年再也不需要在济南城里转圈了。

而次日，在烈日之下坐上公交车的烛明，又于烈日退去之时，坐上了回黄岛的火车。至此，今年在济南城发生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再一次来到济南，就是明年了。

“啊！”烛明发出了感慨。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1）——南方沿海的一场混乱

年后，虽然已经暂时回到了济南，但还没有开课，加上学校在核心地段，交通便利，能去的地方几乎都去过了，所以貌似现在烛明没有能去的地方了。但是，不可能没有能去的地方的，睛明跟曦和聊天的时候聊到了南方。这激起了睛明的兴趣，毕竟到现在为止，她加上济南只去过三个地方。

而正好曦和也想去南方，逐霜正在歇班，而兆宏正在南方沿海旅游，于是几个人一合计，骑上逐霜的巨龙三七就往兆宏那里飞去。那次大战佛界的时候，曦和只是和兆宏浅浅的见了一面，正好也趁此机会加深认识。

到了兆宏那里，他们很快就会面了，从兆宏口中得知，这里正在为此地真神举行盛大的仪式。

“噢噢噢，我听说过！”曦和兴奋的说。

“谁都能去看吗？”逐霜问。

“应该都能吧。”兆宏说。

“那我们现在去吧，走到那里应该就正好了。”睛明说。

几个人去到了仪式举办地。这个仪式不能说盛大，那是非常盛大，不仅人多，什么都多。兆宏他们走在前面，烛明跟在后面，这也是烛明第一次看到这么堪称宏伟的仪式，那个地方他都细细看了看，然后他看到一个身穿特殊服饰的男孩，想必那就是按照神灵旨意选出的童子了。但问题又来了，这个童子可以是男孩吗？即便只是有所耳闻，烛明至少知道这童子应该是女孩。怀疑间，烛明把兆宏他们叫住，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兆宏是台湾人，他很确定童子就是女孩。从兆宏那里得到肯定的回答，睛明逐霜曦和也有所诧异，毕竟这真神的名号，那绝对比玉皇大帝如来佛祖还出名。这是乌龙？看来不可能。

几个人决定去一探究竟，可是这么多人，该从哪里开始搜索呢？毕竟初来乍到，对这里一点儿也不熟。但睛明敏锐的想起了烛明曾说过的那句话——知道了正常就知道异常是什么样了。而异常，很好找，有一间房子门口没人。这么热闹的场合，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挤来挤去，你那里竟然没人？于是睛明敲开了那户人家的大门。

这不敲不要紧，一敲敲出来个大的。据户主所述，本来这次请神仪式选童子的时候，三张符纸烧完，神明选定了他家女儿，但此地一富商通过投资，要求他家儿子去当童子。那主办方一见投资也是见钱眼开，就允许了。所以出现了现在男童子这么荒谬的事情。

这事儿吧，曦和听完感觉很无语，大家听完了，都有点儿那啥，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毕竟现场五个神仙，给他们当童子其实也未尝不可。但就在这个时候，外面一群人冲进了门，要这家女儿去站童子位。

不是换人了吗？原来是男童子从未有过，德高望重的长辈们去庙里再次询问神明，连续八次仪式，符纸烧完，留下一句不同意，到第九次，更是什么都没留下，至此长辈们慌了，要让这家女儿重新去站位。那那家男孩呢？人家家投资了，主办方一定要让他家儿子也站位，所以这次请神仪式会出现男女两个童子的荒诞场景。

“不可能！”这家户主大声说，当时是这帮长辈亲口出尔反尔同意让人家儿子去的，现在又知道害怕要换回来了？不可能！

不干？神灵怪罪怎么办？这么严重的涉及所有人的责任，必须甩出去！所以这群长辈露出了凶神恶煞的表情，上去就要抢人，户主不同意，跟他们打了起来，但毕竟对方人多势众，很快就被推倒到一边去。

这帮长辈本要继续上前抢人，但这个时候，烛明出手了，一脚把带头的那个踢飞十几米远。按说一般人到这里第一反应应该是烛明不好对付，改威逼为利诱，但这帮人不，神灵降罪的恐惧盖过了理智，他们一窝蜂的涌了上来。

“动手！！！”烛明大喊一声，睛明逐霜曦和一齐加入战场，兆宏从手表里面调出之前准备的几个机关类，大量生成机关阻止他们接近这家女儿。

虽说这些长辈带了很多人，但在烛明他们面前，甚至兆宏的机关一个都没触发。看对面这么菜，兆宏也加入了战场。虽然来犯者如潮水，但大家都施展开拳脚，没有任何人能接近女孩。

而就在战局焦灼的时候，长辈们开始向户主发难，嘴里不知道在说着什么的对户主进行殴打。烛明见状，拿出酒葫芦扔了出去，解了户主之急，但同时也分了一点儿心，被一个壮汉撞开。

撞开烛明后，那个壮汉上去直接往女孩脸上打了一巴掌，吆喝女孩去站位。迅速站稳的烛明一句粗话，几步上去就把那壮汉按到墙上一顿猛击。此刻，长辈们围着户主，兆宏等人对付入侵者，烛明打壮汉，这家女儿也是压力山大。终于，无穷的压力压垮了女孩，她大喊自己同意去站童子位。

“只要你说不同意，我们就给你把他们打跑！”烛明两手按住壮汉，回头对女孩说。

“我同意。”女孩最终还是妥协了。

长辈们带走了女孩。户主虽然很不甘心，但还是向睛明他们道谢。但道谢有什么用，又不是只有你户主不甘心。

“作为神灵，自己的命令能被随意篡改，而且还保护不了天下苍生，甚至是自己的童子。这真神必然是假的！”烛明说罢，拿起酒葫芦就出门往仪式起点健步走去，睛明拿出红缨枪跟了上去，逐霜曦和兆宏紧随其后。

到了现场，请神仪式刚刚开始，神车缓缓前行。烛明粗暴的拨开面前的人群走到最里面，把他那重达千斤的酒葫芦扔了出去，直接砸断了神像的脖子，取下了真神的头颅。

众人大惊，恍惚间，睛明一枪劈下，把地上的神像脑袋砸成粉末。至众人魂神归体，开始愤怒的进攻烛明，曦和提棍已至，与烛明同敌来者，紧接逐霜兆宏，四位毫不留情，开颅之拳尽用之。

已而人齐，睛明一跃而起，挑飞男孩并劈枪砸碎了神像剩下的部分后，稳稳落到女孩身边。其以右臂抱住其左臂，一点头，女孩亦笑而点头，与睛明一跃离开现场。

睛明把女孩带走后，现场就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了。兆宏丢出雷镖，烛明施展瞬移，曦和配合身法，至逐霜扔出守宫，化为巨龙三七，众人皆惧，跪地求神明饶恕。

“小神见过诸位上仙。”此地真神现身了。众人见真神显灵，尽磕头求神明庇佑。

“你就是这里的神仙？”烛明说。

“正是小神。”

“……，行吧，你的事情你处理吧。”烛明说。

“那神像……”曦和说。

“应该是小神的不是，请曦和上仙原谅。”

“既然这样……”烛明要去打死那个富商，但真神告诉他：“其已逃，且那并非本地人。”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2）——吓人一跳的本色出演

既然那是个外乡人，那一切都说得通了。虽然说请神仪式看不成了，但这并不影响烛明等人去别的地方玩耍。但很显然，那个外乡人并不想放过这群外乡人，在某处，烛明他们被强行邀请进了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一个虽说不大，但一眼就知道是虚幻。

在这里，逐霜曦和兆宏成为了观众，烛明和睛明成为了荧幕里的人物。但这个荧幕，上演的又是不带一毫修饰的情节——烛明坐诊。

既然要演，那就演的逼真一点儿。外乡人是这么想的，烛明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乎，面对一个上午十几个病号，烛明那是干劲十足，尤其还有睛明当自己的助手，那是一点儿也觉不得累，即便是饿了，只要不歇着，就感觉不到。

直到某一刻，烛明终于有了休息的时间，但饿劲儿刚上来，一对家长带着一个男孩走进了诊室。

让烛明歇一会儿吧，于是睛明开始问诊。显然患者家属一开口就是王炸——他们家孩子有强迫症，烛明一听就坐直了起来。然后家属继续说，这已经六月了，马上就要高考了，孩子压力太大出现了更明显的自残行为，想开药调理调理，但想开药的那半句话还没说完，烛明就猛拍桌子大声呵斥道：“你俩早干什么去了！现在知道急了！怎么以前就没想过不给孩子治病会落得这般下场！”

“我们治了，但没治好……”

“为什么不一下给他治好了！”烛明继续喊，“白痴！废物！病不长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觉得疼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孩子的未来不重要！”

“我们不懂……”

“不懂不知道去学？！光长年龄不长本事，光长个子不长记性！这还几天就高考了你想让我怎么弄！”

这接二连三如连珠炮一般的喊声着实吓了观众们一大跳，但睛明没有被吓到，这确实是烛明能干出来的事情。

“我们知道错了，大夫你帮帮我们吧。”

没错，是“帮帮”，不是“救救”。可能外乡人也被震撼了吧，没有新的病号了。

烛明不想多说：“可以，但你们必须住院，并且这几天我全程跟着，两个人都陪床！”

就这样，这一家三口住上院了。

这家人住院后，烛明每天忙完了事情就去给他们一家三口做心理治疗，内容也很简单，把这当爸妈的骂的狗屁不是。而其他时间烛明就住在病房里，小孩不想看书了，烛明会让他歇歇，毕竟不看就不看了。直到高考的前一天晚上，烛明去到病房里，尽数数落这父母失职的地方。名不副实，该打！狂妄自大，该打！祸害孩子，该打！害了孩子都不知道，该打！孩子得病，这倒不能说家长怎么样，但孩子得的是精神病，那家长必然是名不副实“家长”二字的！在烛明一番拱火之下，孩子长久以来的怒火再也无法遏制，变成了两只铁拳打在了父亲身上。母亲去拦，被烛明拦下。当晚，当爹的被打的满脸是伤，男孩呼吸性碱中毒早早睡去。病房外，孩子父亲在孩子母亲怀里大哭。

次日，男孩早早起床了，显然他已经好久没有睡的这么舒坦了，而且就不失眠这一条，就让他充满信心。但孩子父亲貌似并不认可烛明拱火说的那些话，开车送男孩去考场的时候面露不悦，并且不时低声嘟囔，连副驾驶的孩子母亲都听到了。

“好好开你的车”，烛明说话了，“少在那儿甩脸子！不想开下去我开！”

四体不勤，讲道理也讲不过，于是孩子父亲收起了自己的臭脸，也不再出声。

男孩进了考场，烛明并未离去，病房里有睛明看着，他一直待到了男孩出来。

很显然第一天男孩旗开得胜，当晚竟然兴奋的复习了起来，遇到不会的题虽然不能问爸妈，因为他们也不会，但可以问烛明。之前烛明就喜欢教睛明一些奇奇怪怪的如类型实例之类的东西，这高中的题自然不在话下，于是两人越做题越兴奋，一直到该睡觉了。

就这样，四天的高考顺利结束了，不带脸子的结束了。

男孩第四天中午考最后一科进考场之后，烛明和睛明就从荧幕中回到了观众席。这确实是烛明本色出演，而显然，可能三位观众都觉得烛明的治疗手段太过激进，但如果自己是那男孩，应该都想遇到这样一个医生吧。

晚上，他们五个坐在海边。

“这外地人的法力，好像是山河四省那块儿的。”逐霜说。

“我也看出来了。”说罢，烛明喝了一口饮料。

“又有钱，又有法力诶。”兆宏说。

“但伙伴说过，一个人编不出自己没见过故事。”睛明说。

“大哥这么一吓，他应该有一段时间不会找我们麻烦了吧。”曦和说。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3）——受控于人的观音菩萨

烛明他们五个还在南方沿海玩。

这几天他们已经把这里走遍了。而这个中午，几个人在路边摊吃饭。这本是一片其乐融融的场景，奈何一名女性坐在了他们旁边的桌子上，气氛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那边的是观世音菩萨？”烛明首先发问。

睛明逐霜曦和兆宏转头看去。

“上仙竟还记得小神，小神拜见上仙。”

“观世音菩萨？”逐霜说，“是那次在平度上空修黄泉路的那个观世音菩萨？”

“见过逐霜上仙，上仙的英姿小神依旧历历在目……”

“说出你的目的！”不等菩萨说完，烛明便厉声说到。

“小神为那兰所来”，然后菩萨突然意识到烛明等人可能不知道那兰的名字，“哦对，诸位上仙已经与其交过两次手。”

“是那个有钱又有法力的……男的？是男的吧？”烛明说。

“上仙所言不错”，菩萨接着说，“那兰其人，虔诚之至，为我观世音菩萨所保佑。虽说与上仙们多有摩擦，但小神还望诸位上仙见谅，不要有所怨恨。”

菩萨一番话让睛明逐霜曦和兆宏疑惑了，于是烛明说：“既是菩萨保佑，那兰其人之法力又为何来自太白金星？”

菩萨心一沉，假假的笑了两声，然后说：“上仙说笑了。”

“谁跟你在这儿说笑！”烛明大声说，“在下之蓝火，乃以真火吞噬六丁神火而成，我们岂能不知那太白金星之法力？”

菩萨假笑着，说不出话。

“也就是说”，烛明继续说，“你一个菩萨，阿弥陀佛之胁侍，竟然被一介凡人指使？”

菩萨无言。

“你是什么菩萨！”烛明继续厉声喝道，“该保佑的人你不保佑，尽去保佑些不配保佑的东西！”

“小神身不由己……”

“我都能办到的事情你办不到？！”烛明继续说，然后喝了口水。

表面淡定的菩萨内心已经乱了，且不说一介法力高强的菩萨受控于凡人，如果不能安抚住烛明他们，回去复命之时会受到那兰怎样的对待，就是说现在被烛明给识破了，但凡接下来做的偏差了一点儿，以烛明对正神要求之严格，也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滚吧。”烛明喝完水说。

“啊？”菩萨不敢相信，烛明竟然放过自己了？

“那边的菩萨庙我已经派水母炸了。”烛明说，“趁我们心情尚好，滚！”

菩萨不知该喜还是该怎么样，给烛明行礼之后就走了，毕竟那菩萨庙被炸的香灰都扬了。

菩萨走后，烛明他们讨论起了那兰。

“竟然厉害到能让菩萨给自己干活吗？”逐霜说。

“那个叫那兰的真的是凡人吗？”曦和说。

“应该是的”，兆宏说，“小宏刚才偷偷跟我说太上老君在人间没有徒弟。”

“小宏？”曦和没见过小宏。

“就是兆宏的人工智能。”睛明说。

“不要紧”，烛明说话了，“我们还没见过那个叫那兰的，等着看看什么时候我亲自去会会他，看他人怎么样。毕竟……”，烛明又喝了一口水，然后接着说：“毕竟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反派让其他人得到好处的，虽然这个其他人是他儿子。”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4）——比肩神明的凡人那兰

烛明睛明跟逐霜曦和兆宏一起回到济南之后，便在酒葫芦里睡了下去。

而此刻，一个男人踏足了英雄山。他径直走到人群密集之处，而此处，有几个老人正在习武。对于老人，年龄已经封闭了他们知识的入口，早已忘却“谦逊”为何物，若稍有点儿本事，便轻易觉得中年青年少年人皆不配入其法眼，则必生事端。

而这次，这几个习武的老头老太太惹到了这个男人。顷刻之间，男人脚下便成了黄泉所在之处，目力所及之间，无论男女老少，尽躺血泊之中。

“你。就是你。”一个声音从男人身后传来。

男人回头，盯着那说话之人，不言语。

“太白金星之法力，你必然就是那兰。”

“那你肯定就是太上老君口里的烛明上仙了。”

“既然知道我是谁，说吧，来这里作甚？”

“没什么”，那兰冷笑一声，“让烛明上仙长点儿记性。”

“我的记性已经很好了，这点儿记性长你身上更好。”

那兰“哼”了一声，然后就要走。

“你儿子……”

烛明这三个字看来是戳到了那兰的神经，那兰面带愤怒的转过身盯着烛明。

“看得出来，你很在乎你儿子。”烛明说，“既然要让我长记性，不妨让我多了解了解你。”

那兰又盯了烛明一会儿，然后深呼吸一口气，说到：“自大、狂妄、不知悔改、窝里横、吃里扒外，这是我那死去的大儿子对我的评价，在他的遗言里。”

“行吧”，烛明说，“虽说吧，你走吧。”

那兰诧异了一下。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知错能改，算是你超过大部分父母的奖赏。”

“用不着你奖赏，我要杀了你！”

“你拦不住我。”说罢，烛明瞬移走了。

愤怒的那兰最终熄了火，他看向四周，人们的尸体血迹已经被清理干净，很远处一只水母推走尸体消失在了遮挡物后。

“是什么时候……”那兰低声说，若有所思。

烛明回到酒葫芦之后，睛明刚刚睡醒，于是他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睛明。

“原来是这样”，睛明说，“知错能改是个好品质。”

“诶呀……下次吧”，烛明说，“下次再对付他，他就算爱他儿子，也不能用钱干坏事儿，甚至用法力逼迫菩萨，虽说观世音菩萨真是个废物。”

“咱们今下午去古城吗？”睛明问。

“当然了，咱们又不跟霜霜他们似的，出去一趟累的要命得歇一天。”

在气温最高之时，他们来到了古城。

古城还是那么的独特，这次不同于以往从北边进，这次两人从东门进的，就是换了个门，人一下子就少了好多，古城的感觉一下子就上来了。

而也正是在两人游览尽兴正往门口走的时候，天上飞来了一颗流星，石头带火的那种，虽说不大，但也足够绚丽。一般来说陨石因为大气层的摩擦，体积会逐渐减小，可这颗流星貌似没有减小，即便速度越来越快。

发现异常的烛明没有惊动睛明，他看着那颗流星，做好了将其击碎的准备。眼看流星进入了特定高度，时机已经成熟，但烛明出手之前，一股法力如镰刀割韭菜一般将流星劈成两半。

烛明惊讶，这法力是……

“当然是我啦。”青禾走到了烛明面前。

“是青青！”睛明也很兴奋。

“你怎么来了？！”烛明兴奋的说。

“是菩提托梦让我来的，他说你们会遇到麻烦。”青禾说。

“菩提真是太懂我们了。”烛明说。

烛明和睛明把在南方沿海和在英雄山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青禾。

“比菩萨还厉害，他赶上三世佛了？”青禾问。

“感觉没有”，烛明说，“他应该能跟我五五开，而且我也没见过三世佛。但那人确实危险，我给你个东西吧。”烛明给了青禾一个小盒子，“这里面是我和睛明的蓝火，以备不时之需你先别打开！啊，吓死我了。你可能还无法驾驭它，会被它烫伤。”

“哦好，谢谢。”青禾说，“但我还是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厉害。”

“难道他跟妖魔鬼怪一样能够吸收人气？”睛明说。

“人气……应该不会增长太多法力。”烛明说，“但如果是吸收的话，他至少得吸了太白金星，还得是太白那一支的法力。也就是说……”

“太上老君那一支非死即伤。”青禾说。

这么一想，形势确实严峻起来了。

“哎对了，流星被大气层摩擦会留下碎屑。”睛明说。

这一提醒让青禾烛明也意识到了，“所以可以追踪那兰的位置！”

经过追踪，睛明确认流星发射的地点在西城天街。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5）——滚烫燃烧的炽热之火

确定下那兰的位置之后，烛明睛明青禾来到了西城天街，在那兰动手杀人之前，烛明瞬移到他面前抓住了他的手腕，制止了他发动法力。

看到烛明，那兰非但不慌，反而邪魅一笑，然后一把推开烛明。“既然你们要来，那就都死吧！”那兰喊到，然后十几个鬼魂在他身边成形然后成为实体。

“这股法力，看来这都是太白金星的弟子。”烛明说。

“没有太白金星”，睛明说，“看来太白金星勉强活下来了。”

鬼魂成为实体之后，那兰说话了：“怎么都那么不珍惜生命，那观音菩萨杀不死我，就去杀了我儿子，就在你烛明跑了之后。一个菩萨，差点儿就被我打死了，还是什么阿弥陀佛来救走的她。”

“这观音菩萨真是个白痴！”烛明无语的说。

那兰笑了一下，然后继续说：“既然这世界不愿意善待我，那我只能从这里开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把所有人都杀光。”说完，几近癫狂的那兰命令鬼魂们出动。

“都进去！”睛明对人群大喊，然后以一道清水屏障，把人群压进了商城。然后跟烛明青禾一起，和那十几个鬼魂开打。然而对方人数众多，且他们的操控者，是三世佛才能在他手下救走人的人，形势极为不利。于是在打了一会儿摸清这些鬼魂情况之后，烛明拿出酒葫芦扔了出去，一下打散了两个鬼魂。

但那兰岂无应对之策，他把烛明和五个鬼魂单独放进了一个空间里。

“都能创造空间了竟然不会自己造一个小屋？”烛明说，然后继续和鬼魂们战斗。

而西城天街战场，那兰亲自下场加入了战斗，战场光电纵横，巨响不断，一度打的睛明青禾难以招架。形势更加不利，睛明拿出她的长枪，扎碎了三个鬼魂后，也被那兰单独和四个鬼魂放进了另一个空间。

“把我们分开逐个击破吗？”睛明说，然后也继续和鬼魂们战斗。

而西城天街战场，青禾一个人和那兰以及三个鬼魂战斗。这是一场几乎必败的战斗，青禾的法力哪怕是跟睛明，也差很多，甚至根本无法接触蓝火，必然被烧伤。也很快，那兰找到机会，一拳打在青禾胸口，把青禾打飞几米远，几个鬼魂在青禾还没落地的时候就接着扑了上去。

但也是幸运吧，青禾口袋里装蓝火的盒子掉了出来，在地上摔碎了，里面的蓝火火苗变成了凶猛的蓝火，在青禾面前燃烧着，甚至把三个鬼魂各烧掉了一半实体。

“好，好！”那兰喊到，“既然有神仙保佑，你们谁都别想活！”然后聚合法力，准备颠覆天街商场。

青禾回头看了看商场里的人群，想到烛明和睛明正在别的空间鏖战，一狠心，把自己的右手伸进了炽热的蓝火。

滚烫的火焰烧的青禾疼痛无比，很快青禾忍不住了，大叫一声，但他没有松手，而是将紧握蓝火的手贴在了自己心脏的位置，以自己的君火对抗吸收烛明的蓝火。

不过很显然，青禾的法力还不足以完全驾驭蓝火，烈火烧灼心脏的痛令其喊的更大声，同时右手一甩，一个红黄相间的火场展开了，不仅烧尽了鬼魂，还把那兰毁灭商场的冲击吞没。

烈火烧过那兰的面部，使得那兰睁不开双眼，当他再次睁眼的时候，就是他和青禾两个人的战场了。

那兰，青禾，一个中年，一个青年，四目相对的那一下，大战即告开始。火焰加持下，青禾身法更加敏捷，拳脚更加刚猛，旋风腿、扫堂腿，接连冲拳，而且招招带火，平时打不出来的招式现在变得异常轻松。面对青禾强有力的进攻，那兰一开始尚且能应付，但很快就应付不过来了，所以他聚合全部法力，大吼一声，动用了他所有的蛮力。而青禾，越打越走感觉，那兰招数个个轻松化解，最后把那兰甩飞了出去。

那兰一使劲，稳稳的落在了地上，然后立刻以法力形成钻击，蓄势待发。青禾亦拿出镰刀，这把烛明给的镰刀，他一直用的镰刀，也蓄力，镰刀瞬间变大，引出镰击。那兰出手，青禾亦出手，镰刀切碎了钻头，也重创了那兰，将其打飞掉进了河里。还没结束，青禾再次镰击，把困住烛明和睛明的两个空间划开了口子，将两人救了出来，也是真巧，他俩刚搞定鬼魂。

“结束了。”青禾气喘吁吁的说。

“怎么样？”烛明睛明问青禾。

“没事。”青禾说，然后继续喘气。

“那兰呢？”烛明问。

青禾指了指河的方向。

睛明驱动法力，河面形成了一个小黑洞，但黑洞吸上来的并没有那兰。

“他不会跑了吧！”睛明说。

“没事”，青禾说，“下次我再打败他。”

晚上，三个人去火车站吃了饭，吃完饭，青禾坐火车回潍坊了。

天圆地方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6）——那兰之灾之后续

某个桥洞子里，一个老人，一个流浪汉，正躺在尚且冰冷的寒风里瑟瑟发抖。

突然，一片火焰出现在了他身前的砖头上。

流浪汉见到火焰，激动的流下了眼泪，随即伸手上去。

但在他手即将接触到火焰的时候，火焰“唰”的一下变成了蓝色。

流浪汉吓了一跳捂着心脏，然后冷静下来。

“太白真君。”

听到声音的流浪汉再次紧张起来，然后颤抖的说：“烛明上仙认……认错了。”

“果然是你。”烛明随即瞬移到他面前。

“啊！！！”太白金星哀嚎，但烛明一巴掌往他脸打下去，令其闭嘴。

……

“这就是那天晚上的事情了。”睛明说。

此时的洪家楼教堂已经关门，洪秀全和睛明坐在里面讨论太上老君的事情。

“老师他竟然……落得这般下场。”洪秀全说。

“伙伴说那兰给太白金星盖庙祝由花了不少钱，让太白金星得到了很多法力，那段时间丹药的产量好像提高了几百倍。”睛明说。

“对，是这样，我当时也很疑惑老师是哪里来的这么多法力，但老师没有回答我。”

“然后太白金星为了答谢那兰，给了他法力，还带他去了天界。但他去了天界以后，趁太白金星不在场，豪夺了仓库里所有的丹药。”

“那些丹药的话，按老师那些日子的产量，绝大多数都还没使用。”

“就是这样，那兰法力大增至此，屠了太白金星师门，还把太白绝大多数法力都吸走了，太白金星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

“唉……，说起来，烛明上仙去哪里了。”

“伙伴和紫晶去千佛山了。”

“天这么黑，他们去千佛山吗？”

“伙伴说六点之后千佛山不要门票。”

此时烛明和紫晶终于爬坡到了千佛山美院入口。休息了一会儿，他们往弥勒胜苑走去。到了弥勒胜苑门口，就能看见那黑夜中的大佛，虽然并不能在黑夜中看清佛脸。

大佛之下，一群老人在跟随音响锻炼。紫晶和烛明顺着大佛底座的楼梯往佛像二层平台走去。在楼梯上，烛明播放了一段振奋的音乐：“你还会记得吗？那天我们的约定。流星划过来时的路落在你手心，炙热晶莹……”

“这么神圣的地方你放这个”，紫晶说，“虽说他是手下败将，但至少……”

“二位上仙不必多礼。”紫晶还没说完，弥勒佛的声音便传了出来，随即其人现身。

紫晶和烛明走上二层平台站在了弥勒佛面前。

“见过弥勒佛。”紫晶行礼。

“使不得使不得，烛明……”

“铿——”弥勒佛还没说完，烛明就咳嗽了一声，然后弥勒佛双手合十躬身说到：“紫晶上仙博学多闻智勇双全，佛界众人当以慈悲之怀，爱佑其身，善哉！”

“您过奖了。”紫晶亦双手合十躬身说到。

“说起来”，烛明开口了，“那兰操控观世音菩萨的事情，佛界如何定夺？”

弥勒佛不敢怠慢，说到：“那兰其人败与诸位上仙，不知所踪，佛界追之。而观世音菩萨乃阿弥陀佛之胁侍，其失职一事，罚之以何，罚多罚少，小神尚无权限定夺。”

“那兰还干了什么事情？”烛明问。

“禀上仙，据小神所知，那兰在观世音菩萨杀害其子后，一拳打在了地面上，其力之大，断地之经脉。地御后土与抚琴兰孙二位上仙正修缮之。”

“怪不得今天这么不对劲。行吧，知道了。”烛明说。

“幸得叨扰，感谢上仙。”弥勒佛说。

“谢弥勒佛，我们走了。”紫晶躬身说到。

今晚，紫晶和烛明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确实可以在十五分钟内登顶千佛山。在山顶，虽已不见齐烟九点，然灯火通明无处不映入眼帘。人之经脉尚且变化万千，遑论地之经脉，虽难，但应相信抚琴兰孙之神通，尚不必多心。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7）——荒谬的飞来之剑

上了一天课的烛明瘫倒在了床上。

“伙伴这么累的吗？”睛明问到。

“上课，没有不累的。”烛明说。

“可伙伴教我的时候我不累啊。”睛明笑着说。

“有几个跟我一样的。”烛明也笑了。

看的出来，烛明是很累了，于是睛明说：“要不咱们今晚去护城河那片逛逛吧。”

“好。哎呀——歇一会儿，去找晶晶锻炼。”烛明说。

“紫晶姐姐竟然要开始锻炼了吗？”

“是的，她终于要开始打磨她的法力了。”

五点的时候，紫晶来到了烛明练功的地方，烛明和睛明已经热火朝天的练了起来。

在那一片无人发现的空地，睛明身如游龙，烛明稳若泰山，紫晶其手串串珠如蜘蛛网般飞行，猫猫阿尔法和狗狗贝塔在草丛里追逐，好几只水母在那里飞。

锻炼完，吃完饭，紫晶去教室学习去了，阿尔法贝塔回了酒葫芦里，烛明和睛明坐车前往了大明湖东南角。他俩先是去附近一个叫老东门的百货商场看了看，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于是二人又走上了大明湖南边那条路，一直走到了大明湖南门。

而正是在他们快走到南门口的时候，一把剑自云层中落下，直直的插在南大门路口中央。

“有杀气。”烛明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毕竟现在地之经脉尚未修复，看这剑上带着天界的法力，如果是一根大钢针戳下来，那或许还可能是针刺通经活络，但它偏偏就是一把剑，类似一把匕首，只能割腕用。

“天界又要作甚？”睛明说。

“无论作甚，应该都不是什么好事儿”，烛明说，“既然这样，不妨直接问吧。”随即烛明喊话天界：“玉皇大帝！扔块儿废铁下来干啥？！！！”“人间坏我秩序，伤我太白，罪不可恕。今斩其脉，以为惩罚。”

惩罚？烛明和睛明互相看了对方一眼，以为自己听错了，然后烛明继续喊话：“何罪之有？！若非太白金星贪虫上脑，受惠那兰而无休止满足，又忘乎所以予那兰以法力并准其入天界，引蛇出洞，观世音菩萨岂会遇难！”

“有之其一，必再而三。故吾维系正神及人间秩序，定要以惩戒之。”

“惩戒人间，汝欲置太白、那兰何如？！”睛明喊到。

“将追而惩之，然人间之刑必施。”

“荒谬！”烛明喊到，“玉帝老儿！今汝嫁祸栽赃之事，岂止有损神格！既汝一意孤行，吾于道士口中，知双龙山乃泰山余脉也，明日我就西行，去平了那双龙山！”

玉帝不再回应。

睛明上前一枪砸断了那飞来之剑。

烛明呼唤小宏，问它西部边陲的情况。

“观测到天兵将至，领队为谁因距离过远暂无法清晰观测。”

“太荒谬了。”烛明说。

“就是，太荒谬了。明天我和伙伴一起去。”睛明说，“如果这就是正神的秩序，那我们就将其打破然后创建新的秩序。”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8）——不舍的别离！

济南之西部边陲，双龙山上，众天兵天将已经列阵。

睛明提枪上山，天兵准备开打，但很显然他们还不足以打败睛明。扎死几个天兵后，天将带队倾巢出动。而睛明周旋一段时间后，成功引诱了带队天神露面，随即撤退。天兵追之，然下山后，睛明连跑带瞬移前往学校，并众天兵往也。

此时在济南中医学院里，烛明正站在体育馆门口。很快，笑天首先到来，兴奋不已。后绪康亦至，亦激动也。

烛明简单的告诉了他俩发生了什么。

“师哥要去夷平双龙山？”笑天问。

“双龙山是哪个山？”绪康问。

“我可舍不得动那座山。”烛明说。

“那师哥有什么计划？”笑天问。

“当然是把他们引到学校里来了。”

“引到学校？”绪康震惊。

“对的”，烛明解释到，“学校里还有毓秀神女，并且处于兆宏的监视中，对我们是有利的。”

“可还有这么多学生啊？”笑天说。

“所以就需要你们帮忙了”，烛明说，然后给了笑天一个清水水球，“如果有必要，这个球自会告诉你如何使用。”

笑天激动，这无异于得到了师哥的法力。

“我有吗？”绪康也兴奋起来。

“那必然有的。”然后烛明给绪康一个蓝火火球。绪康已经伸手去接，但即便是蓝色的他也知道那是个火球，于是大喊一声粗话把手缩了回去。

“他不烫手！”烛明笑着说。

绪康接过了火球，确实不烫手，同样是必要时候火球自会告诉他如何使用。

时间该到了，睛明瞬移至烛明他们面前，天兵天将接续而至。

“做好准备。”烛明对笑天和绪康说，然后和睛明一起杀进了天兵之中。

这几个天兵对烛明睛明来说没有丝毫的难度，睛明拿枪一拦一扎，就能刺死一个天兵，烛明两手掌一对，就能折断天将的脖子。所以虽然天兵众多，其实根本没有足够的战斗力。而经历了巨大的伤亡，对面首领终于决定亲自下场了。

只见众天兵之间，一大一小两个身影空翻飞来，大的那个一腿压在了烛明肩上，烛明提手格挡，小的那个火尖枪扎来，睛明拦拿防御。此大者手托宝塔，小者另有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加身，见者皆应知其为李靖李哪吒父子。

其李靖者，有“战神”之称号，遑论其子。枪尖交锋间，睛明与哪吒独得开僻之地，烛明与李靖交战，几招试了试手，后烛明一改稳若泰山之风格，以游龙之姿闪转腾挪，引李靖入天兵之中，使天兵被误伤。

战局扔在持续，睛明那边和哪吒打的不相上下，烛明这边李靖占据主动急于得胜，即便清楚烛明在借自己之手处理兵卒，亦随之。天兵存活数量很快降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虽仍多也，取之易也。遂阿尔法贝塔出，以龙虎之身夺之，烛明与李靖公平决斗。

那边哪吒见烛明叫了外援，大喊烛明“竖子”便要去支援李靖，然被睛明立刻纠缠住，被迫继续接其枪法。

哪吒必不服，吆喝睛明不要阻拦自己，睛明不慌，以枪法压制之的同时与他对话：“哪吒！汝为李靖之子，于龙王兴风作浪之时挺身而出，本有杀死龙王之力，终亡于汝父之手。其死何哀！”

“住口！休要挑拨我父子二人之情！家父为民谋福，不至死于龙王水淹，吾死何哀？！”

“若为烛明上仙，欲救百姓，当手刃龙王，其不可为者，得余之意，当援以为之，不欲求饶！”

显然哪吒被说动了，停止挥舞手中的枪，须臾，其曰：“生而为人，当欠父母一生，纵父母万错流行，不予反驳，其子之职。故燃灯古佛予吾父李靖宝塔镇余，此之谓也。”

睛明把枪戳在地上：“不就是宝塔吗？这有何难？！”然后转头对烛明喊：“伙伴！把那破塔砸了！”

“好！”随即烛明加强攻势，接下来几拳打的李靖节节败退。至此，李靖深知自己不是烛明的对手，但天界的任务需要完成，为数不多的天兵不能指望，哪吒又刚被睛明攻心，故李靖将目光放在了一旁的笑天和绪康身上，打算挟持他们两个威胁烛明投降。于是李靖冲了过来，也正是在李靖冲过来的时候，笑天和绪康脑海里突然涌进了水球和火球的用法。故笑天抬手，她的身边以清水幻化出螃蟹章鱼海马各一只，形态可爱，大小合适，举止优雅，虽为清水，却如毛绒玩具一般，显然是融合了睛明的奇思妙想。它仨一出来就分别喷出一个水球，冲击力和爆炸力瞬间把李靖击退。

而绪康攥紧火球，一把大剑出现在了他的手里，但显然这把剑太沉了，他一下子拿不住，蓄了一下力，他扛起大剑一蹬就往李靖冲去。不得不说新得的宝贝就是好使，绪康很快驾驭了这把沉重的大宝剑，在李靖面前肆意挥舞。李靖欲强攻，但每次都被绪康用大剑防住，接下来的必然是更沉重的一击，李靖也想找破绽，但每想进攻一个破绽都会被笑天的绅士淑女们喷射出的水球阻拦。

烛明在观察，然后抓住机会扔出酒葫芦，成功击落了李靖手中的宝塔。笑天看宝塔落地，指挥绅士淑女们继续发射水球击退李靖。绪康找准时机，一剑劈下砸碎了宝塔。

至此，李靖慌了，瘫倒在地，现在不仅是烛明和睛明要收拾他，解决完天兵天将的阿尔法贝塔也要收拾他，笑天绪康更不用说，最关键的是，没了宝塔，无法镇压自己的儿子，就连哪吒也必然要收拾他。

哪吒走了过来，先是愤怒，如大仇得报，许久，放下火尖枪，欲哭无泪。睛明走来，说到：“真的不动手吗？”

“不了。”哪吒说，语气平静的让人心疼。

李靖哪吒离开了。失去了这次机会，李靖必然马上就会获得新的法宝来镇压哪吒。但，要尊重哪吒的选择。

感慨间，大地一震，幸亏烛明扶住，否则笑天绪康必摔倒。大事不妙，必然是后土娘娘和抚琴兰孙修复地脉失败了。告别了笑天和绪康，烛明睛明立刻顺着小宏给的定位来到了砚泉。在这个一眼不见泉而见池的地方，他们见到了抚琴和兰孙，以及虚弱的后土娘娘。

“怎么回事？”烛明问。

“天界飞来之剑终究还是伤及了地之经脉。”后土娘娘说。

“有什么办法吗？”睛明问。

“稳定地脉之法，唯有使一人进之，以法力暂稳也，兼而修复。能实现之，当神通如三世佛或三清，即刻唯烛明上仙与睛明小姐可也。”后土娘娘说，说到最后还行了个礼。

“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烛明说。抚琴兰孙与后土娘娘离开了。

“用法力稳定地脉，进去就出不来了吗？”睛明说。

“看来是的，这所有修复的痕迹都是在外面，必然是进去就出不来了。”烛明说。

“……，我进去。”睛明说。

“……，我跟你一起去。”烛明说。

睛明知道，烛明必然会这么说，她转过身来笑着看着烛明：“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睛明，但不能没有烛明上仙。”

烛明哭了出来：“可是……可是我不能没有睛明。”

睛明走近几步，更靠近烛明，她笑着说：“我的伙伴，既然接手常人未有的法力，自应承担护佑苍生之职责，这不是伙伴成为狐仙的时候说过的话吗？”

“可是……”

“烛明上仙会怎么想，会怎么做，我都知道。我的伙伴，请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然后使人间回归安宁，等我回家吧。”

睛明踏上水面，走到池塘中心。池塘开始波动，池水翻涌。睛明回头，黑发飞扬，笑着看了烛明一眼，随后立刻被池水吞没，进入了地脉。

烛明看着平静的湖面，波涛汹涌的内心化作一声惊天的怒吼，激起阵风，刮倒竹林，毁了凉亭。其如一颗逆飞的流星，以满腔怒火，将天界变成鬼界。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59）——那片梦幻的空间

“他就是个魔鬼！”

“他就是个刽子手！”

“你们谁跟我去！”

“我去！”

“我不敢！”

在千佛山顶的烛明一跃而起，从天而降到这三个人所在的地方，霎时间烟尘四起，三个天神就此丧命。

烛明离开，至于他们是哪路天神，不重要了。

烛明离开后，青华大帝走了过来。看着这三个人的尸体，青华大帝说：“我都不敢在天界待，你们就敢来闹事，活该啊。不过是该到时间了。”

今天是周天，天宇难得能歇歇。他和烛明在路边坐着聊起最近的事情。这些天烛明一直在以雷霆手段维持人间的秩序，凡是有为非作歹的，即便只是有迹象，但凡被烛明发现，那是必死无疑。因为烛明要确保人间安宁，等睛明修好地脉。

天宇也看出烛明最近很紧张，但他没有办法，毕竟他没有法力。但是突然间，他感受到有什么东西融入了他的肉体，于是说出了一声粗话。

“怎么了？”烛明问。

“有什么东西……”天宇还没说完，烛明就在天宇身上发现了东极青华大帝的法力。

“那老狐狸给你法力了？”烛明说。

“啊？！”天宇大惊。

“这是东极青华大帝的法力，他儿子叫洪秀全。”烛明解释说。

“可他给我法力……要……”

“你看看你兜里有没有东西。”

天宇一摸兜，果然发现了一张纸条，让他在特定时间去往某个地方，去了，法力就给他了，不然……后面就没说了。

“走吧，看来不去后果不轻。”烛明说。

“咱们怎么去？这地方看着挺远的。”天宇说。

“当然连跑带飞了。”烛明说。

两个人就这么一路往目的地赶去，然而天宇刚刚得到法力，尚不能熟练使用，所以走大路显然是赶不上的。而就在这时，烛明看旁边那面墙越看越熟悉，他想起了睛明说过：“如果我要离开伙伴很久，我会在这面高墙后开通捷径，这样伙伴就能一下子找到我了。”

而现在，无论如何也是赶不上时间了，唯一的办法就只有通过地之经脉化曲为直，直达目的地。

于是烛明大喊一声：“跳！”然后使劲起。

天宇亦跳，他问：“这真的可以吗？”

“我相信伙伴！”烛明说。

两人跳过了高墙。

天宇因为尚未完全掌握法力，跳的不高，稳稳的落地。而烛明因为跳的太高，落地的时候滚了好几圈，最后躺在了地上。

烛明睁开眼睛，果然，这里是一片没来过的空间，他站起来，睛明果然站在前面，笑着，穿着那条酒葫芦之外还没穿过的裙子。

“真的是睛明……对了！这个地方往哪里走？”天宇说。

“往那边。”睛明指了指方向。

天宇离开后，睛明给烛明详细的介绍了这片梦幻的空间：星光点点的黑夜为天，白玉为地，地之中心的水面，一颗开满花的大树维系着地脉的健康。繁星为灯，亮度正好。

烛明和睛明坐在树上。

“这片空间现在是我的了。”睛明说。

“也就是说……”烛明说。

“不经我的允许，无人能动地脉分毫，而我也可以借助地脉，让任何人进入这里。这片空间在哪里，我说了算。”睛明自豪的说。

“伙伴太厉害了。”烛明说。

“嘿嘿，那既然什么时候都能来”，睛明说，“我们回家？”

烛明点头：“嗯，我们回家。”

再试一试请再来一次（60）——哪吒自己的判断

要说当时烛明杀上天界，有一部分神仙就很听劝，人家后土娘娘在地上都说了烛明很厉害，这部分神仙立马跑的无影无踪。

而当时哪吒在家里坐着，思考着和烛明睛明他们的这次相遇。他并没关注李靖去了哪里，只是等他回过神儿来的时候才发现烛明放过了他家。

后来天界的神仙都说烛明是天界的阎王地藏，但哪吒并不这么觉得，因为烛明没有伤自己分毫，而且仅仅因为李靖不在家，自家的房屋就幸免于难。

烛明是坏人吗？不可能。他支持自己反抗李靖，并且天界那些小孩都安然无恙一点儿伤都没有。其他各路神仙都趁着自己和其他同事或死或伤童子徒弟这些小孩儿或悲或愤之际，跟小孩儿们大肆宣扬烛明这坏那坏，唯有哪吒因为李靖宝塔尚未修复独得一分清净。

思来想去，他决定亲自前往人间，去判断烛明是不是一个好人。不过很显然了，他是带着答案去的。

哪吒并未来过济南，也或许来过，但济南早已不是当年。他在山大路上徘徊，不知道该去哪里找烛明。意识到这么漫无目的的找也不是办法，哪吒最终在一个公交车站坐了下来。

烛明和睛明会在哪里呢？能找到他俩的那俩朋友也行啊。想着想着，一辆公交车靠站，旁边那个老奶奶一步踩空，摔倒在了地上。哪吒起身把她扶了起来，奶奶连连道谢，步履蹒跚的上了公交车，也在那道歉自己耽误了发车。

车开走了，哪吒叹了口气，自己也该走了。但他突然意识到，周围的环境正在改变，最终自己身处于一片幻境……不，应该叫秘庭更合适。

“哪吒！”

是睛明的声音，哪吒回头看去，洪秀全坐在树下的马扎上喝茶，睛明坐在树上跟自己招手。

“这里是……”

“这里是属于我的一片空间，它连着我刚修好的地脉。你刚说‘秘庭’是吗？”睛明对哪吒说。

“对。”

睛明跳下来，走到哪吒面前：“我也觉得这个词很适合形容这里。”然后她把哪吒拉到大树之下，找了另一个马扎让哪吒坐下，然后把桌子摆出来。一盏茶飞到了哪吒面前，“请喝茶，哪吒三太子。”洪秀全说，“此乃家父所赠，甚是美味。”

哪吒品尝一口，沁人心脾，沉重的内心顿时释放，紧皱的眉头豁然舒展。

茶毕，恰好烛明带着笑天绪康天宇来到秘庭。

“/*绪康粗话*/，这就是哪都能去的地脉吗？”

“师哥刚才都说了，不是地脉能去，是睛明的这片空间顺着地脉哪都能去。”笑天说。

“/*天宇粗话*/。”

洪秀全和哪吒起身行礼道：“拜见烛明上仙。”

“不必多礼，现在不必，以后也不必。”烛明说。

“天宇先生你好。”洪秀全说。

“跟我几乎一样的法力，你就是洪秀全？”天宇说。

“是的，天宇先生。”

“哎呀你也不用叫我先生，太正式了。”

七个人在秘庭里喝茶，畅谈最近发生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的、都知道的、大的小的，开心无比。

而对哪吒来说，答案已经不再重要了。